通志堂經解

仁12
1411
332

書卷第三

蔡氏集傳

後學新安陳櫟纂疏

商書

契始封商湯因以爲有天下之號書凡十七篇〔纂疏〕史記帝嚳生契爲唐虞司徒封於商賜姓子氏十三世生湯在位十三年壽百歲國號商

盤庚遷殷以後號殷

湯誓

湯號也或曰謚湯名履姓子氏夏桀暴虐湯往征之亳衆譁於征役故湯諭以弔伐之意蓋師興之時而誓于亳都者也今文皆有〔纂疏〕湯武固是反之但細觀其書湯反之之功恐更古文皆有〔纂疏〕細密如湯誓與牧誓數桀紂之罪辭氣亦不同史記但書湯放桀而死書武王則曰斬紂頭懸之白旗又曰湯有懿德武王亦無此意

王曰格爾衆庶悉聽朕言非台小子敢行稱亂有夏多罪天命殛之王曰者史臣追述之稱也格至台我稱畧也以人事言之則臣伐君可謂亂矣以天命言之則所謂天吏非稱亂也〔纂疏〕張氏曰天命殛之豈諄諄然命之乎天以天下之心爲心古之論天者多以民心卜之○林氏曰非天吏而伐有罪猶不爲士師而擅殺人也爲天吏而不伐有罪猶爲士師而故縱罪人也今爾有衆汝曰我后不恤我衆舍

我穡事而割正夏予惟聞汝衆言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穡刈穫也割正割斷也亳邑之民安於湯之德政桀之虐焰所不及故不知夏氏之罪而憚伐桀之勞反謂湯不恤亳邑之衆舍我刈穫之事而斷正有夏湯言我亦聞汝衆論如此然夏桀暴虐天命誅之我畏上帝不敢不往正其罪也蔡疏呂氏曰舍我穡事湯之伐桀不因民願乎曰亳民之不願而夏民之願也○愚謂湯之興順乎天而應乎人此一節見商民以一己爲心湯則以上天爲心蓋是時夏之天命已絕湯所以順乎天也今汝其曰夏罪其如台夏王率遏衆力率割夏邑有衆率怠弗協曰時日曷喪予及汝皆亡夏德若茲今朕必往遏絕也割剝割夏邑之割時是也湯又舉商衆言桀虐暴以殘民生民厭夏德亦率皆怠於奉上不和於國疾視其君指日而曰是日何時而亡予若亡則吾寧與之俱亡蓋苦桀之虐而欲其亡之甚也桀之惡德如此今我之所以必往也桀嘗自言吾有天下如天之有日日亡吾乃亡耳故民因以日目之蔡疏呂氏曰夏罪其如台是夏民在塗炭而商民自在春風和氣中也○愚謂此一節見商民以一國爲心湯則以天下爲心蓋是時夏之人心已離湯所以應乎人也爾尚輔予一人致天之罰于其大賚汝爾無不信朕不食言爾不力其克有勳至啓則曰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社予則孥戮汝此又益以厥不食言罔有攸赦亦可以觀世變矣蔡疏愚謂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今桀虐其民民欲其速亡如此人心所歸即天命所屬人心所離即天命所弃也天命湯伐之湯敢違天乎湯之誓師拳拳惟以天言曰天命亟之曰予畏上帝不敢不正武王曰予弗順天厥罪惟均其心一也堯舜之授受禹啓之傳繼湯武之征伐事雖不同其順乎天適乎時合乎義一而已矣

仲虺之誥

仲虺臣名奚仲之後爲湯左相誥告也周禮士師以五戒先後刑罰一曰誓用之於軍旅二曰誥用之於會同以禦衆也此此但告湯而亦謂之誥者唐孔氏謂仲虺亦必對衆而言蓋非特釋湯之慙而且以曉其臣民衆庶也古文有今文無蔡疏問仲虺之誥似未見其釋湯慙德題曰正是解他云若苗有莠若粟有秕他緣何道這幾句蓋謂湯若不除桀則桀必殺湯如說推云固存處自是說伐桀至德日新以下乃是勉湯又如天乃錫王勇智他特地說他勇智兩字便可見尚書多不可曉圖難理會然這般處古人如何說得恁地好如今人做時文相似

成湯放桀于南巢惟有慙德曰予恐來世以台爲口

實武功成故曰成湯南巢地名廬江六縣有居巢城桀奔于此因以放之也湯之伐桀雖順天應人然承堯舜禹授受之後於心終有所不安故愧其德之不古若而又恐天下後世藉以爲口實也○陳氏曰堯舜以天下讓後世好名之士猶有不知而慕之者湯武征伐而得天下後世嗜利之人安得不以爲口實哉此湯之所以恐也歟纂疏鄭氏曰此心之慙此誥之釋皆不可少也○愚謂觀湯之慙湯之本心見矣蓋以居萬世君臣之始變也仲虺釋其慙始則美之又慮其愧心既釋驕心或生故終復警之大臣之引君當道如此仲虺乃作誥曰嗚呼惟天生民有欲無主乃亂惟天生聰明時乂有夏昏德民墜塗炭天乃錫王勇智表正萬邦纘禹舊服茲率厥典奉若天命仲虺恐湯憂愧不已乃作誥以解釋其意歎息言民生有耳目口鼻愛惡之欲無主則爭且亂矣天生聰明所以爲之主而治其爭亂者也墜陷也塗泥炭火也桀爲民主而反行昏亂陷民於塗炭既失其所以爲主矣然民不可以無主也故天錫湯以勇智之德勇足以有爲智足以有謀非勇智則不能成天下之大業也表正者表正於此而影直於彼也天錫湯以勇智者所以使其表正萬邦而繼禹舊所服行也此但率循其典常以奉順乎天而已天者典常之理所自出而典常者禹之所服行者也湯革夏而纘舊服武革商而政由舊孔子所謂百世可知者正以是也林氏曰齊宣王問孟子曰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弒君也夫立之君者懼民之殘賊而無以主之爲之主而自殘賊焉則君之實喪矣非一夫而何孟子之言則仲虺之意也疏王氏曰經言智仁勇或言仁智勇未見先勇者蓋成大功定大業必以智勇而已○眞氏曰湯之伐桀自謂不幸而處變故有慙德仲虺解之曰此特循常道以順天命而已蓋變而不失其正即所謂常也○陳氏傅良曰非但釋湯之慙亦進德戒滿之書○愚謂凡湯之表正纘率乃所以奉若天命也何慙之有此以天之生湯者釋之以見湯之順乎天也禹有典則貽子孫纘禹舊服即云茲率厥典章亦通孔氏云循其典法祖宗之服行典章不肖之子孫失墜之而異代之聖賢興復之往往而然夏王有罪矯誣上天以布命于下帝用不臧式商受命用爽厥師矯與矯制之矯同誣罔臧善式用爽明師衆也天以形體言帝以主宰言桀知民心不從矯許誣罔託天以惑其衆天用不善其所爲用使有商受命用使昭明其衆庶也○王氏曰夏有昏德則衆從而昏商有明德則衆從而明○吳氏曰用爽厥師續下文簡賢附勢意不相貫疑有脫誤簡賢附勢實繁有徒肇我邦于有夏若苗之有莠若粟之有秕小大戰戰罔不懼于非辜矧予之德言足聽聞簡略繁多肇始也戰戰恐懼貌言簡賢附勢之人同惡相濟實多徒衆肇我邦於有夏爲桀所惡欲見翦除如苗之有莠如粟之有粃鋤治簸揚有必不相容

之勢商衆小大震恐無不懼陷于非罪況湯之德言則足人之聽聞尤桀所忌疾者乎以苗粟喻桀以蓼秕喻湯特言其不容於桀而迹之危如此史記言桀因湯於夏臺湯之危屢矣無道而惡有道勢之必至也

纂疏 陳氏經曰德言令聞也

惟王不邇聲色不殖貨利德懋懋官功懋懋賞用人惟己改過不吝克寬克仁彰信兆民邇近殖聚也不近聲色不聚貨利若未足以盡湯之德然此本原之地非純乎天德而無一毫人欲之私者不能也本原澄澈然後用人處己而莫不各得其當懋茂也繁多之意與時乃功懋哉之義同言人之懋於德者則懋之以官人之懋於功者則懋之以賞用人惟己而人之有善者無不容改過不吝而己之不善者無不改不忌能於人不吝過於己合併爲公私意不立非聖人其孰能之湯之用人處己者如此而於臨民之際是以能寬能仁謂之能者寬而不失於縱仁而不失於柔易曰寬以居之仁以行之君德也君德昭著而孚信於天下矣湯之德足人聽聞者如此

纂疏 葛氏曰君子小人之進退係於君心之正邪君心惑於聲色則便辟之臣進有功德者官賞何由及之不邇不殖乃懋德懋功之根本也○孔氏曰勉於德者則勉之以官○愚謂用人惟己用人惟出於己也惟不邇不殖則君心清明權自己出否則以色貨進者得撓其權矣寬居仁行之君德乃德言足聽聞之實也六經言仁自克寬克仁始遂開蓋世言仁之端仁以心德之體言則仁爲體寬爲用以愛之用言則寬以容人仁以愛人皆用也德莫大於仁湯之克仁實自不邇殖之無私欲始德懋至兆民根本皆自不邇不殖來

乃葛伯仇餉初征自東征西夷怨南征北狄怨曰奚獨後予攸徂之民室家相慶曰傒予后后來其蘇民之戴商厥惟舊哉葛國名伯爵也餉饋也仇餉與餉者爲仇也葛伯不祀湯使問之曰無以供粢盛湯使亳衆往耕老弱饋餉葛伯殺其童子湯遂征之湯征自葛始也奚何傒待也蘇復生也西夷北狄言遠者如此則近者可知也湯師之未加者則怨望其來曰何獨後予其所往伐者則妻孥相慶曰待我后久矣后來我其復生乎他國之民皆以湯爲我君而望其來者如此天下之愛戴歸往於商者非一日矣商業之興蓋不在於鳴條之役也○吕氏曰夏商之際君臣易位天下之大變然觀其征伐之時唐虞都俞揖遜氣象依然若存蓋堯舜禹湯以道相傳世雖降而道不降也

纂疏 吕氏曰後世師之所至荆棘生焉湯師所至民皆欣欣蓋弔民伐罪布其寬仁如旱餘時雨所至則蘇也○愚謂民之戴商如此何慙之有此以民之歸湯者釋之以見湯之應乎人也

佑賢輔德顯忠遂良兼弱攻昧取亂侮亡推亡固存邦乃其昌前既釋湯之慙此下因以勸勉之也諸侯之賢德者佑之輔之忠良者顯之遂之所以善善也侮說文曰傷也諸侯之弱者兼之昧及大推亡者兼攻取侮也固存者佑輔顯遂也推彼之所以亡固我之所以存所以惡惡也言善則由大以及小言惡則由小以邦國乃其昌矣

纂疏 林氏曰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篤焉栽者培之傾者覆之天道之自然也佑輔顯遂爲善者必爲人所助也兼攻取侮爲不善

一千二百

者必爲人所侵也聖人因常理以應世有亡之道則推而亡之頓覆之義也有存之道則輔而固之栽培之義也然未有亡道湯因其將亡而推之何容心哉

德日新萬邦惟懷志自滿九族乃離王懋昭大德建中于民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垂裕後昆予聞曰能自得師者王謂人莫己若者亡好問則裕自用則小德日新者

甘新其德而不自已也志自滿者反是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其廣日新之義歟德日新則萬邦歸懷志自滿則九族離親而亦離萬邦舉遠以見近也九族舉親以見疎也王其勉明大德立中道於天下中者天下之所同有也然非君建之則民不能以自中而禮義者所以建中者也義者心之裁制禮者理之節文以義制事則事得其宜以禮制心則心得其正內外合德而中道立矣如此則非特有以建中於民而垂諸後世者亦綽乎有餘裕矣然是道也必學焉而後至故又舉古人之言以爲隆師好問則德尊而業廣自暨自用者反是謂之自得師者真知己之不足人之有餘委心聽順而無拂逆之謂也孟子曰湯之於伊尹學焉而後臣之故不勞而王其湯之所以自得者歟仲虺言懷諸侯之道推而至於修德檢身又推而至於能自得師夫自天子至于庶人未有捨師而能成者雖生知之聖亦必有師焉後世之不如古非特世道之降抑亦師道之不明也仲虺之論遡流而源要其極而歸諸能自得師之一語其可爲帝王之大法也歟

【纂疏】問禮義本諸人心中人以下爲氣稟物欲所拘蔽須以禮義自治若湯尚何須以義制事以禮制心曰湯

武反之也是有些子不那底了但他能恁地所以爲湯若不恁地便是惟聖罔念作狂聖人雖說生知安行便只是常常恁地不已所以不可及若有一息不恁地便也是凡人了問舜由仁義行便是不操而自存否曰這都難說舜只是不似衆人恁地著心自是操○此是內外交相養之法事在外義由內制心在內禮由外作○唐氏曰聖人德貫於日新故繼以懋昭大德以義以禮所以日新其德也○范氏祖禹曰神宗在東宮王陶講志自滿九族乃離神宗言九族乃離微子之去是也○陳氏大猷曰德不大則梏於偏如夷清惠和各有偏之弊何以建中湯德本大又欲其懋昭之然後能建中以範斯民所謂皇建其有極也以義制事則行於外者合宜乃大德之所自行中之用也以禮制心則存於內者合理乃大德之所自出中之本也禮義之澤傳之無窮所以垂裕於後嗣也○愚謂德與中皆當兼體用而言德即人所得於天以具衆理而應萬事者也大德云者全體大用無非大也懋勉以昭明之則全體呈露妙用顯行矣由是而建中道之標準使民之罔中者皆惟我之中則不偏不倚無過不及是中體用無不備矣然禮義德也即昭德建中之要也動而以義制事即義以方外之謂能義以方外則此德應萬事之大用以行而此中無過不及之用在是矣靜而以禮制心即敬以直內之謂能敬以直內則此德具衆理之全體以立而此中不偏不倚之體在是矣所謂垂裕固禮義之餘用也亦即昭德建中之餘用也非昭德專以建中于民而禮義專以垂裕於後也○陳氏經曰自得師如自明自強不因乎人尊德樂道出於中心之自然也當味自字謂人莫己若與自用則小承志自滿而言以爲戒也

惟其始殖有禮覆昏暴欽崇天道永保天命上文既勸勉之於是通志堂

嗚呼愼厥終

歎息言謹其終之道惟於其始圖之始之不謹而能謹終者未之有也伊尹亦言謹終于始事雖不同而理則一也敬崇者敬畏尊奉之意有禮者封殖之昏暴者覆亡之天之道也欽崇乎天道則永保其天命矣案仲虺之誥其大意有三先言天立君之意弭逆天命而天之命湯者不可辭次言湯德足以得民而民之歸湯者非一日末言爲君艱難之道人心離合之機天道福善禍淫之可畏以明今之受夏非以利己乃有無窮之恤以深慰湯而釋其慙仲虺之忠愛可謂至矣然湯之所慙恐來世以爲口實者仲虺終不敢謂無也君臣之分其可畏如此哉

纂疏 陳氏大猷曰仲虺慮君侮之事○或曰湯豈昏暴者亦虞廷以徵虐戕舜之意○愚謂推亡固存與殖特功業而驕故欲其謹終惟在如其始耳非方戒其謹始也○王氏十朋曰殖禮覆暴即上文佑輔取禮覆暴欲湯審此理以施之人殖禮覆暴之理特有人己之分推亡固存與殖湯審此理以施之人己之分推亡固存欲

湯誥

湯伐夏歸亳諸侯率職來朝湯作

誥以與天下更始今文無古文有

王歸自克夏至于亳誕告萬方 誕大也亳湯所都在宋州穀熟縣 王曰嗟爾萬方有衆明聽予一人誥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恒性克綏厥猷惟后 皇大衷中若順也天之降命而具仁義禀命而得仁義禮智信之理與心俱生所謂性也猷道也由其理之自然而有仁義禮智信之行所謂道也以降衷而言則無有偏倚順其自然固有常性矣以稟受而言則不無清濁純雜之異故必待君師之職而後能使之安於其道也故曰克綏厥猷惟后夫天生民有欲以情言也上帝降衷于下民以性言也仲虺即情以言人之欲成湯原性以明人之善聖賢之論互相發明然其意則皆言君道之係于天下者如此之重也

纂疏 陳氏大猷曰仲虺慮君侮之事○或曰湯豈昏暴者亦虞廷以徵虐戕舜之意○愚謂推亡固存與殖特功業而驕故欲其謹終惟在如其始耳非方戒其謹始也○王氏十朋曰殖禮覆暴即上文佑輔取禮覆暴欲湯審此理以施之人己之分推亡固存與殖湯審此理而謹諸己也

纂疏 陳氏大猷曰仲虺之誥大意有三先言天立君之意弭逆天命而天之命湯者不可辭次言湯德足以得民而民之歸湯者非一日末言爲君艱難之道人心離合之機天道福善禍淫之可畏以明今之受夏非以利己乃有無窮之恤以深慰湯而釋其慙仲虺之忠愛可謂至矣然湯之所慙恐來世以爲口實者仲虺終不敢謂無也君臣之分其可畏如此哉○王氏十朋曰殖禮覆暴即上文佑輔取禮覆暴欲湯審此理以施之人己之分推亡固存與殖

王歸自克夏至于亳誕告萬方 誕大也亳湯所都在宋州穀熟縣 王曰嗟爾萬方有衆明聽予一人誥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恒性克綏厥猷惟后 皇大衷中若順也天之降命而具仁義禀命而得仁義禮智信之理與心俱生所謂性也猷道也由其理之自然而有仁義禮智信之行所謂道也以降衷而言則無有偏倚順其自然固有常性矣以稟受而言則不無清濁純雜之異故必待君師之職而後能使之安於其道也故曰克綏厥猷惟后夫天生民有欲以情言也上帝降衷于下民以性言也仲虺即情以言人之欲成湯原性以明人之善聖賢之論互相發明然其意則皆言君道之係于天下者如此之重也

纂疏 陳氏大猷曰仲虺慮君侮之事○或曰湯豈昏暴者亦虞廷以徵虐戕舜之意○愚謂推亡固存與殖特功業而驕故欲其謹終惟在如其始耳非方戒其謹始也○王氏十朋曰殖禮覆暴即上文佑輔取禮覆暴欲湯審此理以施之人己之分推亡固存與殖湯審此理而謹諸己也

纂疏 陳氏大猷曰仲虺之誥大意有三先言天立君之意弭逆天命而天之命湯者不可辭次言湯德足以得民而民之歸湯者非一日末言爲君艱難之道人心離合之機天道福善禍淫之可畏以明今之受夏非以利己乃有無窮之恤以深慰湯而釋其慙仲虺之忠愛可謂至矣然湯之所慙恐來世以爲口實者仲虺終不敢謂無也君臣之分其可畏如此哉○王氏十朋曰殖禮覆暴即上文佑輔取

乃震怒之類然這箇衷只是理如此天下莫尊於理故以帝名之降衷便是箇主宰意○如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天道福善禍淫却自分明有箇人在裏主宰相似○左氏曰始終衷皆舉之又曰衷甲以見看此衷字義本是衷甲以見之義爲其在衷而當中也然中字大槩固無過不及而立名如六藝皆衷於夫子蓋是折兩頭而取其中之義以衷爲善却說得未親切○自天而言謂之降衷自人受此中而言謂之性如云天所賦爲命人所受爲性命便是那降字上帝降衷于民此據天所賦於物而言若有恒性此據民所受而言克綏厥猷惟后猷即道也道者性之發用處能安其道者惟后也○孔氏曰衷善也順人有常之性能安立其道教則惟爲君之道○林氏曰天能降衷天命之謂性也若有恒性其常性而勿失故立之君而付以立教之任師臞曰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勿使失性謂所使失其所降之衷也民既有降衷之性至於順其固有之性以安其所謂道也克綏厥猷修道之謂教也○眞氏曰成湯此言可謂知君師之職矣天能與人以至善之性而不能使之全其性能使人全其性者君師之任

也天之降於人者初無智愚之間人受於天清濁純駁隨其所稟有不同焉必賴君師順其有常之性本至善因而教焉是之謂順使其本惡而強教以善是逆之也非順也觀若之一言人性之善可知矣猷即率性之道也以體言曰性以用言曰道順其性使安其道非君不能何謂安父安於慈子安於孝之類知其當然而不容已然後爲安湯有天下之初即以此自任厥後秉彝受中之言相繼而發至于孔孟性善之理益明而開萬世性學之源則自湯始又曰蔡氏說若有恒性與諸說異恐未安○愚按六經言性實始於此中庸言命性道教其淵源蓋出於此諸家解若有恒性一句俱屬下文以爲眷君之事蔡氏獨屬之上文以爲人性自然之天降衷之初順其自然本有此恒性也特氣稟不齊率性而行之或不能安於其道耳若宇本輕說克宇方重說天賦人受順其自然本有恒性此時君不必用力於其間也三於修道之教使人各安其道方有賴於君爲諸解以惟后對惟皇上帝作兩股說蔡氏以帝降民性后綏作三股說豈民本無恒性必待君順其恒性而後方有此性耶此章蔡說最優眞氏議之過矣夏王滅德作

威以敷虐于爾萬方百姓爾萬方百姓罹其凶害弗忍荼毒並告無辜于上下神祇天道福善禍淫降災于夏以彰厥罪言桀無有仁愛但爲殺戮天下被其凶害如荼之苦如毒之螫不可堪忍稱冤於天地鬼神以冀其拯己屈原曰人窮則反本故勞苦倦極未嘗不呼天也天之道善者福之淫者禍之桀既淫虐故天降災以明其罪意當時必有災異之事如周語所謂伊洛竭而夏亡之類

蔡疏　福善禍淫自是道理當如此問或有不如此者何也曰福善禍淫常理也不如此是失其常理天莫之爲而爲天亦何嘗有意只是理自是如此且如冬寒夏熱此是常理當如此若冬熱夏寒便是失其常理近年經山當六七月雨雪

肆台小子將天命明威弗敢赦敢用玄牡敢昭告于上天神后請罪有夏聿求元聖與之勠力以與爾有衆請命肆故也故我小子奉將天命明威不敢赦桀之罪也玄牡夏尚黑未變其禮也神后后土也聿遂也元聖伊尹也

上天孚佑下民罪人黜伏天命弗僭貢若草木兆民允殖孚允皆信也僭差也貢文之著也殖生也上天信佑下民故夏桀窳亡而屈服天命無所僭差貢若草木之敷榮兆民信乎其生殖矣

蔡疏　愚謂天命弗僭貢若草木如語譬諸草木區以別矣燦然若草木之敷榮兆民允殖與罪人黜伏相應罪人黜伏則兆民信生殖可見天命之弗僭差如草木之燦然栽培傾覆皆其自取耳

惸爾邦家茲朕未知獲戾于上下慄慄危懼若將隕于深淵惸和衆罪隕墜也天使我輯寧爾邦家其付予之重恐不足以當之未知已得罪於天地與否故驚恐憂畏若將墜於深淵蓋責愈重則憂愈大也

凡我造邦無從匪彝無即慆淫各守爾典以承

天休 夏命已畢湯命維新厥邦雖萬悉與更始故曰造邦矣法即就慆慢也
命也爾有善朕弗敢蔽罪當朕躬弗敢自赦惟簡在上
帝之心其爾萬方有罪在予一人予一人有罪無以
爾萬方 簡閱也人有善不敢以不達己有罪不敢以自如簡閱一聽於天
然天以天下付之我則民之有罪實君所為君之有罪非民所致
非特聖人厚於責己而薄於責人是乃理之所在君道當然也 纂疏 問簡閱也曰善與罪天皆知之如天檢
有惡也在帝心○林氏曰罪在朕躬非必已身有可指之罪也蓋天降衷于民
而以克綏厥猷付之一人為君者必使天下之人皆不失其降衷之性以安厥
猷方無負于天之所付若民有罪是為君者教之不至所以自弃於愚不肖之
地而莫能返非民之罪乃君之罪所以曰罪在朕躬也民有罪則君致之君有
罪乃君自取夫以一人身臨四海而天下人之罪皆歸其身必使天下人皆無
罪然後為能盡君之職而無負於天之所付論至此則獲戾上下亦豈難哉此
所以危懼若將殞也湯誥一書多兢業之意○愚謂此一節所以繳結篇
首降衷有性綏猷之言林氏說得之深味所言成湯可謂知君師之職矣 嗚
呼尚克時忱乃亦有終 忱信也歎息言庶幾能於是而忱信焉 纂
疏 愚謂湯又歎息言尚能相與於是盡誠方亦可以有終否則未保其所終也
曰尚曰乃亦皆不敢必之辭蓋兢業不敢忽之意不特湯自謂當如此欲諸

侯皆如此也此篇見湯明命性之理知君師之道監夏之所以亡而兢業於今之所以興且戒諸侯以相與盡守邦圖終之道真帝王之格言聖學之淵源也
論語摘其要語自予小子履至罪在朕躬凡十句但略於書耳

伊訓 訓導也太甲嗣位伊尹作書訓 纂疏 商書幾篇最分曉
導之史錄為篇今文無古文有 伊訓太甲等篇又好著似說命蓋高宗資質高傅說所說細了難看伊尹與太甲說雖粗却切於學者之身太甲也不是昏愚的人但欲敗度縱敗禮耳○伊尹書及說命大抵分明易曉今人觀書且看那分明底難曉者且置之縱使曉得亦不濟事○陳氏經曰此篇於欲縱未萌之初先警之

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伊尹祠于先王奠嗣王祗見厥祖侯甸羣后咸在百官總己以聽冢宰伊尹乃明言烈祖之成德以訓于王 夏曰歲商曰祀周曰年一也元祀者太正故以十二月為正也乙丑日也不繫以朔者非朔日也三代雖正朔不同然皆以寅月起數蓋朝覲會同班曆授時則以正朔行事至於紀月之數則皆以寅為首也伊姓尹字也伊尹名摯祠者告祭於廟也先王湯也冢長也禮有冢子冢婦之名周人亦謂之冢宰古者王宅憂祠祭則冢宰攝而告廟又攝而臨

羣臣太甲服仲壬之喪伊尹祠于先王奉太甲以即位改元之事祇見厥祖則攝而告廟也侯服甸服之羣后咸在百官總己之職以聽冢宰則攝而臨羣臣也烈功也商頌曰衎我烈祖太甲即位改元伊尹於祠告先王之際明言湯之成德以訓太甲此史官敘事之始辭也○或曰孔氏言湯崩踰月太甲即位則十二月者湯崩之年建子之月也豈改正朔而不改月數乎曰此孔氏惑於序書之文也太甲繼仲壬之喪服伊尹之後服則於經史尤可攷周建子矣而詩言四月維夏六月祖暑則寅月起數周未嘗改也秦以亥正則臘爲三月云十二月者則寅月起數臘曰嘉平夫臘必建丑月也秦未嘗改也至三十七年書十月癸丑始皇出游十一月行至雲夢繼書七月丙寅始皇崩九月葬酈山先書十月十一月而繼書七月九月者知其以十月爲正朔而寅月起數未嘗改也且秦史制書謂改年始朝賀皆自十月朝夫秦繼周者也若改月數則周之十月乃夏之八月豈可謂改年乎漢初史氏所書舊例也漢仍秦正亦書曰元年冬十月則正朔改而月數不改亦已明矣且經曰元祀十有二月乙丑則是以十二月爲正朝而改元何疑乎惟其以正朔行事也故後乎此者復政厥辟亦以十二月朝奉嗣王歸于亳蓋祠告復政皆重事也故皆以正朔行之孔氏不得其說而意湯崩踰月太甲即位奠殯而告是以前年改元矣蘇氏曰前年改元亂世事也不容在伊尹而有之不可以不辨又案孔氏以爲湯崩吳氏曰喪者不離於殯側何待於祇見蓋太甲之爲嗣王嗣仲壬而王也太甲太丁之于仲壬其叔父也嗣叔父而王而爲之服三年之喪爲之後者爲之子也太甲既即位於仲壬之柩前方居憂於仲壬之殯側伊尹乃至商之祖廟徧祠商之先王而以立太

甲告之不言太甲祠而言伊尹喪三年不祭也奉太甲徧見商之先王而屬言祇見厥祖者雖徧見先王而尤致意於湯也亦猶周公金縢之冊雖徧告三王而獨眷眷於文王也湯既已祔于廟則是此書初不廢外丙仲壬之事但此書本爲伊尹稱湯以訓太甲故不及外丙仲壬之事爾餘見書序纂疏孟子集註趙氏曰外丙立二年仲壬立四年程氏曰古謂歲爲年外丙方二歲仲壬方四歲二說未知孰是閻先生兩存趙程之說曰此類且當闕之不可深究○問二年四年之說如何曰書序恐經師所作亦無證不可考成湯太甲年次尤不可考不必妄爲之說讀書求義理以爲反身自修之具此等殊非所急也○問湯方在殯宮太甲於朝夕奠常在如何伊尹因祠而見之曰此與顧命康王之誥所載冕服之事同意古人自有一件人君居喪之禮但今不存無以考據蓋天子諸侯既有天下國家事體恐難與常人一般行喪禮○或曰序言太甲元年序周人所作故稱祀此元祀非即位之年乃即位之次年先王崩崩年即位踰年改元以前年之十二月爲後王元年之首月蓋以正朔行事也○胡氏安國曰嗣世必於初喪緣臣民之心曠年不可無君也踰年然後改元緣始終之義一年不二君也○陳氏大猷曰祠祭也先王商先祖如詩言玄王也喪三年不祭不以凶服入宗廟故太甲不親祠而尹攝祠若湯則開國之祖太甲嘗隸事故奉王親見之也○呂氏曰當居喪之始而訓之乘其初心之虛也後雖昏迷而克終訓之之早故耳○愚案蔡氏力主不改月數之說孟子與春秋左氏傳則不然矣詳見泰誓上

德罔有天災山川鬼神亦莫不寧鳥獸魚鼈咸若

曰嗚呼古有夏先后方懋厥

于其子孫弗率皇天降災假手于我有命造攻自鳴條朕哉自亳 詩曰殷監不遠在夏后之世商之所宜監者莫近於夏故不率循先王之道故天降災借手于我有命如此及其子孫弗率而覆亡之禍亦可監矣哉始也鳴條夏所宅也亳湯所宅也言之者不率循假借也有命有天命者謂湯也桀之眷命如此及其子孫弗率而覆亡之禍又如此太甲不知率循成湯之德則天造可攻之釁者由桀積惡於鳴條而湯德之修則始於亳都也 纂疏 陳氏大猷 曰方者方見其進而未見其止日新而未可量也人君為天地鬼神萬物之主而德者天地鬼神萬物之理所謂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是也○呂氏曰夏先后懋德如此宜可憑藉桀繼弗率天即降災感應之速反覆手耳

以寬兆民允懷 布昭敷著也聖武循易所謂神武而不殺者湯之德威敷著于天下代桀之虐以吾之寬故天下之民信而懷之也

今王嗣厥德罔不在初立愛惟親立敬惟長始于家邦終于四海 初即位之初言始不可以不謹也謹始之道孝悌而已於此而形愛敬於彼親吾親以及人之親長吾長以及人之長始于家達于國終而措之天下矣孔子曰立愛自親始教民睦也立敬自長始教民順也

嗚呼先王肇修人紀從諫弗咈先民時若居上克明爲下克忠與人不求備檢身若不及以至于有萬邦茲惟艱哉 人紀三綱五常孝敬之實也上文欲太甲立其愛敬故此言成湯之所修人紀者如下文所云也綱常之理未嘗泯沒桀廢棄之而湯始修復之也咈逆也先民猶前輩舊德也從諫不逆先民是順非誠於樂善者不能也居上克明言能盡事上之心○呂氏曰湯之克忠最為難看湯放桀以后易此又言湯得天下之難未去人心未離事桀之心曷嘗斯須替哉與人之善不求其備檢身之誠有若不及其處上下人己之間又如此是以德日以盛業日以廣天命歸之人心戴之由七十里而至于有萬邦也積累之勤茲亦難矣伊尹前既言夏失天下之易此又言湯得天下之難 纂疏 湯工夫全在敬字上看來大段是一箇修飭底人故當時說他做工夫處亦說得大段如此而已○張氏曰父子兄弟君臣夫婦長幼朋友有禮義以相維謂之人紀傳曰禮義以為紀又曰紀散而眾亂○賈逵曰先民古賢人也○陳氏經曰湯以羣修人紀為一身之任吾身有一毫之不盡則於人紀必有一毫之虧於是不自足其足從諫求之今未已也又求之古又欲兼天下之善修人紀之道不得不然也○愚謂人綱與人紀對莫大於三綱故曰人綱小者為紀綱之紀也修如修道之謂教之修品節修理之也欲太甲立愛立敬厚於人倫故以湯之修人紀繼之湯以修人紀自任於身吾身有未盡則於人紀必有虧凡於今古之善與夫上下人己之間各盡其當然者皆修人紀之實也

敷求哲人俾輔于爾後嗣 敷廣也廣求賢哲 纂疏 使輔爾後嗣也

【疏】孫氏曰敷求求之非一方也如云立賢無方○陳氏經曰湯得天下也甚難故其廣天下也甚速宜求賢以遺後人也　制官刑

侮于有位曰敢有恒舞于宮酣歌于室時謂巫風敢

則十者俱泯不敬則十者俱生一敬字乃治三風祓十愆之藥石也篇將終又深歎聖言之彰明與天命之難保以警動君心真祉稷之臣歟○愚謂此篇尹訓太甲於即位初始終以興言萬勸戒夏以懋德興禦以弗率亡初意明矣繼以湯以聖武興而欲太甲以愛敬之良心嗣厥德勸之也繼言湯以艱難興而防太甲以欲縱之私心敗厥德戒之也末章作善之降祥爾德之惟慶勸之保其所以興作不善之降殃不德之隕宗戒之陷於所以亡而提綱挈領則在祇厥身之一言能祇敬其身則嗣祖德而興不祇敬其身則背祖德而亡言言忠愛蓋已豫為太甲憂矣但猶包涵未明言之未如太甲篇之痛切耳

太甲上

商史錄伊尹告戒節次及太甲往復之辭故三篇相屬成文其間或附史臣之語以貫篇意若史家紀傳之所載也唐孔氏曰伊訓肆命徂后太甲成有一德皆是告戒太甲不可皆名伊訓故隨事立稱也林氏曰此篇亦訓體今文無古文有自桐宮歸亳之後

纂疏　伊尹之言極痛切遂感發得太甲如此○伊尹之忠公天下以為心而無一毫之私者也○或曰上篇作於未遷桐宮之先後二篇作於

惟嗣王不惠于阿衡

所倚平也阿倚乎也阿衡商之官名言天下之惠順也阿倚乎也亦曰保衡或曰伊尹之號史氏錄伊尹之書先此以發之

纂疏　王氏曰阿大陵之有曲者保其君如阿平其國如衡蘇氏曰阿衡尹之號猶太公尚父其號也

伊尹作書曰先王顧諟天之明命以承上下神祇社稷宗廟罔不祇肅天監厥德用集大命撫綏萬方惟尹躬克左右厥辟宅師肆嗣王丕承基緒

顧常目在之也諟古是字明命者上天顯然之理如命我者在天為明德伊尹言成湯常目在是天之明命以奉天地神祇社稷宗廟無不敬肅故天視其德用集大命以有天下撫安萬邦我又安能左右成湯以居民眾

纂疏　顧謂常目在之古註此語最好非謂有一物常在目前可見也只是常存此心知得有這道理光明不昧方其靜坐未接物也此理固湛然清明及其遇事而應接也此理亦隨處發見只要人常提撕省察念念不忘存養久之則是理愈明雖欲忘之而不可得矣○常目在之常見得有此理子常見得孝父常見得慈○今人多鶻鶻突突一似無這箇明命若常見其在前則凜凜然不敢放肆○真氏曰湯惟顧天之明命故天監湯之厥德回顧曰監可見天人之交至近而非遠也○愚謂此言太甲今日之有天下由先王明德以得天命伊尹身任重以輔先王也有先王創業之祖與尹開國之大臣是以嗣王得承此大業今日豈可忘先王而不念終尹言而不從哉

惟尹躬先見于西邑夏自周有終相亦罔終嗣王戒哉祇爾厥辟辟不辟忝厥祖

夏都安邑在亳之西故曰西邑夏周忠信也國語曰忠信為周施氏曰作偽心勞日拙則缺露而不周忠信則無偽故能周而無缺夏之先王以忠信有終故其輔相者亦能

有終其後夏桀不能有終嗣王其以夏桀爲戒哉當敬爾所以爲君之道君而不君則忝辱成湯矣太甲之意必謂伊尹足以任天下之重我雖縱欲未必遽至危亡故伊尹以相亦罔終之言深折其私而破其所恃也〔纂疏〕問古註以忠信訓周恐未〇呂氏曰自周如周于德之周謂君道周備無虧缺也〇愚案既以桀之無終戒之又以不敬而不君戒之無終則有累於相臣不君則有辱於乃祖仍是以先王與尹躬警之也〔纂疏〕安臼自周二字本不可曉

王惟庸罔念聞

庸常也太甲惟若壽常於伊尹之言無所念聽此史氏之言〔纂疏〕問諸家於庸字句竊謂只作一句讀以庸訓用如王庸作書以告如何曰六字一句〇吳氏曰辭不辟之言殆甚於漢人所謂帝不諦者漢君怒而誅之太甲雖無所念聽然不聞其怒也所以卒於思庸歟

伊尹乃言曰先王昧爽丕顯坐以待旦旁求俊彥啓迪後人無越厥命以自覆

昧晦爽明也昧爽云者欲明未明之時也丕大也顯亦明也先王於昧爽之時洗濯榮雪大明其德坐以待旦而行之也旁求者求之非一方也彥美士也言湯孜孜爲善不遑寧處如此而又旁求俊彥之士以開導子孫太甲毋顛越其命以自取覆亡也〔纂疏〕太甲度縱敗禮

慎乃儉德惟懷永圖

儉奢侈失之而無長遠之慮者伊尹言當謹其儉約之德惟懷永久之謀以約失之者鮮矣此太甲不惠時也故訓之如此儉則心小而爲慮遠侈則心大而爲謀疎是時太甲方以欲敗度縱敗禮心爲二者所蔽若浮雲之翳日月未知斯言之爲忠也一旦

處仁遷義而本心復明然後知受病之源端在於此〇愚謂永圖即前所謂有終也

若虞機張往省括于度則釋欽厥止率乃祖攸行惟朕以懌萬世有辭

虞虞人也機弩牙也括矢括也度法度則者之所準望者也釋發也言若虞人之射弩機既張必往察其括之合於法度然後發之則發無不中矣欽者肅恭收斂止見虞書率循也欽厥止者所以立本率乃祖者所以致用所謂省括于度則釋也王能如是則動無過舉近可以慰悅尹心遠可以有譽於後世矣安汝止者聖君之事生而知者也欽厥止者〔纂疏〕唐孔氏曰括矢末也〇陳氏大猷曰言欲永賢君之事學而知者也〔纂疏〕終當謹始發也萬事莫不有度君所以爲度在敬汝所當止如君止於仁子止於孝之類萬世有辭所謂永圖也〇愚謂商人尚敬敬不特商一代之家法實萬世相傳之心法湯所以聖敬也太甲所以欲縱不敬也故尹之訓拳拳於敬罔不祇肅湯之敬也欽厥止率祖攸行勉太甲盡敬以法先王也萬世準之即有終與永圖也曰有終曰永圖曰萬世有辭勸之也此章仍是以先王始之以尹躬結之王能謹慎欽敬而有終先王之望尹躬之幸也王不謹慎欽敬而自覆非先王之望尹躬之責不盡也尹本自任以天下之重又受先王託孤之重任故告戒之辭節節提起先王而以尹躬相關係對言之忠誠懇切可謂極矣

王未克變不能變其舊習也

伊尹申誡

申予弗順營于桐宮密邇先王其訓無俾世迷伊習也弗順者

伊尹曰茲乃不義習與性成予弗

不順義理之人也桐成湯墓陵之地伊尹指太甲所爲乃不義之事習惡而性成者也我不可使其狎習不順義理之人於是營宮于桐使親近成湯之墓朝夕哀思與起其善以是訓之

纂疏　陳氏經曰性本無惡特習爲不義爲習所勝若與性俱成賢誰曰少成若天性習慣如自然

王徂桐宮居憂克終允德

有從史以導其爲非者太甲桐宮之居伊尹欲使其密邇先王陵墓以興發其善心又絶其比昵之黨而革其污染此其所以克終允德也次篇伊尹言嗣王克終厥德又曰允德協于下故史氏覆之憂知太甲之性不過中人平日誘以爲惡之近習必多而輔以善之大臣勝引誘之衆徒言不能開迷惑之久遂營桐宮以居尹之外無間焉孤忠不能勝引誘之衆徒言不能開迷惑之久遂營桐宮以居之在側善心油然以生而污習脫然以除此不言之欽達變之權惟自任以天下之重如尹之開國元老大忠至公者能之而非灼然之大臣所敢爲也又案于古性學開端於若有恒性之一言其次則習與性成之言也恒性以天地之性言與性成以氣質之性言蓋于性善之論本恒性而言也孔子性近習遠之論自習與性成而發也若有恒性本有善而無惡惟習於惡而後性流於惡其既流也性若成矣然能謹所習而習於善則善反之而天地之性存焉此太甲所以終允德也天地之性雖至橫渠張氏始剖判言之已肇端於湯尹言性之初矣○董氏鼎曰伊尹初述商聖言說忠直遠者德此頑童之戒太甲猶不惠阿衡伊于弗順亂厥尚作焉非於果敢達權爲遷桐之舉使之動心忍性增益不能陽呼危哉

纂疏　愚謂伊尹此舉蓋處君臣之變者身任先王託孤之重深敦宗社顛覆之憂知太甲之性不過中人平日誘以爲惡之近習必多而輔以善之大臣之外無間焉孤忠不能勝引誘之衆徒言不能開迷惑之久遂營桐宮以居之在側善心油然以生而污習脫然以除此不言之欽達變之權惟自任以天下之重如尹之開國元老大忠至公者能之而非灼然之大臣所敢爲也又案于古性學開端於若有恒性之一言其次則習與性成之言也恒性以天地之性言與性成以氣質之性言蓋于性善之論本恒性而言也孔子性近習遠之論自習與性成而發也若有恒性本有善而無惡惟習於惡而後性流於惡其既流也性若成矣然能謹所習而習於善則善反之而天地之性存焉此太甲所以終允德也天地之性雖至橫渠張氏始剖判言之已肇端於湯尹言性之初矣○董氏鼎曰伊尹初述商聖言說忠直遠者德此頑童之戒太甲猶不惠阿衡伊于弗順亂厥尚作焉非於果敢達權爲遷桐之舉使之動心忍性增益不能陽呼危哉

太甲中

惟三祀十有二月朔伊尹以冕服奉嗣王歸于亳　太甲

終喪明年之正朝也冕冠也唐孔氏曰周禮天子六冕備物盡文惟衰冕耳此蓋衰冕之服羲或然也奉迎也喪既除以衰冕吉服奉迎以歸也　作

書曰民非后罔克胥匡以生后非民罔以辟四方皇天眷佑有商俾嗣王克終厥德實萬世無疆之休　民非

君則不能相正以生君非民則誰與爲君者言民固不可無君而君尤不可失民也太甲改過之初伊尹自發此義其喜懼之意深矣夫太甲不義有若性成一旦翻然改悟是豈人力所至蓋天命眷商陰誘其衷故嗣王能終其德也向也湯緒幾墜今其自是有永豈不爲萬世無疆之休乎

纂疏　林氏曰太甲克終伊尹力也而歸之天者君子能致人於悔過遷善之地不能必其人有悔過遷善之心尹嘗五就桀而桀終不改則太甲悔悟庸非天乎湯宜有餘慶故太甲爲之孫始皇宜有餘殃故扶蘇爲之子天也○陳氏經曰若人事不盡而一切諉之天書不作桐宮不營而謂太甲不改事將若何今既克終喜慰何如哉玩味實字可見○愚謂克終允德即前篇望其有終者也萬世無疆之休即前篇望其萬世有辭者也前願之而未得今得遂其所願回也湯緒幾覆今也祚可靈長先王之望遂矣伊尹

之責塞矣烏得不因其遷善之一初而許與期望之於悠久哉王拜手稽首曰予小子不明于德自厎不類欲敗度縱敗禮以速戾于厥躬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逭既往背師保之訓弗克于厥初尚賴匡救之德圖惟厥終拜手首至手也稽首首至地也太甲致敬於師保其禮如此不類猶不肖也多欲則與作而亂法度縱肆則放蕩而廢禮儀度就事言之也禮就身言之也速召之急也戾罪孽災逭逃也既往已往也已往既不信伊尹之言不能謹之于始庶幾正救之力以圖惟其終也當太甲不惠阿衡之時伊尹之言惟恐太甲不聽及太甲改過之後太甲固國而知之者然昔之迷今之復昔之晦今之明如日月昏蝕一復其舊而光采炫耀萬景俱新湯武不可及已豈居成王之下乎蔡疏雖謂太甲克終厥德太甲不敢自保方賴伊尹正救以圖終焉伊尹拜手稽首曰修厥身允德協于下惟明后伊尹致敬以復太甲也修身則無敗度敗禮之事允德則有誠身誠意之實德誠於上協和于下惟明后然也蔡疏愚謂惟明后與不明于德相應太甲自謂不明于德尹遂以修身協下而為明后許與期望之修身本諸身也允德協下徵諸庶民也誠實之德孚於人心修於身之驗也先王子惠困窮民服厥命罔有不悅並其有

邦厥鄰乃曰徯我后后來無罰此言湯德所以協下者則窮之則心之愛者誠矣未有誠而不動者也故民若己于而惠愛之惠之若子侯並湯而有國者其鄰國之民乃以湯為我君曰待我君我君來其無罰乎言除其邪虐湯之得民心也如此即仲虺后來其蘇之事王懋乃德視乃烈祖無時豫怠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又日新之所為不可頃刻而逸豫怠惰也奉先思孝接下思恭視遠惟明聽德惟聰朕承王之休無斁思孝則不敢違其祖思恭則不敢忽其臣惟亦思也思明則所視者遠而不蔽於淺近思聰則所聽者德而不惑於險邪此懋德之所從事者太甲能是則我承王之美而無所厭斁也蔡疏斁為聰○陳氏大猷曰孝恭聰明懋德之目人君修德必就受病處藥之太甲前日覆湯典刑不惠阿衡由不思孝思恭也既立不明背弃師訓由視溺於近聽惑於邪也今盡此四者病去而德成矣尹耻君不及堯舜視乃厥祖然後以朕承王休結之仍是以先王尹躬對言以警動期望之也訓惟為思似不必然

太甲下

伊尹申誥于王曰嗚呼惟天無親克敬惟親民罔常懷懷于有仁鬼神無常享享于克誠天位艱哉申誥重誥也天之所親民之所懷鬼神之所享皆不常也惟克敬有仁克誠而後天親之民懷之鬼神享之也曰敬曰仁曰誠者各因所主而言天謂之敬者天者理之所在動靜語默不可有一毫之慢民謂之仁者民非元后何戴釐寡孤獨皆人君所當恤鬼神謂之誠者不誠無物誠立於此而後神格於彼三者所當盡如此人君居天之位其可易而為之哉分而言之則三合而言之一德纂疏真氏曰而已太甲遷善未幾而伊尹以是告之其才固有大過人者歟纂疏敬仁誠並言始於此三者堯舜禹湯之正傳也○呂氏曰君必上得天心下得民心幽得鬼神之心始可以當天位天位所以惟艱也德惟治否與惟亂同事罔不云終始慎厥與治同道罔不與亂同事罔不云終始慎厥與惟明明后德者合敬仁誠之謂也有是德則治無是德則亂治固古人有行之者矣亂亦古人有行之者也與古之治者同道則無不與與古之亂者同事則無不云治而謂之道者蓋治因時制宜或損或益事未必同而道則同也亂而謂之事者亡國喪家不過貨色遊畋作威殺戮等事事同道無不同也治亂之分顧所與如何耳始而與治固可以興終而與亂則亡亦至矣謹其所與終始如一惟明明之君為然也上篇言惟明后此篇言惟明明后蓋明其所已明而進乎前者矣纂疏真氏曰道指全體而言如堯舜之仁湯武之義是也事指一事而言如太康畋遊桀紂暴虐之類是也必同道乃與宋襄以不禽二毛副其能興乎苟同事必亡三風十愆或有其一無不亡者興之難而亡之易如此斯天位所以艱歟○夏氏曰終始與治同道而不與亂同事○愚謂此因賴臣救圖厥終之言而進圖終之道也圖終在常不變其始而已終始慎其所與則不特初心之明而為明后且悠久常保此初心之明而為明明后矣尹慮太甲怨艾於初而轉移於終故言此敬厥德克配上帝今王嗣有令緒庶幾厥監視此也纂疏愚謂此欲太甲與舉其一以包其二也成湯勉敬其德德與天合故克配上帝今王嗣有令緒庶幾其監視此也纂疏湯之治同道也先王惟時懋升高必自下若陟遐必自邇此告以進德之序也中庸論君子之道亦謂譬如行遠必自邇譬如登高必自卑進德修業之喻未有如此之切者○呂氏曰自此乃伊尹盡一以告太甲也纂疏愚謂觀法先王豈一蹴能至自下自邇欲其希聖進德之有序也無輕民事惟難無安厥位惟危慎終于始人情孰不欲善終者特安於縱欲以為今日始若是而他日固無傷也然始而不善而能善其終者實矣桐宮之事往已今其即政臨民亦事之一初也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汝志必求諸非道鯁直之言人所難受巽順之言人所易從於其所難受者必求諸道不可遽以逆于心而拒之於其所易從者必求

諸非道不可遽以遜于志而聽之以上五事蓋欲太甲繹乎情之偏也

纂疏

林氏曰欲謹其終必於其始謹之為重此言慎終于始則謹始為重固當謹終而常如其始圖終尤當先善其始也○陳氏大猷曰志其言之逆順而揆諸道之當否合道則逆者乃所以為遜非道則遜者乃所以為逆前日欲縱之時尹之言固嘗有遜志者矣故復以為戒

弗為胡成一人元良萬邦以貞 鳴呼弗慮胡獲

大良善貞正也一人者萬邦之儀表一人元良則萬邦以正矣

也弗為何成欲其篤行之也元

君罔以辯言亂舊政臣罔以寵利居成功邦其永孚于休 弗思弗為安於縱弛先王之法廢矣

能思能為作其聰明先王之法亂矣

亂之為害甚於廢也成功非寵利之所可居者至是太甲德已進伊尹有退休之志矣此成有一德之所以繼作也君臣各盡其道邦國永信其休美也○吳氏曰上篇稱嗣王不惠于阿衡必其言有與伊尹背違者辯言亂政或太甲所失在此周以寵利居成功已之所有為而發也

纂疏

林氏曰自古受託孤之寄者進退之際可謂至難為幼主者類多血氣未定志向未堅苟未能離師傅而不返則吾退而小人乘間以進必將以辯言亂舊政而貽國家之禍矣所以伊尹明告太甲而遂示以引身求退之意焉○愚案老氏曰功成而不居蔡澤曰四時之序功成者去伊尹聖之任者也耕莘之初天下何與於我自慊然從湯以後則以身任責不容釋矣不幸湯崩主少不明幾覆商祚身任託孤愈不容釋矣大不得已置君於

於桐不容不犯臣子之于難非可諉其責於他人也觀其告戒奉承言言忠愛必以先王尹躬對言幸而太甲悔過修德遂亟復政於君欲奉身而退尹至是上無負於先王次無負於太甲下無負於天下以身任重可以釋矣山其任重恐恐不勝之身而復還其耕莘罷罷自得之身其欣幸當如何哉此而不退寧無貪戀寵利之疑置君於桐大不獲已之本心誰白之者尹可謂自任之重自處之審矣使湯有太甲為之孫而無伊尹為之佐其不一再傳而覆者幾希尚何六百年之敢望哉○董氏鼎曰伊尹作書以訓太甲方其未悟惟恐無以善始及其既悟又恐無以善終先憂而喜後喜而憂拳拳忠愛言有盡而意無窮也伊尹致仕而去惡太甲德不純一及任用非人故作此篇亦訓體也史氏取其篇中成有一德四字以為篇目今文無古文有

纂疏

愚謂一德二字實此篇之綱領

伊尹既復政厥辟將告歸乃陳戒于德 伊尹已還政太甲將告老而歸私邑

以一德陳戒其君此史氏本序曰嗚呼天難諶命靡常常厥德保厥位厥德靡常九有以亡 諶信也天之不常也然天命雖不常而常於有德者君德有常則天命亦常而保厥位矣君德不常則天命不常而九有以亡矣九有九州也

纂疏

愚謂一者無雜無息一可以包常常則而不息一之無間斷者也惟純而不雜所以久

啓迪有命眷求一德俾作神主惟尹躬暨湯咸有一

德克享天心受天明命以有九有之師爰革夏正上文

言天命無常惟有德則可常於是引桀之所以失天命湯之所以得天命者證之一德統一之德不雜不息之義即上文所謂常德也神主百神之主享當也湯之君臣皆有一德故能上當天心受天明命而有天下於是改夏建寅之正而爲建丑正也蔡疏庸常也或曰用也○張氏曰百神願主矣言神主則民主可知多方曰天惟時求民主言民主則神主可知○愚謂臣當先君後己善則稱君今曰尹躬暨湯則臣先君曰咸有一德則臣儕於君何也蓋元聖之任湯學焉而後臣天生齊聖之湯又生元聖之尹君臣同德聖聖相逢非泛然君臣比也又何區區形迹之嫌哉○林氏曰革正朔吉未嘗有蓋始於湯而武王因之仲舒謂舜紹堯改正朔未詳是否非天私我有商惟天佑于一

德非商求于下民惟民歸于一德上言一德故得天得民此言天佑民歸皆以一德之故蓋反復言之德惟一動罔不吉德二三則雜矣德之純則無往而不吉德而雜則無往而不凶僭差也惟吉凶又差在人者惟天之降災祥在德故也蔡疏陳氏大猷曰德純乎天理本一而已人欲之私間之一者始二三矣○呂氏曰一則動皆合理故無不吉二三則動皆悖理故凶○林氏曰降於天者爲災祥受於人者爲吉凶○愚謂在人在德不過分天人平說吉凶不差在人何如吉人則吉凶人則凶天降災祥在德何如德一則災祥德二二則災今嗣王新服厥命惟新厥德終始惟一時乃日新太甲新服天子之命德亦當新然新德之要在於有常而已終始有常而無間斷是乃所以日新也蔡疏終始惟一時乃日新這箇道理須是常接續不已方是日新纔有間斷便不可○張氏曰此告太甲以繼湯之一德也太甲即位已久此自復位時言既新服受天命其德亦當俱新○陳氏大猷曰終始惟一此言修德之當一也○愚謂太甲復位之初自怨自艾始能自新矣終或間斷則非日新也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新初歸自夏即聞此於仲虺銘盤之辭必得諸此是日新乃太甲乃祖之家學也尹以湯之日新望太甲必以湯之一德勉太甲故時乃日新必先之以終始惟一焉視湯之銘又加精察一德

爲上爲德爲下爲民其難其慎惟和惟一賢材者能也左右有德之稱也爲下爲民所以宅師也不曰君而曰德者兼君道而言也臣職所係其重如此是必其難其慎難者難於任用慎者慎於聽察所以防小人也惟和惟一和者可否相濟一者終始如一所以任君于也蔡疏何所指問左右阿其意之所欲爲下者利於民而不徇己之所安○如逢君之惡也是爲上而不

非爲德爲妻妾之奉也是爲下而非爲民曰然○論其難其慎曰君臣上下相與甚難○張氏曰尹欲堯舜其君爲上爲德可知欲堯舜其民爲下爲民可知○陳氏大猷曰君欲日新其德或不克終者由小人盡之則不間斷於己亦間斷於人故又告以用人之道所以貴於用有德有能而必得其人者臣職在於致君澤民爲上則欲輔成君德爲下則欲澤潤生民所係之重如此任用之際其難之而不易慎之而不忽協和而無乖專一而不二此言用人之當一也○愚案左右作近習說接下二句不來語録想非定說蔡傳得之王罃諸其左右相成王爲左右豈皆近習乎三公官不必備亦曰惟其人蓋其選至重必其人足以當之者可也

德無常師主善爲師善無常主協于克一 上文

言用人因推取人爲善之要無常者不可執一之謂師法協合也德者善之總稱善者德之實行一者其本原統會者也德兼衆善不主於善則無以得一本萬殊之理善原於一不協于一則無以達萬殊一本之妙謂之克一者能一之謂也博而求之於不一之善約而會之於至一之理此聖學始終條理之序與夫子所謂一貫者幾矣太甲至是而得與聞焉亦異乎常人之改過者歟張氏曰虞書精一數語之外惟此爲精密蔡疏問或言主師若仲尼無常師之意如何曰非也橫渠說德主天下之善善原天下之一最好四句三段一段緊似一段德且大體說有古德有凶德然必主於善始爲吉耳善亦且是大段說或在此爲善在彼爲善在此爲不善或在前日則不善而今日則爲善惟須協于克一是乃爲善謂以此心揆度彼善耳故橫渠言原則若善之原於一耳蓋善因一而後定也德以事言善以理言一以心言大抵此篇只是幾箇一字上有精神協字雖訓合字却是以此合彼之合

非己相合之合與禮記協於分藝書協時月正日之協同義蓋若揆度參驗之意耳張敬夫謂虞書精一四句與此爲尚書語之最精密者而虞書爲尤精○於天下之德無一定之師惟善是從凡有善皆可師也於天下之善無一定之主惟一其心則其所取者無不善矣協猶齊也如所謂協時月○協字難說以是參此對裁斷之意如何知得善不善須是自身主宰得定始得蓋有主宰則是非善惡瞭然於心目間合于此者便是不合者便不是橫渠云德主天下之善善原天下之一說得極好蓋從一中流出者無有不善南軒云自危微數語外惟此四句好但舜大聖人言語渾淪伊尹之言較露鋒鋩錯得些這說得也好○一者善之原也善無常主如言前日之受非也協于克一如言皆是也蓋均是善但易地有不同者故無常主必是合于一乃爲至善一者純於理而無二三之謂一則無私欲而純乎義理矣○夏氏曰學未有得不可拘一定之見學既有得不可忘一貫之理德既無常師善不敢拘凡主於善者皆師之泛觀博取也善雖無常主吾不敢泛必即夫一者而合之反觀約盡也○陳氏大猷曰有專一之一終始惟一是也有統一之一協于克一是也尹既言惟一之旨復端亦無常主必協合統會于能一之地一以貫之也○愚謂理之一一本萬殊處擇之貴乎精理之萬殊一本處融之貴乎一德無常師主善爲師精以得之也即所謂惟精也善無常主協于克一一以貫之也即所謂惟一也南軒謂精一數語外惟此最爲精密伊尹此言即自惟精惟一充廣之也伊尹樂堯舜之道今復摘其授受微旨以告太甲其欲使君堯舜之心至老而不變也蓋如此

俾萬姓咸曰大哉王言又曰一哉王心克綏先王之

祿永厎烝民之生人君惟其心之一故其發諸言也大萬姓見其言之大故能知其心之一感應之理自然而然以見人心之不可欺而誠之不可揜也祿者先王所守之天祿也烝衆也天祿安民生厚此一德之驗綏祿之效嗚呼七世之廟可以觀德萬夫之長可以觀政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七七廟親盡則遷必有德之主厎民此一德之驗綏祿之效嗚呼七世之廟可以觀德萬夫之長可以觀政伊尹居萬民之上必政教有以深服乎人而後萬民悅服故曰萬夫之長可以觀政伊尹歎息言德政修否見於後世服乎當時有不可揜者如此

纂疏

陳氏大猷曰人心孚感若有使之者

后非民罔使民非后罔事無自廣以狹人匹夫匹婦不獲自盡民主罔與成厥功罔以辟四方之意申言君民之相須者如此欲太甲不敢忽也無毋同伊尹又言君民之相須者如此欲太初無貴賤之間蓋天以一理賦之於人匹夫匹婦有一不得自盡於上則一善不備而之一者可全也苟自大而狹人匹夫匹婦有一不得自盡於上則一善不備而民主亦無與成厥功矣伊尹於篇終致其警戒之意而言外之旨則又推廣其所謂一者如此蓋道體之純全聖功之極致也嘗因是言之以為精粹無雜者一也終始無間者一也該括萬善者一也一者通古今達上下萬化之原萬事之幹語其理則無二語其體則并包而無所遺也成有一德之書而三者之義悉備前乎伏羲堯舜禹湯後乎文武周公孔子同一揆也

纂疏

疏愚謂觀德觀政欲太甲致謹於修德行政之際也德即一德政即德之見於行事者又謂一德雖全矜心當戒一善或遺即一德有虧何以有成功哉此一節言君民相須及不可使匹夫婦不獲自盡其與舜命禹以精一而末及於衆非后后非衆四海困窮天祿永終者亦有合焉伊尹樂堯舜之道而有得豈不信哉

盤庚上

盤庚陽甲之弟自祖乙都耿圮於河水盤庚欲遷于殷惑於利害不適有居盤庚喻以遷都之利不遷之害上中二篇未遷時言下篇既遷後言王氏曰上篇告羣臣中篇告庶民下篇告百官族姓左傳謂盤庚之誥實誥體也三篇合為一

纂疏

今文三篇合為一史記盤庚祖乙之曾孫也歷祖乙子祖辛祖辛子開甲開甲弟祖丁開甲子南庚祖丁子陽甲及盤庚凡七世都耿矣亳殷亳之殷地殷亳之別名在河南耿在河北○吳氏曰說者言其篇告臣民某篇告臣民並集之時不當呼臣與言而使民不與聞又呼民與言而使臣不與聞特事之係乎臣者主臣言之係乎民者主民言之臣民皆欲其盡曉也○林氏曰於予非優游不斷不能奮其剛決也從容開喻使其曉然悅從以共享安利所以為王者之政也又曰耿沃饒易富而苦蕩析離居遷亳乃小民之利而臣室所不欲故為浮言以搖民情此三篇所由作也

盤庚遷于殷民不適有居率籲衆感出矢言　殷在河南偃師適往

籲呼矢誓也史臣言盤庚欲遷于殷民不肯往適有居盤庚率呼衆憂之人出誓言以喻之如下文所云也周氏曰商人稱殷自盤庚始自此以前惟稱商自商兼稱或只稱殷也　曰我王來既爰宅于茲重我民無盡

劉不能胥匡以生卜稽曰其如台　曰盤庚之言也劉殺也盤庚言我先王祖乙來都于

耿因重我民之生非欲盡致之死也民適不幸蕩析離居不能相救以生稽之於卜亦曰此地無若我何言耿不可居決當遷也　蔡疏愚案既爰宅于茲以下疑有闕文茲指耿邑當有述水患之語然後繼以重我民無盡劉方近人情其如台疑命龜之辭此向上下亦必有闕文○林氏曰古者遷國必卜繇詩曰爰契我龜衞遷楚丘亦曰降觀于桑卜云其吉是也　先王有服恪謹天命茲猶不常

寧不常厥邑于今五邦今不承于古罔知天之斷命

矧曰其克從先王之烈　服事也先王有事恪謹天命不敢違越先王猶不敢常安不常其邑于今五遷厥邦矣今不承先王而遷且不知上天之斷絕我命況謂其能從先王之大烈乎詳此言則先王遷徙亦必有稽卜之事仲丁河亶甲篇遷不可攷矣五邦漢孔氏謂湯遷亳仲丁遷囂河亶甲居相祖乙居耿并盤庚遷殷爲五邦然以下文今不承于古文勢攷之則盤庚之前當自有五遷史記言祖乙遷邢或祖乙兩遷

也　蔡疏　陳氏曰罔知斷命猶言未知死所　若顛木之有由蘖天其永我命

譬耿由櫱譬殷也言今自耿遷殷若已仆之木而復生也天其將永我國家之命於殷以繼復先王之大業底綏四方　顛仆也由古文作㞢木生條也顛木㞢說文云木生條也引書有㞢斬蘖韻本作㦰今作枿書由蘖孟荀孳皆作蘖郭璞曰晉衛之間曰枿馬云顛木而肆生曰枿○魏氏了翁曰由宇左傳杜注木再剪芽謂之由故曰楚其復由又昭八年今在枿木之津猶將復由○薛氏曰不遷故罔知天之短命則遷乃天欲永我命也不遷故不克從先王之烈則遷乃紹復先王之業也○陳氏經曰命在天而曰恪謹天命天其永命何也古人以當然之理爲命不以或然之數爲命使盤庚不遷而苟安于耿民不聊生國將滅亡而歸之命可乎○陳氏大猷曰京師爲諸夏本國都定則四方安矣承天命復祖業綏四方三者圖遷之本意故史述于篇首　盤庚敷于民由乃在位以常舊服正法度曰無或敢伏小人之攸箴王命衆悉至于庭

敷敎服事箴規也耿地濕窳墊隘而有沃饒之利故小民苦於蕩析離居而巨室則總于貨寶惟不利於小民而利於巨室故巨室不悅而胥動浮言小民眩於利害亦相與咨怨間有能審利害之實而欲遷者則又徒往爲在位者之所排擊阻難不能自達於上盤庚知其然故其敎民必自在位始而其所以敎在位者亦非作爲一切之法以整齊之惟舉先王舊常遷都之事以正其法度而

已然所以正法度者亦非有他焉惟曰使在位之臣無或敢伏小人之所箴規焉耳蓋小民患潟鹵墊隘有欲遷而以言感規其上者汝毋得遏絕而使不得自達也衆者臣民咸在也史氏將述下文盤庚之訓語故先發此

纂疏

陳氏大猷曰法度如朝市室廬之營建道路頓宿之部分去舊即新之區畫之類遵故事則人情不壅此遷都之大綱也○愚謂浮言感衆由在位者始今茲教民以遷所以亦必由在位始王命衆悉至于庭一句當屬下文

王若曰格汝衆予告汝訓汝猷黜乃心無傲從康

若曰者非盡當時之言大意若此也汝猷黜乃心者謀去汝之私心也無傲從康與毋同毋得傲上之命從己之安蓋傲上則不肯遷從康則不能遷二者所當黜之私心也此雖盤庚對衆之辭實爲羣臣而發以警民由在位故也

纂疏

王氏曰凡言若曰或臣述上言或史撮大意刪潤之非其本言○陳氏經曰傲上者違王命而不肯從康者懲苟安而無遠慮羣臣所以不肯遷病根在此二者故直指其病戒之○陳氏悔堂曰戒羣臣汲汲於治其心耳黜乃心有見於首篇有一心申嚴於終篇不宣乃心恐迂乃心不暨予同心有戕在乃心各設中于乃心又條見於中篇而歷告朕志敷心腹腎腸無非謂心喻之也

古我先王亦惟圖任舊人共政王播告之修不匿厥指王用丕欽罔有逸言民用丕變今汝聒聒起信險膚予弗知乃所訟

逸過也盤庚言先王亦惟謀任舊人共政王播告之修則奉承于

而能不隱匿其指意故王用大敬之宣化于外又無過言以惑衆聽故民用大變今爾在內則伏小人之攸箴在外則不和吉言于百姓譊譊多言凡起信於之人非謂老成人也蓋沮遷都者皆世臣舊家之人下文人惟求舊一章可見

纂疏

王氏曰訟爭辯也○愚謂民用不變以前謂先王時世家舊人能使上敬下化如此下文責今世家不能然也

茲德惟汝含德不惕予一人予若觀火予亦拙謀作乃逸

荒廢也逸過失也盤庚言非我輕易遷徙自荒廢此德惟汝不宣布德意不畏懼於我我視汝情明若觀火我亦拙謀不能制命而成汝過失也

纂疏

愚謂含德掩晦遮蔽不能宣上德意也與不匿厥指正相反不惕一人傲上也作乃逸從康也

若網在綱有條而不紊若農服田力穡乃亦有秋

紊亂也綱舉則目張喻下從上小從大申前無傲之戒勤於田畝則有秋成之望喻今雖遷徙勞苦而有永建乃家之利申前從康之戒

汝克黜乃心施實德于民至于婚友丕乃敢大言汝有積德

蘇氏曰商之世家大族造言以害遷者欲以苟悅小民爲德也故告之曰是何德之有汝曷不去汝私心施實德于民與汝婚姻僚友乎勞而有功則汝乃敢大言以自我有積德曰積德云者亦指世家大族而言申前汝敢黜乃心之戒

纂疏

蕭氏曰不欲遷者徒爲順民之虛名遷則爲安民之實德○夏氏曰

先王時汝祖父率民遷是世有積德及人也○陳氏大猷曰此章總告以利下二章分告以害○愚謂前言猷黙乃心此言克黙乃心是前所謀爲之者今眞能爲之矣所以賚其決也

乃不畏戎毒于遠邇惰農自安不昏作勞不服田畝越其罔有黍稷

戎大昏强也汝不畏沈溺大害於遠近而憚勞不遷如怠惰之農不强力爲勞苦之事不事田畝安有黍稷之可望乎此章再以農喻申言從康之害

纂疏

唐孔氏曰惰農對上服田力穡而反言之○林氏曰此篇文勢大抵反覆辯論皆相顧成文既曰若農服田至有秋又曰惰農自安至罔有黍稷既曰若大之燎于原文雖渙散而意則相屬以是知盤庚之言雖佶屈聱牙不可遽曉然反覆求之於人情甚近也

汝不和吉言于百姓惟汝自生毒乃敗禍姦宄以自災于厥身乃既先惡于民乃奉其恫汝悔身何及相時憸民猶胥顧于箴言其發有逸口矧予制乃短長之命汝曷弗告朕而胥動以浮言恐沈于衆若火之燎于原不可嚮邇其猶可撲滅則惟汝衆自作弗靖非予有咎

吉好也先惡爲惡之先也奉承恫痛相視也憸民小民也逸口過言也逸口尚可畏況我制爲生殺之命可不畏乎恐謂恐動之以禍患沈謂沈陷之於罪惡不可嚮邇其猶可撲滅者言其勢焰雖盛而殄滅之不難也靖安咎過也則惟爾衆自爲不安非

纂疏

林氏曰先不樂遷民亦從我有過也此章反復辯論申言儆上之害

纂疏

之是謂先惡○陳氏大猷曰恫痛不急去而奉養之猶安其危利其蓄也既先惡於始又護疾於今後雖悔之何及矣○張氏曰毒曰自災非自外來皆汝自取

遲任有言曰人惟求舊器非求舊惟新

遲任古之賢人蘇氏曰人舊則習器舊則知事者非謂老人但謂求人於世臣舊家云爾詳下文意可見若以舊人爲老人又何侮老成

纂疏

張氏曰器惟新但以盛人求舊耳

古我先王暨乃祖乃父胥及逸勤予敢動用非罰世選爾勞予不掩爾善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作福作災予亦不敢動用非德

胥相也敢不敢也非罰非所當罰也世非一世也勞勞于王家也掩蔽也言先王及乃祖乃父相與同其勞逸我豈敢動用非罰以加汝乎世簡爾勞不蔽爾善茲我大享于先王爾祖亦以功而配食於廟先王與爾祖父豈敢動用非德以加汝乎

纂疏

陳氏大猷曰配對也大勳勞者方得配享如周禮司勳有功者祭于大烝○孫氏曰胥及逸勤則曰乃祖乃父

此與享只曰乃祖蓋遜勤不止一人配享非有功之祖不與也○張氏曰罰以計罪不當罪則為非罰賞以彰德不稱德則為非德○愚謂此以世臣與國同休戚感動之乃申圖任舊人之意謂汝從我遷我固不敢用非罰加汝執迷不遷亦不敢用非德福汝又承上撲滅之言以起意而以威恐之以賞勸之也

予告汝于難若射之有志汝無侮老成人無弱孤有

幼各長于厥居勉出乃力聽予一人之作猷難言謀遷徙之難也

蓋遷都固非易事而又當時臣民傲上從康不肯遷徙然我志決遷若射者之必于中有不容但已者弱少之也意當時老成孤幼皆有言當遷者故戒其老成者不可侮孤幼者不可少之也爾臣各謀長遠其居勉出汝力以聽我一人遷徙之謀也 纂疏 或曰謀遷固難然如射成則不沮於難矣有又通孤與幼也○孔氏曰不用老成之言而遷是侮之不遷則孤幼受害是弱之必志於中有志者事竟

伐厥死用德彰厥善邦之臧惟汝衆邦之不臧惟予無有遠邇用罪

一人有佚罰用罪猶言為惡用德猶言為善也伐猶誅也言無有遠近衆用德之故邦之不善惟我一人失罰其所當罰也 纂疏 胡氏曰用罪如言用罰用德如曰用賞 凡

爾衆其惟致告自今至于後日各恭爾事齊乃位度

乃口罰及爾身弗可悔致告者使名相告戒也自今以往各敬汝事整齊汝位法度汝言不然罰及汝身不可悔 纂疏 呂氏曰三書反復折難須於包容處看其德量委曲訓誥處看其措置○林氏曰使驅以刑而迫之遷誰敢違之今其言乃若有所甚畏者蓋今之遷惟欲聚民所欲耳苟以勢驅失人心雖能強之遷而民已離矣故寧為優游不忍之辭開諭其心使知吾之本意既不失民之心亦不害吾之遷此盤庚所以為仁也○陳氏大猷曰世主之懦者惟徇人事所當為憲拂人情而輒沮果者惟徇己事苟當為遽拂人情而不恤皆非也盤庚內不失己外不失人所以兩全歟

盤庚中

盤庚作惟涉河以民遷乃話民之弗率誕告用亶其

有衆咸造勿褻在王庭盤庚乃登進厥民作起而將遷之辭殷在河南故涉河誕大亶誠也咸造皆至也勿褻戒其毋得褻慢也此史氏之言蘇氏曰民之弗率不以政令齊之而以話言曉之盤庚之仁也 纂疏 呂氏曰王庭乃道路行宮如周禮掌次是也班次臣在前民在後故升進民於前而告之

曰明聽朕言無荒失朕命荒廢也嗚呼古我前后罔不惟民之承保后胥感鮮以

不浮于天時 承敬也蘇氏曰古謂遷爲浮浮之言勝也后既無不惟民之敬故民亦保后相與憂其憂雖有天時之災鮮不以人力勝之也林氏曰憂民之憂者民亦憂其憂惟民之承憂民之憂也保后胥感民亦憂其憂罔不〔纂疏〕愚謂承順也何必訓敬 殷降大虐先王不懷厥攸作視民利用遷汝曷弗念我古后之聞承汝俾汝惟喜康共非汝有咎比于罰先王以天降大虐不敢安居其所興作視民利當遷而已爾民何不念我以所聞先王之事民我所以敬汝使汝者惟喜與汝同安爾非爲汝有罪比于罰而謫遷汝也予若籲懷茲新邑亦惟汝故以丕從厥志我所以招呼懷來于此新邑者亦惟以爾民蕩析離居之故欲承汝俾汝康共以大從爾志也或曰盤庚遷都民咨胥怨而此以爲丕從厥志何也○蘇氏曰古之所謂從衆者非從其口之所不樂而從其心之所不言而同然者夫趨利而避害捨危而就安民心同然也殷之遷實斯民所利特其一時爲浮言搖動怨者不樂使其即安危利害之實而反求其心則固其所大欲者矣今予將試以汝遷安定厥邦汝不憂朕心之攸困乃咸大不宣乃心欽念以忱動予一人爾惟自鞠自苦若乘舟汝弗濟臭厥載爾忱不屬惟胥以

沈不其或稽自怒曷瘳 上文言先王惟民之承而民亦保后胥感心之所困乃皆不宣布腹心欽念以誠感動於我爾徒爲此紛紛自取窮苦譬今我亦惟汝故安定厥邦而汝乃不憂我乘舟不以時濟必敗壞其所資今汝從上之誠間斷不屬安能有濟惟相與以及沉溺而已詩曰其何能淑載胥及溺正此意也利害若此爾民而罔或稽察焉是雖怨疾念怒何損於困苦乎〔纂疏〕袁氏曰王涉河故指舟爲喻 汝不謀長以思乃災汝誕勸憂今其有今罔後汝何生在上 汝不爲長久之謀以思其不遷之災是汝大以憂而自勸也孟子曰安其危而利其災樂其所以亡勸憂之謂也有今猶言有今日也罔後猶言無後日也上天也今其有今罔後是天斷弃汝命汝有何生理於天予下文言迓續乃命于天蓋相首尾之辭〔纂疏〕蘇氏曰勸憂猶言樂禍○陳氏大猷曰死則魄降在下生則在世上汝有何生理在世上乎 自臭恐人倘乃身迁乃心 爾民當一心以聽上無起穢惡以自臭敗恐浮言之人倘汝之身迁汝之心使汝邪僻而無中正之見也 今予命汝一無起穢以我之所以遷都者正以迎續汝命于天予豈以威脅汝哉用以奉養汝衆而已 予丕克羞爾用懷爾然 神后先王也羞養也即上文畜養之意言我思念我先神后之勞爾先人我大克羞

養爾者用懷念爾故也 失于政陳于茲高后丕乃崇降罪疾曰曷虐朕民 陳久崇大也耿圮而不遷以病我民是失政而久于此也高后湯也湯必大降罪疾于我曰何爲而虐害我民蓋人君不能爲民圖安是亦虐之也 汝萬民乃不生生暨予一人猷同心先后丕降與汝罪疾曰曷不暨朕幼孫有比故有爽德自上其 生生典事則其生也厚是謂生生先后泛言商之先王也幼孫盤庚自稱之辭比同事也爽失也言汝民不能樂生興事與我同心以遷我先后大降罪疾於汝曰汝何不與朕幼小之孫同遷乎故汝有失德自上其罰汝汝無道以自免也 古我先后既勞乃祖乃父汝共作我畜民汝有戕則在乃心 既勞乃祖乃父者申言勞爾先也汝其作我畜民者汝皆爲我所畜之民也戕害也綏懷來之意謂汝有戕害在汝之心我先后固已知之懷來汝祖汝父汝不救汝死也 茲予有亂政同位具乃貝玉乃祖先父丕乃告我高后曰作丕刑于朕孫迪高后丕乃崇降弗祥 亂治也具多取而兼有之謂言若我治政之臣所與共天位者不以民生爲念而徇貨貝玉者其祖父亦告我成湯作丕刑于其子孫啓成湯丕乃崇降弗祥而不救也此章先儒皆以爲盤庚責臣之辭然詳其文勢曰茲予有亂政同位則亦對民庶責臣之辭非直爲羣臣言也案上四章言君有罪民有罪臣有罪我高后與爾民臣祖父一以義斷之無所赦也○王氏曰先王設教因俗之善而導之反俗之惡而禁之方盤庚時商俗衰士大夫弃義即利故盤庚以具貝玉 民此反其俗之惡而禁之者也自成周以上莫不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故其俗皆嚴鬼神以經考之商俗爲甚故盤庚特稱先后與臣民之祖父崇降罪疾爲告此因其俗之善而導之者也 纂疏 問盤庚言其先王與其臣祖父若真有物在其上降災降罰與之周旋從事於日用間者竊謂此亦大槩言理之所在質諸鬼神而無疑耳而殷人之俗尚鬼故以其深信者導之夫豈亦真有一物邪曰鬼神之理聖人蓋難言之謂真有一物固不可謂非有物亦不可若未能曉然見得且缺之可也 嗚呼今予告汝不易永敬大恤無胥絕遠汝分猷念以相從各設中于乃心 告汝不易即上篇告汝于難之意大恤大憂也今我告汝以遷都之難汝當永敬我之所大憂念者君民一心然後可以有濟苟相絕遠而誠不屬則始矣分猷者分君之所圖而共圖之分念者存于心則知遷徙之議爲不可易而不爲浮言横議之所動搖也 纂疏 愚謂告汝者一定不易矣永敬我所大憂愛者汝當以君之心爲心也中者人心同然之理何待於設正緣羣臣徇於私情之一偏則中之理亡矣汝不當偏爲己計

當分汝所謀所念以從上各設中理予心則明見利害自有不偏之準在於胸中不至於偏私矣不設中于心則人將倚汝身迂汝心也**乃有不吉不迪顛越不恭暫遇姦宄我乃劓殄滅之無遺育無俾易種于茲新邑**乃有不善不道之人顛隕踰越不恭上命者及暫時所遇爲姦爲宄劫掠行道者我小則加以劓大則殄滅之無有遺育毋使移其種于此新邑也遷徙道路艱關恐姦人乘隙生變故嚴明號令以告勅之**往哉生生今予將試以汝遷永建乃家**往哉往新邑也方遷徙之時又懷舊上之念而未見新居之樂故再以生生勉之振起其怠惰而作其趨事也試用也今我將用汝遷永立乃家爲子孫無窮之業也遷安定厥邦前以邦言此以乃家言互文見意民惟邦本本固邦寧必民家永建而後邦國永定也

纂疏　林氏曰孔謂正郊廟朝社之位非也乃正臣民之位整朝儀而撫諭之耳

盤庚

盤庚既遷奠厥攸居乃正厥位綏爰有衆盤庚既遷新邑定其所居正君臣上下之位慰勞臣民遷徙之勞以安有衆之情也此史氏之言

纂疏　愚謂生生養不窮之道也

曰無戲怠懋建大命曰盤庚之言也大命非常之命也遷國之初臣民上下正當勤勞盡瘁趨事赴功以爲國家無窮之計故盤庚以無戲怠懋建大命勉之

纂疏　愚謂戲即傲上怠即從康乃其故習未遷則懈怠戒之以建大命勉之以爲難既遷則苟以爲足未必不謂不必更勉自可以永命矣命雖在天建之在我必懋勉始能建大命必無戲怠始能懋勉故首矯其舊習而新其精神也**今予其敷心腹腎腸歷告爾百姓于朕志罔罪爾衆爾無共怒協比讒言予一人**歷盡也百姓畿內民庶爲事定後有罪責之說故以此釋衆疑而絕讒謗也**古我先王將多于前功適于山用降我凶德嘉績于朕邦**古我先王湯也適于山往于亳也契始居亳其後屢遷成湯欲多於前人之功故復往居亳案立政三亳鄭氏曰東成皐南轘轅西降谷以亳依山故曰適于山也降下也依山地高水下而無河圮之患故曰用下我凶德嘉績美功也

纂疏　王氏炎曰自此至用宏茲賁言所以遷之意以諭臣民也自邦伯師長至萬終既遷之後言欲爲之意以望羣臣也此所謂朕志也

今我民用蕩析離居罔有定極爾謂朕曷震動萬民以遷今我爲河水圮壞沉溺墊隘民用蕩蕩析離居無有定止將陷於凶德而莫之救爾謂我何故震動萬民以遷也**肆上帝將復我高祖之德亂越我家朕及篤敬恭承民命用永地于**

新邑乃上天將復我成湯之德而治及我國家我與爾衆謀乃至用爾衆謀之善者指當時臣民有審利害之實以爲當遷者言也厥謀弔由靈各非敢違卜用宏茲賁沖童弔至由用靈善也宏賁皆大也言我非廢爾衆亦非敢固違我卜亦惟欲宏大此大業爾言爾衆亦非有他意也蓋盤庚於既遷之後申彼此之情釋疑懼之意明吾前日之用謀略彼既往之傲惰委曲忠厚之意藹然於言辭之表大事以定大業以興成湯之澤於是而益永盤庚其賢矣哉

繫疏

陳氏傅良曰我與汝皆非私意各惟卜是用以求宏大貴飾之事由靈宏茲貴等語尤難曉姑存舊說而已

鳴呼邦伯師長百執事之人尚皆隱哉隱痛也盤庚復歎息言爾諸侯公卿百執事之人庶幾皆有所隱痛於心哉

予其懋簡相爾念敬我衆相爾雖曰導也我懋勉簡擇導汝以念敬我之民衆也

人之保居敘欽肩任敢勇也鞫養也我不任好貪者吾則敘而用之敘欽而禮之也

今我既羞告爾于朕志若否罔有弗欽羞進也此若者如我之意即敢恭生生之謂否者非我之意即不肩好貨之謂二者爾當深念無有不敬我所言也

無總于貨寶生生自庸民功也此則直

生自庸無毋同總聚也庸民功也此則直戒其所不可爲勉其所當爲也

式敷民德永肩一心式敬也敬布爲民之德永任一心欲其久而不替也盤庚篇終戒勉之意一節嚴於一節而終以無窮期之盤庚其賢矣哉○蘇氏曰民不悅而猶爲之先王未之有也祖乙圮于耿盤庚不得不遷然使先王處之則動民而民不懼勞民而民不怨盤庚德之衰也其所以信於民者未至故紛紛如此然民怨誹逆命而盤庚終不怒引咎自責益開衆言反復告諭以口舌代斧鉞忠厚之至此殷之所以不亡而復興也後之君子厲民以自用者皆以盤庚藉口予不可以不論

纂疏

愚謂前告衆民後告羣臣羣臣言庶幾皆有惻隱之仁心哉新遷之民生理未復尤當視之如傷惻隱以愛之我其懋簡相爾爾當念我衆而不忘敬我衆而不忽也好貨之人不能念敬我衆者也我則不肩任之敢於恭以生民生而安養人者能念敬我衆者也我則敘欽之今我既進告爾以朕志之所順與否敢恭所順者好貨所否者也汝當無不敬我言也敬我之所否而無總貨寶申不肩好貨之戒也敬我之所若而以生生自用申敢恭生生之訓也爾其用敷爲民之德而永肩一心焉此篇始曰歷告百姓于朕志終曰羞告爾于朕志若否始告民以朕志者以釋其疑懼之情也終告臣以朕志者欲其審好惡之辨也前日羣臣唱浮言以惑民者儆上從康其病證也具乃貝王其病根也今雖已遷而病證猶未退病根猶未除故始曰無戲怠以革傲上從康之病語終曰不肩好貨無總貨寶使除具乃貝王之病根然後上能敬君命下能仁民生而永建國家無窮之基矣先王動民而民不懼勞民而民不怨是遷也民懼而怨至費三篇之語言固見商德之衰矣然以口舌代斧鉞化違慢爲順從紘蕩祈置社席慈祥惻怛不吝三篇之語言亦見盤庚之賢歟蔡氏自庸訓爲

說命上

說命相之辭中篇記說為相進戒之辭下篇記說論學之辭總謂之命者高宗命說實三篇之網領故總稱之今文無古文有

蔡疏 問傳說版築亦讀書如何有說命三篇之文

王宅憂亮陰三祀既免喪其惟弗言羣臣咸諫于王曰嗚呼知之曰明哲實作則天子惟君萬邦百官承式王言惟作命不言臣下罔攸稟令

亮一作諒陰古作梁闇讀如鶉鶉之鶉闇謂廬也作闇案喪服四制高宗諒陰三年鄭氏注云諒古作梁楣謂之梁闇讀如鶉鶉之鶉闇謂廬也即倚廬之廬儀禮喪服傳曰居倚廬寢苫枕塊哭晝夜無時杖絞帶菲繩屨不言則於諒陰三年不言為語複而不可解矣君薨百官總己聽於冢宰居憂亮陰言宅憂於梁闇也先儒以亮陰為信默不言禮之常也高宗喪父小乙惟既免喪而猶弗言羣臣以其過於禮也故咸諫之歎息言有先知之德者謂之明哲明哲實為法於天下今天子君臨萬邦百官皆奉承法式王言則為命不言則臣下無所稟令矣

蔡疏 語注曰諒陰天子居喪之名未詳其義○諒王肅作書

以詰曰以台正于四方台恐德弗類茲故弗言恭默思道夢帝賚予良弼其代予言庸用也高宗用作書告爾羣臣以不言之意言以我表正四方我賢輔其將代我言矣蓋高宗恭默思道帝賚良弼其念慮所孚精神所格非偶然而得者也

蔡疏 高宗夢傳說分明有箇傳說在那裏高宗卻不知所以夢見亦是朕兆先見於夢如此○高宗夢傳說據此則是真有箇天帝與高宗對曰吾賚汝以良弼今人但以主宰說帝謂無形象恐也不得若世間所謂玉皇大帝恐亦不可畢竟此理如何皆莫能答○伊川曰高宗至誠思得賢相寤寐不忘故兆朕先見於夢如常人夢寐間事有先見者多矣亦何足怪問高宗往求說邪說來入夢邪曰譬懸鏡於此有物必照非鏡往照物亦非物來入鏡大抵人心虛靈善不善必先知之○范祖禹曰中庸云誠則形揚雖云人心其神矣乎高宗之夢誠之形而心之神也○張氏文蔚曰誠心求賢之心矣上天之心得不應高宗求賢之心○陳氏經曰至誠之道可以前知當前有董五經隱者也伊川聞其名將往造焉至中途遇一老人負茶果問曰君非程先生乎先生欲來信悬甚大尹子問於伊川伊川曰靜則自明觀此則夢說之事不誣矣然此不可以常情拘常事論也有高宗有傳說則可否則以私意用人若漢文以夢得鄧通光武以讖用王梁豈足憑哉

俾以形旁求于天下說築傅巖之野惟肖

審詳也詳所夢之人繪其形象

乃審厥象

旁求于天下旁來者求之非一方也築居也今言所居猶謂之卜築傅巖在虞虢之間肖似也與所夢之形相似〇纂疏史記時說爲胥靡於傅險漢書音義胥相也靡隨也古者相隨坐輕刑之名〇愚謂孟子云傅說舉於版築之間賈誼曰傅說胥靡乃相武丁事迹顯然不宜他說

爰立作相王置諸其左右於是立以爲相案史記高宗得說與之語果聖人無此理置諸左右蓋以冢宰兼師保也荀卿曰學莫便乎近其人置左右者近其人以學也史臣特記高宗命說之辭先敍事始如此〇纂疏愚謂諸左右者近其人以學也史臣特記高宗命說之辭先敍事始如此〇纂疏愚謂置左右不徒相之而必親近之也蔡氏謂以冢宰兼師保其據君奭小序召公保周公師相王爲左右之語乎

命之曰朝夕納誨以輔台德此下命說之辭朝夕納誨者無時不進善言也孟子曰人不足與適也政不足與間也惟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高宗既相說處之以師傅之職而又命之朝夕納誨以輔台德可謂知所本矣〇呂氏曰高宗見道明故知頃刻不可無賢人之言

若金用汝作礪若濟巨川用汝作舟楫若歲大旱用汝作霖雨纂疏王氏曰作礪使成己舟楫使濟難霖雨使澤民林氏非之三日雨爲霖高宗託物以喻望說納誨之切三語雖若一意然一節深一節也

啓乃心沃朕心啓開也沃灌溉也啓乃心者開其心而無隱沃朕心者激我心而厭飫也纂疏陳氏大猷曰相業莫大於輔德輔德莫切於格心惟以心格心心以進忠益必有如江海之浸日澤之潤者矣

若藥弗瞑眩厥疾弗

瘳若跣弗視地厥足用傷方言曰飲藥而毒治氣之間謂之瞑眩瘳愈也弗瞑眩喻臣之言不苦口也弗視地喻我之纂疏孔氏曰跣必視地足以無害言欲使爲己視聽〇陳氏經曰受若口之言免妄行之害皆有望於說惟暨乃僚罔不同心以匡乃辟俾率先王迪我高后以康兆民匡正率循也先王商先哲王也說既作相總百官則卿士而下皆其僚屬同心正救使循先王之道蹈成湯之迹以安天下之民也

嗚呼欽予時命其惟有終敬我是命其思有終即相亦惟終之意不必訓惟爲思纂疏愚謂也是命上文所命者

說復于王曰惟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后克聖臣不命其承疇敢不祗若王之休命若猶于時命之語木從繩喻后從諫明諫之決不可不受也然高宗當求受言於己不必責進言於臣君果從諫臣雖不命猶且承之況命之如此誰敢不敬順其美命乎纂疏愚謂王聖臣直導人使諫在德不在言君有聖德則有從諫之實雖不命不諫如器既滿木將焉入高宗以納誨輔德爲命知命相之大本說以從諫克聖復命尤知致君之大本也

說命中

惟說命總百官 說受命總百官冢宰之職也 乃進于王曰嗚呼明王奉若天道建邦設都樹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師長不惟逸豫惟以亂民 后王天子也君公諸侯也治亂曰亂明王奉順天道建邦設都立天子諸侯承以大夫師長制為君臣上下之權以尊臨卑以下奉上非為一人逸豫之計而已也惟欲以治民焉耳 纂疏 愚謂說初見高宗上篇所言只及自此以下至事神則難乃其進諫之綱領條目也 惟天聰明惟聖時憲惟臣欽若惟天從乂 天之聰明無所不見無他公而已矣人君法天之聰明一出於公則臣敬順而民亦從治矣 纂疏 葉氏曰憲欲壙充其明哲必憲天之聰明而後已也○陳氏大猷曰始告以從諫則聖欲其取人為善也此告以惟聖憲天欲其與天合德也取人為善固可成聖必與天合德如可言聖善貴難者矣○陳氏經曰君不違乎天臣民心均此天理自不違乎君 惟口起羞惟甲胄起戎惟衣裳在笥惟干戈省厥躬王惟戒茲允茲克明乃罔不休 言語所以文身也輕出則有起羞之患甲胄所以衛身也輕動則有起戎之憂二者所以為己當慮其患於人也衣裳所以命有德必謹於在笥者戒其有所輕于干戈所以討有罪必嚴於省躬者戒其有所輕動二者所以加人當審其用於己也王惟戒此四者信此而能明焉則政治無不休美矣 纂疏 口能起羞如歸與石郎謀反是也甲胄所以禦戎然亦能興戎如秦築長城以禦胡而致勝廣之亂衣裳貴也在笥猶言在箱篋中甚言其取之易如云爵者上之所擅出於口而無窮惟其予之易故必審其人果賢邪果有功邪則賞不妄矣干戈刑人之具然須省察自家真箇是否恐或因怒而妄刑人或慮施之不審而無辜者被害則刑之施當矣蓋衣裳之予在我而必審其人之賢否干戈施之於人而必審自己之是非也○口非欲起羞而出言不當則反足以起羞甲胄本以禦戎而出謀不當則反足以起戎衣裳在笥易以予人則不可不謹干戈討人之罪則因以省躬四句皆是審底意○呂氏曰此憲天聰明之條目也人加於我者不可不防我加於人者不可不謹四者皆聰明之發用也○王氏炎曰此所戒恐聰明蔽於私而不與天相似也克明則庶幾於天之聰明矣○王氏樵曰論定而後官之任官而後爵之六卿百無不休美而無起羞蓋以下之患矣 惟治亂在庶官官不及私呢惟其能爵 庶官治亂之原也庶官得其人則治不得其人則亂王制曰論定而後官之任官而後爵之六卿百執事所謂官也公卿大夫士所謂爵也公呢惡德所以亂也私呢惡德所以亂也○案古者公侯伯子男爵之於侯國公卿大夫士爵之於朝廷此言庶官則爵為公卿大夫士也○吳氏曰惡德猶凶德也人君當用吉士凶德之人雖有過人之才爵亦不可及也 纂疏 呂氏曰官爵及私惡是蔽於私意非憲天聰明矣○董氏鼎曰自惟口起羞至乃罔不休聰明之見於修己者自惟治亂至惟其賢聰明之見於用人者也

慮善以動動惟厥時善當乎理也時時措之宜也慮圖欲其當乎理
而已纂疏王氏曰事固有善而非時雖然動非其時猶無益也聖人酬酢斯世亦其時
當其可矣不頓可否于時而動非聰明也有其善喪厥善矜其能喪厥功自有其善則已
不加勉而德虧矣自矜其能則人不効力而功隳矣惟事事乃其有備有備故無患也○張氏
侮不能爲之憂簡稼器修稼政事乎農事則農有其備故水旱不能爲之害所
謂事事有備無慮者如此無啓寵納侮無恥過作非毋開寵幸而納人之侮
毋恥過誤而遂已之非過誤出於偶然纂疏愚謂啓寵納侮即女子小人近之不孫之意開寵幸之
作非出於有意纂疏門而來羣侮非侮我者之罪開之者之罪也過未至於
惡恥過遂非則爲惡矣本只無心之過反成有心之惡惟厥修厥居政事惟醇居止而安之義理之所
止也義理出於勉強則猶二也義理安於自然則一矣一故政事醇而不雜也纂疏愚案惟其所居諸說皆欠通必有闕誤黷于
祭祀時謂弗欽禮煩則亂事神則難祭不欲黷黷則不敬禮
所以交鬼神之道也商俗尚鬼高宗或未能脫於流俗事神之不欲煩煩則擾亂皆非
禮必有過焉祖己戒其祀無豐昵傳說蓋因其失而正之也纂疏伊傳之言雖爲

告君而發然人人皆可玩味無不切於己者○陳氏經曰黷祀將以爲欽反所
以爲不欽黷煩皆以爲善而爲之而乃陷於不善非禮之禮也以此事神則難
是苟難也君子行不貴苟難○或曰矜伐非聰明也不防患非聰明也蓋寵吝
過非聰明也事神則難以上皆害天聰則之事事物物皆有天然之理惟聰
明者能盡之苟有一毫私意非害天聰明矣此篇以憲天聰明爲綱纂疏王曰旨哉說乃言惟服乃
不良于言予罔聞于行言謂可服行使汝不善於言則我無所聞而行之也蘇氏曰說之言譬如
藥石雖苦而不一然一言一藥皆足以治天下之公患所謂古之立言者說
拜稽首曰非知之艱行之惟艱王忱不艱允協于先
王成德惟說不言有厥咎高宗方味說之所言而說以爲得於耳
爲難信可合成湯之成德說於是而備有所不言則有其罪矣上篇言后克聖
臣不命其承所以廣其從諫之量而將告以爲治之要也此篇言允協先王成
德惟說不言有厥咎所以責其躬行之實纂疏南軒云非知之艱行之惟艱
將進其爲聖之說也皆引而不發舊學甘盤於義理知之亦多故知得這說若常人則須以致知爲先也此等議
論儘好○案南軒於朱子曰孔子觀上世之化曰大哉知乎雖堯舜之民比屋
可封亦能使之由之而已知者聖凡之分也豈可云易乎哉傳說之告高宗高
宗蓋知之者恭默思道夢賚良弼非知之明哲者有此乎故君奭言在武丁時

則有若甘盤而未及乎傳說蓋發高宗之知者甘盤也說故告以雖已知之此非難也貴於實行之耳此爲已知者言也若未能知之而告以知之非艱則說爲失言矣○陳氏經曰未知則知之爲難既知則行之爲難高宗明哲如此不患不知患行之不力耳知而不行是亦徒知以至誠行之不見其難矣○眞氏曰忱誠也以誠爲主何患於行中篇節目雖煩要歸只在王忱不艱一句○愚謂說意謂王能行而說不言則咎在說說已言而王不行則咎在王不在說也上篇復君以從諫此則責君以行言必實見於行而後始不爲徒從也又案忱誠也誠以力行也知對行言古所未發自傅說始發之而後致知力行爲萬世爲學之法程

說命下

纂疏 碧梧馬氏曰前篇訪以政事故說以政事對此篇訪以學故說以學對

王曰來汝說台小子舊學于甘盤既乃遯于荒野入宅于河自河徂亳暨厥終罔顯

甘盤臣名君奭言在武丁時則有若甘盤遯遯荒高宗言我小子舊學於甘盤已而退于荒野後又入居于河自河徂亳遷徙不常歷敘其廢學之因而歎其學終無所顯明也無逸言高宗舊勞于外爰暨小人與此相應國語亦謂武丁入於河自河徂亳亦唐孔氏曰高宗爲王子時其父小乙欲其知民之艱苦故使居民間也蘇氏謂甘盤遯于荒野以台小子語脉推之非是

纂疏 語錄東坡解作甘盤遯荒野據某看只是高宗自言觀上文予小子可見但不知尚宗因甚遯于荒野今亦不敢斷但據文義疑是如此○據

暨厥終罔顯只是尋甘盤不見然高宗舊勞於外亦是嘗在民間來○蘇氏以甘盤遯去不知所終武丁無所辛咨乙使知艱難耳決非荒野之遯也○愚案遯荒野或以爲武丁或以爲甘盤眞氏大學衍義仍用蘇說兼君奭云在武丁時則有若甘盤是武丁即位初佐之者猶甘盤也林氏曰想自免喪而遯去況下文爾交修予罔予棄蓋恐說亦效甘盤棄之而遯也以此見蘇說亦宜存之

爾惟訓于朕志若作酒醴爾惟麴蘗若作和羹爾惟鹽梅爾交修予罔予弃予惟克遹乃訓

心之所之謂之志遹行也范氏曰酒非麴蘗不成羹非鹽梅不和人君雖有美質必得賢人輔導乃能成德作酒者麴多則太苦蘗多則太甘麴蘗得中然後成酒作羹者鹽醎遇則醎梅遇則酸鹽梅得中然後成羹臣之於君當以柔濟剛以可濟否左右規正以成其德故曰爾交修予爾無我棄我能行爾之言也孔氏曰訓是也○陳氏經曰中篇說謂惠高宗之不能言此篇高宗謂惠說之不能行其言也

纂疏 陳氏大猷曰訓志猶云格心○蘇氏曰麴蘗鹽梅和而不同也○林氏曰交者非一之義○愚謂此高宗因說行之惟艱之言而許之以能行其言也

說曰惟口起羞惟甲胄起兵惟衣裳在笥惟干戈省厥躬王忱不艱允協于先王成德

纂疏 呂氏祖謙曰說之不能言惠我之不能行不惠臣之不能言此篇高宗謂說之不能行惠我之不能言而說稱王而告之曰人求多聞者是惟立

惟建事學于古訓乃有獲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

求多聞者資之人學古訓者反之己古訓者古先聖王之訓載修身治天下之道二典三謨之類是也說稱王而告之曰人求多聞者是惟立

事然必學古訓深識義理然後有得不師古訓而能長治久安者非說所謂甚言無此理也○林氏曰傅說輔王而告之與禹稽首曰帝光天之下文勢正同

纂疏 經籍古人言學字方自說命始有○王氏肅曰王人猶君人○呂氏曰學問之博貴有實用建立大經彌綸大化皆建事也所謂有用之學否則所問雖多亦奚以爲○真氏曰大學之道自格物致知推而治國平天下此求多聞建事之意也古者學與事爲一故精義所以致用利用所以崇德本末非二致也後世學與事爲二求道者以政事爲粗迹任事者以講學爲空言不知天下未嘗有無理之事無事之理老莊言理不及事是有無事之理也管商言事不及理是有無理之事也味說之言則古先聖王之正傳可識矣惟學○王氏曰求多聞而不爲古訓是式則是非無所考正而所聞愈惑矣惟學

遜志務時敏厥修乃來允懷于兹道積于厥躬

遜謙抑也務專力也時敏者無時而不敏也遜其志如有所不能敏於學如有所不及虛以受人勤以勵己則其所修如泉始達源源乎其來矣兹此也爲信而深念乎此則道積於身不可以一二計矣夫修之

纂疏 遜志者遜順其志捨下這志入那事中子細低心下意與他理會若如此則其修亦不來矣既遜其志又須時敏若似做不做或作或輟亦不濟事須是遜志又時敏則厥修乃來爲學之道大抵二端而已又戒以允懷于兹二者則道乃積于厥躬積者來得件數多也○遜志是卑遜其志放退一著寬廣以求之不志任地迫窄○遜志是小著這心去順那事理自然見得○易曰君子以虛受人有人來問事略下虛心一味氣盈色滿當而與他說全不聽得○自古未有人說學字自傳說說起他這數句水潑不入

直是說得密○愚謂驕與怠最害於學驕則志盈善不可入怠則志情功不可進學不謙卑退遜則無以爲入門一於謙退而不務時敏則又不能進步遜則不驕敏則不怠遜而濟以敏厥修所以來也道我所固有非自外來來云者如斯仁至矣之謂也退遜者每不能敏速易有當仁而讓之失敏速者入不能持久易有進銳退速之患果能允信懷念于此而後來者方積也積云者如由有諸己之信而進於充實之美也○陳氏經曰信道不篤則所修雖來亦不堅凝惟篤信不忘則來者方凝聚不散來如

惟斆學半念終始典于學

日知其所無積如月無忘其所能也

厥德修罔覺

斆效也言教人居學之半蓋道積厥躬者體之立斆學于人者用之行兼體用合內外而後聖學可全也始之自學學也終之教人亦學也一念終始常在於學無少間斷則德之所修有不知其然而然者矣戒曰受教亦曰學斆於爲學之道半之半須自得此說極爲新巧但古人論學語皆平正的實此章句數非一不應中間一

纂疏 惟斆學半蓋于人上則須教人自學學也教人之講說己亦因此溫得此段文義是斆之功亦半也念終始典于學始之所以學者學也終之所以教人者亦學也自學教人無非是學自始至終日日如此忽不自知其德之修也簡錄蔡傳實未此錄○戴溪葛氏云傳說與王言我教你者只是一半那一半要你自去行取故謂之終始先生曰近見喻子才跋某人說命解亦引此說呂伯恭說亦然某舊爲同安簿學中一士子作書義如此說見他說得新巧大喜之先說王云云皆是平正實語不應中間翻空一句如此深險如斆得一半不成那一半掉放冷處教

他自得此語全似禪語五通仙人問佛六通如何是那一通那一通便是妙處且如學記引此句亦只依古註○呂氏曰師只教得一半此一半又在學者自理會如師舉一隅學者以三隅反師告諸往學者當以來者自悟聖人教人引而不發上一半固賴提指之功下一半必自用工可也說言及此恐高宗全倚之耳○眞氏曰數之與學各居其半我之所教僅能半之高宗於此尤當自力曰終始不曰始終學無止法也上言道之積下言德之修以理之其由言之謂之道以理之自得言之謂之德呂氏數學半之說未見其爲奇

監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憲法愆過也言德雖造於罔覺而法必監于先王先王成法者子孫之所當守者也孟子言遵先王之法而過者未之有也亦此意

纂疏　愚案監先王爲學之成法惟說式克欽承旁招俊乂列于庶位式用也言高宗之德苟至於無愆則說用能敬承其意未至則雖欲進賢雖大臣之責然高宗之德賢有不可得者

纂疏　彭氏曰大臣以己事君不若以天下之賢事君○陳氏酌曰君奠大於務學以進德相莫大於爲君以求賢

王曰嗚呼說四海之內咸仰朕德時乃風風教也天下皆仰我德是汝之

纂疏　愚謂高宗潛默之久一旦舉說相之風聲所動四海仰德然非輔君成聖則無以感人心之仰

殷肱惟人良臣惟聖肱指輔翼而言成人良臣輔而君聖高宗初以

纂疏　愚謂高宗潛默之久一旦舉說相之風聲所動四海仰德然非輔君成聖則無以感人心之仰

德說告君以從諫則聖惟聖時憲是臣以聖期待其君今高宗語說以良臣惟聖是君亦以聖自期待矣

昔先正保衡作我先王乃曰予弗克俾厥后惟堯舜其心愧恥若撻于市一夫不獲則曰時予之辜佑我烈祖格于皇天

纂疏　撻于市恥之甚也不獲不得其所也高宗舉伊尹之言謂其自任如此故能輔湯望高宗故曰協于先王成德監于先王成憲

爾尚明保予罔俾阿衡專美有商先正先世長官之臣保安也保衡猶阿衡作興起也

纂疏　周子曰伊尹恥其君不及堯舜一夫不獲則曰時予之辜學者當志伊尹之所志○眞氏曰學者口不可一日不誦此言心不可一日不存此念

惟后非賢不乂惟賢非后不食其爾克紹乃辟于先王永綏民說拜稽首曰敢對揚天子休命君非賢臣不與共治賢非其君不與共食言君臣相遇之難如此克者責望必能之辭敢者自信無慊之辭對者對高宗以成湯自期傅說以伊尹自任君臣相勉勵如此異時高宗爲商令王傅說爲商賢佐果無愧於成湯伊尹也宜哉

高宗肜日

高宗肜日 高宗肜祭有雊雉之異祖己訓王史氏以爲篇亦訓體也不言訓者以既有高宗之訓故只以篇首四字爲題今文古文皆有

纂疏 後漢高堂隆曰太戊有桑穀生朝武丁有雊雉升鼎皆因災恐懼側身修行故號曰中宗高宗興也勃焉

高宗肜日越有雊雉 肜祭明日又祭之名殷曰肜周曰繹雊鳴也於肜日有雊雉之異蓋祭禰廟也序言湯廟者非是

纂疏 陳氏曰祭之明日以禮享尸行事之有司助祭之賓客皆與焉然謂之又祭而不謂之享者以尸猶有鬼神之道也祖己曰惟先格王正厥事 格正也猶格其非心之格詳下文高宗祀豐于昵昵者禰廟也豐於昵失禮之正故有雊雉之異祖己自言當先格王之非心然後正其所失之事惟天

纂疏 苟無其事變不虛發監民以下格王之言王司敬民以下正事之言也

生書曰惟先格王正厥事言變異之來起事有不正也○王氏曰祖考罔非天之當然行而宜謂正厥事○愚案諸家不過謂當先格君而嗣祀有典不可豐殺訓之使改所謂正厥事者以尸行事之有司助祭之賓客皆改正其事似不必言先格王非心而後正其事分爲兩截工夫乃訓于王曰惟天監下民典厥義降年有永有不永非天天民民中絶命 典主也義者理之當然行而宜之謂也言天監視下民其禍福予奪惟主義如何爾降年有永有不永者義則永不義則不永非天天折其民民自以非義而中絶其命也意高宗之祀必有

祈年請命之事如漢武帝五時祀之類祖己言永年之道不在禱祠在於所行義與不義而已禱祠非永年之道也言民而不言君者不敢斥也 民有不若德不聽罪天既孚命正厥德乃曰其如台 不若德不順於德不聽罪不服其罪謂不改過也孚命者以妖孽孚爲符信而譴告之也言民不順德不服罪天既以妖孽孚爲符信而譴告之欲其恐懼修省以正德民乃曰孽祥其如我何則天必誅絶之矣祖己意謂高宗當因雊雉以自省不可謂適然而自恕夫數祭豐昵微福於神不若德也瀆於祭祀傳說嘗以進戒意或者改不聽罪也雊雉之異是天既孚命正厥德矣其可謂妖孽其如我何耶 嗚呼王司敬民罔非天脩典祀無豐于昵 司主脩祠也王之職主於敬民而已微福於神非王之事也況祖宗莫非天之嗣主祀其可獨豐於昵廟乎

纂疏 孔氏曰昵近也豐于近廟○馬氏曰昵考也謂禰廟○陳氏經曰辭不迫而意獨至矣○呂氏曰災異有二失道之君與天隔絶災異之應常遲賢君與天實通災異之應當速高宗恭默思帝精神素與天通又敕明憲天修德又與天合故於祀事過豐雊雉薦鄗即應之此雖過於厚亦過也精誠積久天既賚之格矣微乖天違豈之罰見天之愛君甚速也驩于祭祀禮過則瀆瀆則亂亂則怠怠則忘忘則天違豈之罰見天之愛君甚速也驩于除氣實論厚高宗之過在此言哉惟艱也此篇爲雊雉作而進戒之言不及災異獨詳人公之道示之非但已試諫不行而已敢直言益高宗聰明能從諫不待深言也

西伯戡黎 西伯文王也名昌姓姬氏戡勝也黎國名在上黨紂賜弓矢鈇鉞使得專征伐而勝之祖伊知周德日盛既已戡黎紂惡不悛勢必及殷故恐懼奔告于王庶幾王之改之也史記嘗載紂使膠鬲觀兵膠今文古文皆有○或曰西伯昌為西伯文王既受命黎為不道於是舉兵伐而勝之地乘史記文王乃斷虞芮之訟明年伐犬戎明年伐密須明年伐耆明年伐崇崇侯虎譖之紂而囚文王羑里之囚獻洛西之地武王承緒文王為西伯之國也 纂疏 歌上黨在朝歌之西黎近畿

西伯既戡黎祖伊恐奔告于王 下文無及戡黎之事史氏特標此篇首以見祖伊告王之因也

祖姓伊名祖已後也奔告曰天子天既訖我殷命格人元龜自其邑奔走來告紂也

罔敢知吉非先王不相我後人惟王淫戲用自絕 祖伊將言天訖殷命故將呼天于以感動之訖絕也格人猶言至人也格人元龜皆能先知吉凶者言天既已絕我殷命格人元龜皆無敢知其吉者甚言凶禍之必至也非先王在天之靈不佑我後人我後人指紂也 纂疏 西伯戡黎便是這箇事難判斷觀戡黎大故過近紂都了豈有臣子而敢興兵於天子之都乎看來文王只是不伐紂耳其他事亦都做了如伐崇戡黎之類退之云臣罪當誅今天王聖明伊川以為此說出文王心來嘗疑這箇說

得來太過據當日事勢觀之恐不如此若說文王終守臣節何故伐崇侯虎只是後人因孔子以服事殷一句遂委曲回護箇文王說教好看殊不知孔子只是說文王不伐紂耳嘗見雜說云紂殺九侯鄂侯爭之強辨之疾併醢鄂侯西伯聞之竊歎崇侯虎譖之曰西伯欲叛紂囚之羑里西伯歎曰父有不慈子不可以不孝君有不明臣不可以不忠豈有君而可叛者乎諸侯聞之以西伯能敬上而鄰下也遂相率歸之看來只這般說得平○問西伯舊說多指文王惟陳少南呂伯恭薛季隆以為武王吳才老亦曰乘黎恐是伐紂時事二說孰是荅曰此等無證據可且缺之

故天弃我不有康食不虞天性不迪率典 康安虞度也典常法也紂自絕於天故天弃殷不有康食饑饉薦臻也不虞天性民失常心也不迪率典廢壞常法也 纂疏 孔氏曰宗廟不有安食○夏氏曰言不得安食所謂雖有粟吾得而食諸無一飯之安也○愚案詩云自天降康豐年穰穰為降康則不有康食寫天降饑饉明矣書之言性此第三見蓋謂所受於天之性為如此欲所昏蔽而不能自省察也惟不自省察其天性是以不踐迪率循乎典常凡此皆謂紂也

今我民罔弗欲喪曰天曷不降威大命不摯今王其如台 大命非常之命摯至也史記云天命胡不至民若紂虐無不欲殷之亡曰天何不降威我也上章言天棄殷此章言民棄殷紂歎息謂民雖欲亡我我之生獨不有命在天乎

呼我生不有命在天 紂歎息謂民雖欲亡我我之生獨不有命在天乎

祖伊反曰嗚

呼乃罪多參在上乃能責命于天紂既無改過之意祖伊退而言曰爾罪衆多參列在上乃能責其命於天耶呂氏曰責命于天必大人與天合德如此人其如予何是也殷之即喪指乃功不無戮于爾邦功事也言殷即喪云矣指汝所為之事其能免戮於商邦乎蘇氏曰祖伊之諫盡言不諱漢唐中主所不能容者紂雖不改而終不怒祖伊得全則後世人主有不如紂者多矣愚讀是篇而知周德之至也祖伊以西伯戡黎不利於殷故奔告於紂意必及西伯戡黎不利於殷之語而入以告后出以語人未嘗有一毫及周者是知周家初無利天下之心其戡黎也義之所當伐也使紂遷善改過則周將終守臣節矣祖伊殷之賢臣也知周之興必不利於殷又知殷之亡初無與於周故因戡黎告紂反覆乎天命民情之可畏而略無及周者文武公天下之心於是可見矣孔氏曰商之就亡指汝事功所致○王氏十朋曰指乃功與府辜功之功同辜功猶言罪狀○呂氏曰伊反於家亦無咎周之辭大民作事當及親姻以為是未必是仇敵亦是之則是可知矣於此知周之盛德○愚謂即喪即日喪云也指乃功此汝之事功當屬上句

微子　微國名子爵也微子名啓帝乙長子紂之庶母兄也微子以篇首有微子二字因以名篇今文古文皆有

蔡疏　呂氏曰責命于天必大人與天合德如孔子謂天生德於予天未喪斯文桓魋何予何是也殷之即喪指乃功不無戮于爾邦功事也言殷即喪云矣指汝所為之事其能免戮於商邦乎蘇氏曰祖伊之諫盡言不諱漢唐中主所不能容者紂雖不改而終不怒祖伊得全則後世人主有不如紂者多矣愚讀是篇而知周德之至也祖伊以西伯戡黎不利於殷故奔告於紂意必及西伯戡黎不利於殷之語而入以告后出以語人未嘗有一毫及周者是知周家初無利天下之心其戡黎也義之所當伐也使紂遷善改過則周將終守臣節矣祖伊殷之賢臣也知周之興必不利於殷又知殷之亡初無與於周故因戡黎告紂反覆乎天命民情之可畏而略無及周者文武公天下之心於是可見矣孔氏曰商之就亡指汝事功所致○王氏十朋曰指乃功與府辜功之功同辜功猶言罪狀○呂氏曰伊反於家亦無咎周之辭大民作事當及親姻以為是未必是仇敵亦是之則是可知矣於此知周之盛德○愚謂即喪即日喪云也指乃功此汝之事功當屬上句

微子　微國名子爵也微子名啓帝乙長子紂之庶母兄也微子以篇首有微子二字因以名篇今文古文皆有

蔡疏　孔氏曰微圻內國名唐孔氏曰鄭玄謂微箕俱在圻內○呂氏曰天下有道君子相與公議於朝各盡致君之道天下無道則相與私議於家各盡致身之道微子與二師宗室大臣與社稷為存亡當紂之時無所致力不得已謀各行其志以不失其義欲知三仁之心此篇可見○陳氏經曰賢人君子忠孝之心不見於安平無事之際每見於悲傷惻怛之時○張氏震曰此千獨志於死故不復有言

微子若曰父師少師殷其弗或亂正四方我祖底遂陳于上我用沉酗于酒用亂敗厥德于下父師太師三公箕子也少師孤卿此也亂治也言紂無道無望其能治正天下也底致陳列也我祖成湯致功陳列於上而子孫沉酗于酒敗亂其德於下沉酗言我而不言紂者過則歸己猶不忍斥言之也

蔡疏　司馬彪註莊子云箕子名胥餘不知所本○王肅云箕子紂諸父○孔安國云比干紂諸父○孔氏曰遂成也湯致遂其功陳列於上○釋文以酒為句曰酗○呂氏曰沉酗紂自為微子歸之我者蓋以君為體視同己過以商家體統言之故總而言我亦不忍斥言紂也如五子之歌曰萬姓仇予○愚謂敗于下對陳于上言祖在上如彼子孫在下如此忝厥祖甚矣

好草竊姦宄卿士師師非度凡有辜罪乃罔恒獲小民方興相為敵讎今殷其淪喪若涉大水其無津涯

殷遂喪越至于今 殷之人民無小無大皆好草竊姦宄上而卿士亦皆相師非法上下容隱凡有冒法之人無有得其罪者小民無所畏懼強陵弱衆暴寡曾無方起讎怨爭鬬侵奪紛紀蕩然淪喪之形茫無畔岸若涉大水無有津涯殷之喪亂乃至於今日平微子上陳祖烈下述喪亂哀怨痛切言有盡而意無窮數千載之下猶使人傷感悲憤後世人主觀此亦可深監矣 纂疏 孔氏曰草野竊盜○愚謂有罪罔常獲紂爲逋逃主如楚無宇之闖進入王宮執法者不能得之也越及也

曰父師少師我其發出狂吾家 辭言紂發出顛狂暴虐無道我家老成之人皆逃遁于荒野危亡之勢如此今爾無所指示告我以顛隮隕墜之事將若之何哉蓋微子憂危之甚特更端以問救亂之策言我而不言紂者亦上章我用沈酗之義 纂疏 孔氏曰我念商亡發疾生狂在家羞亂欲逐荒野言愁悶汝無指意告我商邦顛隮如之何其救之○呂氏曰欲避荒野使耳目不聞見紂所爲○張氏曰此微子有去之之意○陳氏經曰老成皆遁留者父師少師耳○鄭氏曰其語助辭齊魯間謂讀如姬記曰何居義與此同

父師若曰王子天毒降災荒殷邦方興 厚敬君之意與小旻詩言旻天疾威敷于下土意同方興者言其方興而未艾也此荅微子沉酗于酒之語而有甚之之意下同 纂疏 王氏炎曰

沉酗于酒 此下箕子之荅也自紂言之則紂無道故天降災乃罔畏畏也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大人侮聖人之言故老成舊有位者紂皆弗逆而棄逐之即武王所謂播棄黎老者此荅微子特發問端故此先荅之

今殷民乃攘竊神祇之犧牷牲用以 禮之最重者犧牲而商民攘竊而去有司用相容隱將而食之且無災禍豈特草竊姦宄而已哉此荅微子草竊姦宄之語 纂疏 孔氏曰犧體完曰牷牛羊豕曰牲犧牲之物稻粱○息齋余氏曰周禮小宗伯掌五禮之禁令與其用等註云用等牲器尊卑之差是牲與器皆可謂之用也春秋僖十九年鄫子執鄫子用之謂之牲也然則犧牷牲用之用乃一物而異名耳若以用字屬下句兩句皆不成文

降監殷民用乂讎斂召敵 讎斂若仇敵捨斂之也不急力行而不息也詔告也下視殷民凡上所用以治之者無非讎斂之事夫上以讎而斂下則下必爲敵以讎上下之敵讎實上之讎斂以召之而紂方且召敵讎不急君臣上下同惡相濟合而爲一故民多饑殍而無所告也此此荅微子小民相爲敵讎之語

商今其有災我興受其敗商其

淪喪我罔爲臣僕詔王子出迪我舊云刻子王子弗出我乃顛隮商今其有災我出當其禍敗商若淪喪我斷無臣僕他人之理詔告也告微子以去爲道蓋商祀不可無人微子去則可以存商祀也刻害也箕子舊以微子長且賢勸帝乙立之帝乙不從卒立紂紂必忌之是我前日所言適以害子子若不去則禍必不免我商家宗祀始隕墜而無所托矣箕子自言其義決不可去而微子之義決不可不去也此荅微子淪喪顛隮之語〔纂疏〕爲臣僕其後終不臣周不負斯言矣發狂者遂以爲微子自謂亦通蓋微子本有欲去之意故箕子於此贊其決去前後文尤相照應

自靖人自獻于先王我不顧行遯

先王使無愧於神明而已如我則不復顧行遯也案此篇微子謀於箕子此下箕子荅如上文而此下獨無所言者得非此下安於義之當死而無復言歟孔子曰殷有三仁焉三仁之行雖不同而皆出乎天理之正各得其心之所安故孔子皆許之以仁而所謂自靖者即此也○又案左傳楚克許許男面縛銜璧衰絰輿櫬以見楚子楚子問諸逢伯逢伯曰昔武王克商微子啓如是武王親釋其縛受其璧而祓之焚其櫬禮而命之然則微子適周乃在克商之後而此所謂去者特去其位而逃遯於外耳論微子之去者當詳於是〔蔡疏〕董鉄問此下初心豈欲徒死以沽名所言益切故紂殺之此下不得而逃死也箕子初心亦豈欲隱晦以苟全其生亦猶此下與諫行而紂改耳紂不改而囚之而不死耳紂囚之而不置之死則箕

豈欲自經溝瀆而爲匹夫之諒哉故因佯狂爲奴蓋亦未欲即死庶幾彌縫其失而冀萬有一之開悟耳諫行而紂改者二子之本心諫不行而或死或囚二子所遇之不同耳使紂而因此下意此下亦未敢即死使紂而殺箕子箕子敢求全哉至於箕子爲微子計意謂吾昔所云足以害子紂本疑吾二人子若起諫紂則紂益生疑非惟不從害必先及子而并我危矣死不足惜未有毫髮益於紂而遽死可惜也東萊謂人先有疑心則雖盡忠與言而未必聽蓋疑心先入而爲之主故也故微子不可留義當逃去萬有一全宗祀可也三子制行不同各出於至誠惻怛之心無所爲而爲之並稱三仁或以此歟先生荅曰此說得之史記亦說箕子諫而見囚也○三仁之心只欲紂改過而圖存此下之殺身蓋非得已箕子亦偶未見殺耳非有意於爲奴也事勢既爾微子亦只得全身以存宗祀皆理不得不然使其先有殺身強諫之心則亦不得爲仁人矣○箕子此下都是一樣心箕子偶然不衝著紂之怒不殺他然見此下恁地死若更死諫無益於國徒使若有殺諫臣之名他處此最難微子去却易此下一向諫死又却索性箕子在半上落下最是難處彼他監繫在那裏不免佯狂所以易中特說箕子之他外雖狂心則定也○張氏庾堅曰君子之去就死生其志在於天下國家而不在於一身故其死者非沽名生者非懼禍引身以去者非忘君也故微子得泰之孝此下盡事君之節箕子全受君之仁微子自獻以其孝箕子此下自獻以其忠然書載箕子微子之言而此下不與焉蓋人臣之義莫易明於死節莫難明於去國而屈辱用晦者尤所難辦也○家氏養正曰自靖各有所安也安則仁矣宜夫子稱其仁○張氏曰三仁之志各有所在微子自謀存宗祀以獻于先王箕子自謀死諫以獻于先王此下自謀俟君悔過以

獻于先王後世以死生爲重古人以義禮爲重後世志慮淺狹故見死爲高節古人志慮廣大故以死爲常或去或死或生初無高下義之所在三人各安之矣○愚謂我以不去爲義之所安也反之吾心而果安則獻之先王而無愧對越先王之心不外乎吾心而已若此千則死其心之所安歟箕子又謂若我則留而不去不復顧慮行遯矣○附李白此千廟碑昔殷王毒痛公獨死之非捐生之難處死之難故不可死而死是輕其生非孝也可死而不死是重其死非忠也周武以三分之業有諸侯之師實其十亂之謀總其一心之衆當公之存也乃戰彼西土及公之喪也乃渡于孟津公存而殷存公喪而殷喪興亡兩繫豈不重歟夫子稱殷有三仁豈無微旨敢須之曰存其身存其宗亦仁矣亡其身圖其國亦仁矣若進死者退生者狂狷之士將奔走之衷生者其周時未至殷祀未殄此千已死微子已去向使紂惡未稔而自斃武庚念亂以圖有國無其人誰與興理是固人事之或然者也然則先生隱忍而爲此其有心於斯乎

書卷第三

後學 成德 校訂

蔡氏集傳 後學新安陳櫟纂疏

周書 周文王國號後武王因以爲有天下之號書八三十二篇

泰誓上 泰太同國語作大武王伐殷史錄其誓師之言以其大會孟津編書者因以泰誓名之上篇未渡河作後二篇

既渡河作今文無古文有○案伏生二十八篇本無泰誓武帝時爲泰誓出與伏生今文書合爲二十九篇孔壁書雖出而未傳於世故漢儒所引皆用爲泰誓如曰白魚入于王舟有火復于王屋流爲烏太史公記周本紀亦載其語然爲泰誓雖知剽竊經傳所引而古書亦不能盡見故後漢馬融得疑其爲謂泰誓案其文若淺露吾又見書傳多矣所引泰誓而不在泰誓者甚多至晉孔壁古文書行而爲泰誓始廢○吳氏曰湯武皆以兵受命然湯之辭裕武王之辭迫湯之數桀也恭武之數紂也徹學者不能無憾疑其書之晚出或非盡當時之本文也

篡疏 王氏炎曰古文太字只用大字今文遂以泰易大太者大之至故天子子曰太子卿曰太宰將渡河作第一誓已渡而次作第二誓將行作第三誓○吳氏曰帝辛本紀稱紂書稱受惟二字通用

惟十有三年春大會于孟津

十三年者武王即位之十三年也春者孟春建寅之月也孟津見禹

貞○按漢孔氏言虞舜時質成爲文王受命改元之年凡九年而文王崩武王立二年而觀兵三年而伐紂合爲十有三年此皆惑於僞書泰誓之文而誤解九年大統未集與夫觀政于商之語也古者人君即位則稱元年以計其在位之久近常事也自秦惠文始改十四年爲後元年漢文帝亦改十七年爲後元年自後說春秋因以改元爲重歐陽氏曰累重事歟西伯即位已改元年中間不宜改元而又改元至武王即位宜改元乃上冒先君之元年并其居喪稱十一年及其滅商而得天下其事大于聽訟遠矣而又不改元由是言之謂文王受命改元武王冒文王之元年者皆妄也歐陽氏之辨極爲明著但其曰十一年者亦惑於書序十一年之誤也詳見序篇又案漢孔氏以春爲建子之月蓋謂三代改正朔必改月數改月數必以其正爲四時之首序言一月戊午既以一月爲建子之月而經又係之以春故遂以建子之月爲春夫改正朔不改月數於太甲辨之詳矣而四時改易尤爲無藝冬不可以爲春寒不可以爲暖固不待辨而明也或曰鄭氏箋詩維暮之春亦言周之季春於夏爲孟春曰此漢儒承襲之誤耳且臣工詩言維暮之春亦又何求如何新畬於皇來牟將受厥明蓋言暮春則當治其新畬矣今如何哉然牟麥將熟則建辰之月夏正季春審矣鄭氏於詩且不得其義則其之明賜夫牟麥將熟則建辰之月夏正季春審矣鄭氏於詩且不得其義則其改之固不審也不然則商以季冬爲春周以仲冬爲春周以仲冬爲春[纂疏]歐公力以文王稱春四時反逆皆不得其正豈三代聖人奉天之政乎[纂疏]王爲非東坡亦有一說但書云惟九年大統未集予小子其承厥志却是有這一箇聚痕○問子丑寅之建正如何曰此三陽之月大抵世代更易須着如此更易一番○孔氏曰此周之孟春○唐孔氏曰周之孟春謂建子之月○林氏曰十三年春即序一月戊午也周以建子爲正春秋書元年春王正月即此月也泰誓作時正朔未改此史官追錄之○愚案蔡氏主不改月之說遂謂併不改時殊不知月數於周而改春隨正而易證之春秋左傳孟子後漢書陳寵傳極爲明著成十年六月丙午晉侯使甸人獻麥六月乃夏四月也僖五年十二月丙子朝晉滅虢先是卜偃言克虢之期其九月十月之交乎丙子朝必是時也偃以夏正言而春秋以周正書可見十二月丙子爲夏十月也僖五年春王正月辛亥朔日南至王正月冬至豈非夏十一月乎經有只書時者僖十年冬大雨雪蓋以酉戌月爲冬也使夏時之冬而大雨雪何足以爲異而記之襄二十八年春無冰蓋以子丑月爲春也使夏時之春而無冰何足以爲異而記之春秋祥瑞不錄災異乃載惟夏時八九月而大雪不當嚴寒而嚴寒故異而書之耳春蒐夏苗秋獮冬狩四時田獵定名也桓四年春正月公狩于郎杜氏注曰狩周之春夏之冬也魯雖案夏時之冬而於子月行冬田之狩夫子只書曰春狩于郎此所謂春非周之春而何哀十四年春西狩獲麟亦然也定十三年夏大蒐于比蒲魯雖案夏時之春而於卯辰月行春田之蒐夫子只書曰夏蒐于比蒲此所謂夏非周之夏而何文年又書五月大蒐于比蒲亦然也陳龍傳說尤明的曰天以爲正周以爲春注云今十一月也地以爲正殷以爲春注云今十二月人以爲正夏以爲春注云今正月孟子七八月之閒旱等不待多言而明是三代之正子丑寅三陽月皆可以春言也胡氏春秋傳不敢謂王正月爲非子月而於春王正月之春字謂以夏時冠周月皆放之不審安有隔兩月而以夏時冠周月之理但得四時之正適冬寒春暖之宜則惟夏時爲然夫子欲行夏時蓋答顏子使得爲邦則宜如此耳豈可但知有夏正之春而不知有商正周正之春乎一陽二陽三陽之月皆可爲春故三代迭用之以爲歲首以一日論子時既可爲次日子月豈不可爲次

年觀此則三代皆不改月數與冬不可爲春之說陷於一偏明矣以十三年春爲孟春建寅之月其实同上詳斯見武成

王曰嗟我友邦冢君越我御事庶士明聽誓王曰者史臣追稱之也友邦親之也冢君尊之也越及也御事治事者庶士衆士也告以伐商之意且欲其聽之審也

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亶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亶誠實無妄之謂言聰明出於天性然也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至哉坤元萬物資生天地者萬物之父母也萬物之生惟人得其秀而最靈者天性聰明無待勉強其知先知其覺後知覺先覺者出庶物故能爲大君於天下而天下之疲癃殘疾得其生鰥寡孤獨得其養衆萬民之衆無一而不得其所焉則元后者又所以爲民之父母也大天地生物而厚於人天地生人而厚於聖人其所以厚於聖人者亦惟欲其君長乎民而推天地父母之爲民如此則任元后之責者可不知所以作民父母之義乎商紂失君民之道故武王發此是雖一時誓師之言而實萬世人君之所當體念也

蔡疏 自說一段義理

○氣質之性古人雖不曾說着考之經典却有此意如人惟萬物之靈亶聰明作元后元后乃錫王勇智皆此意也○陳氏經曰天地無所不生言萬物人在其中矣萬物莫不稟氣于天受形于地敢稱父坤稱母此天地所以爲萬物一大父母也天地能生人而賦以至靈之性而人不能保此靈必得聰明之君以父母之斯人始得各全其靈聰明亦靈也聖人出類拔萃而爲靈之靈者耳○碧梧馬氏曰作民父母一語武王以之首泰誓篇子以之終皇極今商

受弗敬上天降災下民沈湎冒色敢行暴虐罪人以族官人以世惟宮室臺榭陂池侈服以殘害于爾萬姓焚炙忠良刳剖孕婦皇天震怒命我文考肅將天威大勳未集

沈湎溺於酒也冒色貪色也族親族也世子弟也官使不擇賢才惟因其父兄而寵任子弟也土高曰臺有木曰榭澤障曰陂傅水曰池侈奢也焚炙炮烙刑之類刳剖割剥也皇甫謐云紂剖比干妻以視其胎未知何據紂虐害無辜如此故皇天震怒命我文王敬將天威以除邪虐大功未集而文王崩愚謂文王猶以三分之二服事殷若使文王未崩十二三年紂惡不悛天命已絶則孟津之事文王亦豈得而辭哉以此見文武之心未嘗不同皆無私意視天與人而已○因說文王事殷先生曰文王但做得從容不迫武王便去伐商太猛耳文武一代崇密戡黎等事又自顯然書說王季勤勞王家詩說大王剪商都是他子孫自說不成他子孫誣其祖父春秋分明說泰伯不從是不從甚底事若泰伯當武王之世也只是爲諸侯但時措之宜聖人又有不得已處橫渠云商之中世都棄了西方之地不管他所以找狄復進入中國太王所以遷于岐然岐下

此只是箇荒涼之地太王自去立箇家計如此○陳經曰秦誓只言文考至武成始追王稱文考文王

肆予小子發以爾

邦冢君觀政于商惟受罔有悛心乃夷居弗事上

帝神祇遺厥先宗廟弗祀犧牲粢盛既于凶盜乃曰

吾有民有命罔懲其侮

肆放也觀政猶伊尹所謂萬夫之長可以觀政八百諸侯背商歸周則商政可知矣先儒以觀政之得失于商今諸侯背叛既已如此而紂無有悔悟改過之心夷踞而居廢上帝百神宗廟之祀犧牲粢盛以爲祭祀之備者皆盡于凶惡盜賊之人即其子所謂攘竊神祇之犧牲粢盛者也夷踞也武王言故我小子以爾諸侯之向背而無有懲戒之意纂疏程子曰觀政之說必無此理如今日天命未絕便是君也爲臣子者敢以兵脅君乎○孔氏曰夷居平居○林氏曰如原壤夷俟之夷獨夫豈容更留之三年今日天命已絕則今日便是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

其克相上帝寵綏四方有罪無罪予曷敢有越厥志

佑助寵愛也天助下民爲之君以長之爲之師以教之君師者惟其能左右上帝以寵安天下則天有罪之當討無罪之當赦我何敢有過用其心乎言一聽天而已纂疏天只生得你付得這道理與你又爲之立君師以作成之使無一夫不遂其性所以謂之克相上帝蓋助上帝之所不及也自秦漢

以來無人知明德新民之事君道闇有得其一二而師道則絕無矣○陳氏櫟曰師道不盡則不足以盡君道矣武王之意謂紂既不能當君師之責則任君而已

有臣億萬惟億萬心予有臣三千惟一心

度量度也德得也行道有得于身當作心朱子嘉年榜公堂取據于德一條改有得于身爲有得于心仍俾六經用此爲通例○愚案此謂百萬曰億洛誥中又謂十萬曰億韋昭註楚語云十萬曰億古數也秦改制始以萬萬爲億今解尚書合主十萬爲億之說百萬曰億未見所本纂疏林氏曰凡勝負之理力同則有德者勝德同則有義者勝度德校義也義宜也制事達時之宜也同力度德同德度義意古者兵志之詞武王舉以明伐商之必克也林氏曰左氏襄三十一年魯穆叔曰年鈞擇賢義鈞以卜昭二十六年王子朝曰年鈞以德德鈞以卜蓋亦舉古人之語文勢正與此同百萬曰億紂雖有億萬臣而有億萬心衆叛親離寡助之至力且不同況德與義乎纂疏林氏曰凡勝負之理力同則有德者勝德同則有義者勝度德校善惡也度義校曲直也十萬曰億十億曰兆○介軒董氏曰行道有得于身身當作心朱子嘉年榜公堂取據于德一條改有得于身爲有得于心仍俾六經用此爲通例○愚案此謂百萬曰億洛誥中又謂十萬曰億韋昭註楚語云十萬曰億古數也秦改制始以萬萬爲億今解尚書合主十萬爲億之說百萬曰億未見所本

同力度德同德度義受

商罪貫盈天命

誅之子弗順天厥罪惟鈞

貫通盈滿也言紂積惡如此天命誅之乎如律故縱者與同罪也纂疏唐孔氏曰紂之惡如其貫已滿今不誅紂是長惡也其罪豈不與紂鈞

予小子夙夜祇懼受命

文考類于上帝宜于冢土以爾有衆厎天之罰

厎致也冢土大通志堂

社也祭社曰宜上文言縱紂不誅則罪與紂鈞故此言予小子畏天之威早夜敬懼不敢自寧受命于文王之廟告于天神地祇以爾有衆致天之罰于商也王制曰天子將出類乎上帝宜乎社造乎禰受命文考即造乎禰也王制以神尊卑爲序此先言受命文考者以伐紂之舉天本命之文王武王特稟文王之命以卒其伐功而已〔纂疏〕陳氏經曰紂之惡在不敬上天文王之德在肅將天威夜祇懼故與不敬聖狂分焉興亡判焉天

矜于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爾尚弼予一人永清四海時哉弗可失天矜憐于民民有所欲天意可知爾庶幾輔我一人除其邪穢永清四海是乃天人合應之〔纂疏〕林氏曰堯授舜舜授禹天實與之則堯舜不可失其與之時不可失也〔纂疏〕之時湯放桀武王伐紂天實奪之則湯武不可失其取之之時故韓獻子曰文王率商之叛國以事紂惟知時也禮運亦曰堯授舜舜授禹湯放桀武王伐紂時也○陳氏經曰君源也民流也源清則流清四海本清紂汚濁之伯夷太公所以避之以待天下之清也去紂而除其穢惡則源清而天下清矣

泰誓中〔纂疏〕林氏曰漢律曆志周師初發以殷之十二月戊子後三日得周正月平明至戊午渡孟津孟津去周九百里師行日三十里凡三十一日渡河三日三誓師上篇不言日以中篇攷當是丁巳日在河南將渡孟津時誓而後渡河也中篇是戊午既渡而次河北所誓下篇是戊午明日將趨商郊誓而後行也三令五申謹之至也

惟戊午王次于河朔羣后以師畢會王乃徇師而誓次止徇循也河朔河北也戊午以武成考之是一月二十八日曰嗚呼西土有衆咸聽朕言周都豐鎬其地在西從武王渡河者皆西方諸侯故曰西土有衆我聞吉人爲善惟日不足凶人爲不善亦惟日不足今商王受力行無度播棄犁老昵比罪人淫酗肆虐臣下化之朋家作仇脅權相滅無辜籲天穢德彰聞惟日不足者言終日爲之而猶爲不足也將言之事播放也犁黧通黑而黃也微子所謂耄逐于荒是也老成之臣所當親近者紂乃放棄之罪惡之人所當斥逐者紂乃親比之酗酒怒也肆縱也臣下亦化紂惡各立朋黨相爲仇讐務自上權命以相誅滅流毒天下無辜之人呼天告冤腥穢之德顯聞于上呂氏曰爲善至極則至治馨香爲惡至極則穢德彰聞〔纂疏〕孔氏曰吉人渴日以行善凶人亦渴日以行惡行無法度渴日不足故曰力行有夏桀弗克若天流毒下國天乃佑命成湯降黜夏命言天惠愛斯民君當奉承天意昔桀不能順天流毒下國故天命成湯降黜夏命惟受罪浮于桀剝喪

允良賊虐諫輔謂已有天命謂敬不足行謂祭無益
謂暴無傷厥監惟不遠在彼夏王天其以予乂民胥
夢協朕卜襲于休祥戎商必克浮過剥落喪去也古者去國爲喪元良徵子也諫輔比干也謂己有天命如荅祖伊我生不有命在天之類下三句亦紂所嘗言者鑒視也其所鑒視初不在遠有夏多罪天命殛之其以我乂民乎襲重也言我之夢協我之卜重有休祥之應知伐商而必勝之也此言天意有必克之理纂疏林氏曰戎大也如曰殪戎殷受有億
兆夷人離心離德予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雖有周親
不如仁人夷平也夷人言其智識不相上下也治亂曰亂十人周公旦召公奭太公望畢公榮公太顛閎夭散宜生南宮括其一文母孔子曰有婦人焉九人而已劉侍讀以爲子無臣母之義蓋邑姜也九臣治外邑之臣不如周仁人之賢而可情也此言人事有必克之理纂疏張氏曰言夷人見無
視天聽自我民聽百姓有過在予一人今朕必往過厥廣韻責也武言天之視聽皆自乎民今民皆有責于我謂我不正商罪以民心而察天意則我之伐商斷必往矣蓋百姓畏紂之虐望周之深而責武王不即拯己于水火也如湯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之意纂疏愚案百姓有過不過如萬方有罪耳不必訓爲責以篇末攷之此處疑有顛倒脫誤
我武惟揚侵于之疆取彼凶殘我伐用張于湯有光
揚舉侵入也凶殘紂也猶孟子謂之殘賊武王弔民伐罪于湯之心爲益明白于天下也自世俗觀之武王伐湯之子孫覆湯之宗社謂之湯讎可也然湯放桀武王伐紂皆公天下爲心非有私于己者武之事質之湯而無愧湯之心驗之武而益顯是則伐商之舉豈不干湯爲有光也哉纂疏愚案於湯有光乃武王之夸辭如功光祖宗云耳深一步說非本文意
百姓懍懍若崩厥角稽首嗚呼乃一德一心立定厥功惟
克永世勖勉也夫子將士也勉哉將士無或以紂爲不足畏寧執心以爲非我所敵也商民畏紂之虐懍懍若崩摧其頭角然言人心危懼如此汝當一德一心立定厥功以克永世也纂疏林氏曰考之孟子其字大抵略同而意旨有不同者疑彼此必有增損潤色蓋康誥伏生所傳泰誓下篇名故今此二篇與孟子所引不同者以此
泰誓下
時厥明王乃大巡六師明誓衆士厥明戊午之明日也古者天子六軍大國三軍是時

武王未備六軍牧誓敘三卿可見此曰六師者史臣之辭也　王曰嗚呼我西土君子天有顯
迪厥類惟彰今商王受狎侮五常荒怠弗敬自絕于天結怨于民　天有至顯之理其義類甚明至顯之理即典常之理也紂于君臣父子兄弟夫婦典常之道褻狎侮慢荒怠弗敬所敬畏上自絕于天下結怨于民結者非一之謂下文自絕結怨之實也　纂疏　林氏曰越王伐吳以其私卒君子六千人爲中軍則士卒亦可君子○張氏曰天道福善禍淫顯然甚明禍福之來各以類至其類亦甚彰陳氏經曰五常仁義禮智信○愚案以顯道合五常言不如張氏說得正意子云積善積惡殃慶自　以其類至即此之謂　斮朝涉之脛剖賢人之心作威殺戮毒痛四海崇信姦回放黜師保屏弃典刑囚奴正士郊社不修宗廟不享作奇技淫巧以悅婦人上帝弗順祝降時喪爾其孥戮奉予一人恭行天罰　斮斫也孔氏曰月見朝涉水者謂其脛耐寒斫而視之史記云比干強諫紂怒曰吾聞聖人有七竅遂剖比干觀其心痛病也作刑威以殺戮爲事毒病四海之人言其一斤及者遠也囚邪也正士箕子也郊所以祭天社所以祭地奇技謂奇異淫巧爲過度之巧列女傳紂膏銅柱下加炭令有罪者行輒墮炭中如已

乃笑夫欲妲己之笑至爲炮烙之刑則其奇技淫巧以悅之者宜無所不至矣祝斷也言紂于姦邪則尊信之師保則放逐之屏棄先王之法因奴忠正之士輕廢奉祀之禮專意汚褻之行悖亂天常故天弗順而斷然降是喪亡也爾衆士其勉力不怠奉我一人而敬行天罰乎　纂疏　唐孔氏曰四年子路死子曰天祝予何註祝斷也斷絕降下之于是喪亡　古人有言曰撫我則后虐我則讎獨夫受洪惟作威乃汝世讎樹德務滋除惡務本肆子小子誕以爾衆士殄殲乃讎爾衆士有厚賞不迪果毅以登乃辟功多有厚賞不迪有顯戮　洪大也獨夫言天命已絕人心已去但一獨夫耳孟子曰殘賊之人謂之一夫武王引古人之言謂撫我則我之君也虐我則我之讎也今獨夫受大作威虐以殘害于爾百姓是乃爾之世讎也務專力也植德則務滋長去惡則務絕根本兩句意亦古語喻紂爲衆惡之本在所當去故我小子大以爾衆士而殄絕殲滅汝之世讎也迪蹈登成也殺敵爲果致果爲毅爾衆士其庶幾蹈行果毅以成汝君若功多則有厚賞非特一爵一級而已不敵果毅則有顯戮謂之顯戮則必肆諸市朝以示衆庶　嗚呼惟我文考若日月之照臨光于四方顯于西土惟我有周誕受多方　若日月照臨言其德之輝光也光于四方言其德之遠被也顯于西土言其德尤著于所發之地也

文王之地止于百里文王之德達于天下多方之受非周其誰受之文王之德實天命人心之所歸故武王于誓師之末歎息而言之予克受

非予武惟朕文考無罪受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

小子無良無罪猶言無過也無良猶言無善也商周之不敵久矣武王猶有勝負之慮恐為文王羞者聖人臨事而懼也如此

牧誓牧地名在朝歌南即今衛州治之南也武王軍於牧野臨戰誓衆前既有泰誓三篇因以地名別之今文古文皆有

纂疏孔氏曰紂近郊三十里地名牧○陳氏曰禹征苗誓只數語甘誓湯誓則一篇武王誓至四篇世愈降而文愈繁也

時甲子昧爽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乃誓王左杖黃鉞

右秉白旄以麾曰逖矣西土之人甲子二月四日也昧冥爽明也昧爽將明未明之時也鉞斧也以黃金為飾王無自用鉞之理左杖以為儀耳旄牛尾也軍中指麾白則見遠麾非右手不能故右秉白旄也案武成言癸亥陳于商郊則癸亥之日周師已陳牧野矣甲子昧爽武王始至而誓師焉曰者武王之言也逖遠也以其行役之遠而慰勞之也王曰嗟我友邦冢君

御事司徒司馬司空亞旅師氏千夫長百夫長司徒司馬司空三卿也武王是時尚為諸侯故未備六卿唐孔氏曰司徒主民治徒庶之政令司馬主兵治軍旅之誓戒司空主土治畺壁以營軍亞次旅衆也大國三卿下大夫五人士二十七人亞者卿之貳大夫是也旅者卿之屬士是也師氏以兵守門者猶周禮師氏王舉則從者也千夫長統千人之帥百夫長統百人之帥也

纂疏孔氏曰同志為友言志同滅紂○或曰友順之邦如友民左傳庸與百濮伐楚庸濮在江漢之南羌在西蜀髳微在巴蜀盧彭在西北武王伐紂不期會者八百國今誓師蜀稱八國者蓋八國近尚西都素所服役乃受約束以戰者若上文所言友邦冢君則泛指諸侯而誓者也

纂疏陳氏曰八國西南夷與江漢之夷化行氏曰庸上庸縣濮百濮楚伐羅羅與盧戎兩軍之蓋南蠻之屬楚者羌先零罕开之屬彭今屬武陽有彭亡髳微缺此數國皆西南之夷稱爾戈

比爾干立爾矛予其誓稱舉戈戟干楯矛亦戟之屬長二丈唐孔氏曰戈短人執以舉之故言稱楯則並以扞敵故言比矛長立之于地故言立器械嚴整則士氣精明然後能聽誓命

王曰古人有言曰牝雞無晨牝雞之晨惟家之索索蕭索也牝雞而晨則陰陽反常是為妖孽而家道索矣將言紂惟婦言是用故先發此

今商王受惟婦言是用昏棄厥肆祀弗答昏棄厥遺王父母弟不迪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長夫夫卿士俾暴虐于百姓以姦宄是信是使是以為大

于商邑　肆陳荅報也婦姐己也列女傳云紂好酒淫樂不離妲己妲己所
舉者貴之所憎者誅之惟妲己之言是用故顛倒昏亂棄所以報
也紂以昏亂棄其所當陳之祭祀而不報昆弟先王之胄也紂以昏亂棄其
父母兄弟而不以道遇之廢宗廟之理無宗族之義方多罪逃亡之人
不而使之以為大夫卿士使暴虐于百姓姦宄于商邑蓋紂惑于妲己之嬖背常亂理遂至流毒如此也
愚謂厥遺王父母弟如左傳所謂先君之遺姑姊妹今予發惟恭行天之罰今日之事
不愆于六步七步乃止齊焉夫子勗哉　愆過勗勉也步進
趨也齊齊整也今
日之戰不過六步七步乃止而齊此告之以坐作進退之法所以戒其輕進也不愆于四伐五伐六伐七
伐乃止齊焉勗哉夫子　伐擊刺也少不下四五多不過六七而齊此告之以攻殺擊刺之法所以戒其貪殺
也上言夫子勗哉此言勗哉夫子者反覆成文以致其丁寧勸勉之意下倣此　蔡疏　王氏炎曰步足法也伐手法也
旅各有長止齊使部伍之長各自止齊之故戰時不失紀律萬衆如一人　○呂氏曰大司馬之法伍兩卒
于商郊弗迓克奔以役西土勗哉夫子　桓桓威武貌貔執
如虎獸之猛而奮擊于商郊也迓迎也能奔來降者勿迎擊之以勞役我西土之人此勉其武勇而戒其殺降也　蔡疏　陳氏大猷曰
兵以節制為

尚武勇為主慮其或拘故喻以四獸之勇又戒其殺降蓋慮其過于勇也
弗勗謂不勉于前三者愚謂此篇嚴肅而温厚與湯誓誥諸篇相表裏真聖人之言也泰誓武成一篇之中似非盡出于一人之口豈獨此為全書乎讀者其味之
蔡疏　王氏曰前誓言功多厚賞此不再言獨言戮者軍事以嚴終亦威克厥愛之意○董氏鼎曰此篇聲罪致討激將士以義也止齊戒殺降喻將士以仁也

武成　史氏記武王往伐歸獸祀羣神告羣后與其政事

共為一書篇中有武成二字遂以名篇今文無古文有　蔡疏
問武成篇編簡錯亂曰新有定本以程先生王介甫劉貢父李惇
士諸本推究甚詳○閻若璩曰恐須是
有錯簡又漢書律曆志謂是歲有閏亦是○呂氏曰武成見武王
有取商之規模有定本
法秦晉隋能一天下而
亡不旋踵無以定之也

惟一月壬辰旁死魄越翼日癸巳王朝步自周于征伐商　一月建寅之月不曰正而曰一者商建丑以十二月為正朔故曰一月

也詳見太甲泰誓篇壬辰以秦誓戊午推之當是一月二日死魄朔也
二日故曰旁死魄翼明也先記壬辰旁死魄然後言癸巳伐商者猶後世言某
日必先言某朔也周鎬京也在京兆鄠縣上林即今長安縣昆明池北鎬陂是也

纂疏　漢志引武成篇惟一月壬辰旁死魄若翌日癸巳武王乃朝步自周于征伐紂又曰越若來三月既死霸粵五日甲子咸劉商王紂又曰惟四月既旁生霸粵六日庚戌武王燎于周廟翌日辛亥祀于天位粵五日乙卯乃以庶國祀馘于周廟云云諸家推歷以為此年二月有閏四月丁未為十九日庚戌為二十二日若無閏則四月無丁未庚戌○孔氏曰一月周之正月○唐孔氏曰伐紂之年周正月辛卯朔其二日壬辰翌日癸巳王發鎬京東行其月二十八日戊午渡河泰誓一月戊午是也二月辛酉朔甲子殺紂牧誓甲子昧爽是也其年閏二月庚寅朔三月庚戌朔四月己丑朔四日哉生明其日辛卯丁未祀周廟四月十九日也越三日庚戌二十二日也正月始往伐四月告成功魄者形也謂月之輪郭無光處朔後明生而魄死望後明死而魄生律曆志云死魄朔也生魄望也顧命惟四月哉生魄是一日為始死魄二日為近死魄無事而記之者與下日為發端猶今言日必先言朔也周去孟津千里以正月三日行二十八日渡孟津凡二十五日每日四十許里師行三十里言其大法耳○王氏曰翼輔也以此日為主則明日為輔翼此日者故以明日為翼日○愚案蔡氏於泰誓上及此皆以孟春一月為建寅之月與二孔之說不合必證以前漢律曆志始尤明白志曰周師初發以殷十一月戊子亥月也後三日得周正月辛卯朔子月也明日子辰至戊午渡孟津明日己未冬至正月二十九日庚申二月朔丑月也四日癸亥至牧野聞二月庚寅朔三月庚申朔也是月甲辰望乙巳旁之故武今云雨水四月己丑朔死霸死霸朔也生霸望也是月甲辰望乙巳旁之故武王燎于周廟以節氏曰惟四月既旁生霸粵六日庚戌武王燎于周廟以節禮證之則武成以周正紀月數而非夏正不辨而明矣

厥四月哉生

明王來自商至于豐乃偃武脩文歸馬于華山之陽放牛于桃林之野示天下弗服哉始也生明月三日也豐文王舊都也在京兆鄠縣即今長安縣西北靈臺豐水之上周先生廟在焉山南曰陽桃林今華陰縣潼關也樂記曰武王勝商渡河而西馬散之華山之陽而弗復乘牛放之桃林之野而弗復服車甲畔而藏之府庫倒載干戈包以虎皮天下知武王之不復用兵也○此當在萬姓悅服之下　纂疏　張氏曰朔日為旁死魄二日為旁生魄三日為哉生明○呂氏曰但歸放伐紂之馬牛耳天子十二閑與丘甸之賦自不廢也與晉武平吳而去武備唐穆平兩河而銷兵不同○王氏曰軍行戰車用馬任載之車用牛服乘用也急於偃武如此見以兵定天下非本心也

駿奔走執豆籩越三日庚戌柴望大告武成駿爾雅曰速也周廟周祖廟也武王以克商之事祭告祖廟近而邦甸遠而侯衛皆駿奔走執事以助祭祀豆木豆籩竹豆祭器也既告祖廟燔柴祭天望祀山川以告武功之成由近而遠由親而尊也○此　纂疏　陳氏曰歸馬放牛以下偃武之事祀周廟當在百工受命于周之下　以下修文之事○唐孔氏曰六服侯甸男采衛要此舉其要

既生魄庶邦冢君暨百工受命于周　生魄望後也四方諸侯及百官皆于周受命蓋武王新即位諸侯百官皆問生明生魄曰朝見新君所以正始也○此當在示天下弗服之下　纂疏　日為魄月為魄

二十六世

魄是點處魄死則明生哉生明是也老子所謂載營魄載如車載人之載月受日之光魄加于魄魄載魄也明之生時大盡則初二小盡則初三月受日之光常全人望在下却在側邊了故見其盈虧不同或云月形如餅非也筆談云月形如彈丸其受光如粉塗一半月去日近則光露一屑漸遠則光漸大且如日在午月在西則是近一遠三謂之弦至日月相望則去日遠矣故謂之望日在西而月在東人在下面得以望見其光之全月之中有影者蓋天包地外地形小日在地下月在天中日甚大從地四面光起其影則地影也地礙日之光所謂山河地影是也如星亦受日光凡天地之光皆是日光也自十六日生魄之後其光之遠近如前之弦謂之下弦至晦則月與日相疊月在日後光盡體伏矣○愚案諸家多謂生魄望後也而不察既字以望與既望例之則哉生魄以後之日日既生魄十七日也夏氏又謂既盡也與舜典既月同謂盡此生魄以後之日殊不知此既字乃已然之辭與食之既不同其實十七日受命十九日丁未祀周廟簡倒耳所以云此當在丁巳之下而丁未祀周廟當在百工受命于周之下也　王若曰嗚呼羣后

惟先王建邦啓土公劉克篤前烈至于太王肇基王迹王季其勤王家我文考文王克成厥勳誕膺天命以撫方夏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惟九年大統未集予小子其承厥志　羣后諸侯也先王后稷武王追尊之也后稷始封于邰故曰建邦啓土公劉后稷之曾孫史記云能修后稷之業太王古公亶父也避狄去邠居岐邠人仁之從之者如歸市詩曰居岐之陽實始翦商太王雖未始有翦商之志然太王始得民心王業之成實基於此王季能勤以繼其業至于文王克成厥功大受天命以撫安方夏大邦畏其威而不敢肆小邦懷其德而得自立自爲西伯專征而威德益著于天下凡九年崩大統未集者非文王之德不足以受天下是時紂之惡未至於亡天下也文王以安天下爲心故予小子亦以安天下爲心○此當在大告武成之下　篹疏　問文王不稱王之說曰說文王不稱王固好但書中不合有惟九年大統未集一句不知所謂九年自甚時數起史記於梁惠王三十七年書襄王元年而竹書紀年以爲後元年想得當時文王之事亦類此故先儒皆以爲自虞芮質成爲受命之元年○問使文王更在十三四年將終事紂乎抑爲牧野之舉乎曰看文王亦非安坐不做事底人如詩中言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于崇作邑于豐云云則武功都是文王做來詩載武王武功却少但卒其伐功耳觀文王一時氣勢如此度必不終竟休了一似果實文王待他十分黃熟自落下來武王却似生柏破一般○詳考詩書則文武之心可見若使文王漠然無心於天下敛然終守臣節則三分之二亦不當有矣然此等處正夫子所謂未可與權者食肉不食馬肝未爲不知味也又曰那時事勢自是要住不得後人把文王說得忒恁地却做一箇不做聲不做氣如此形容文王都沒情理以詩書放之全不是如此如伐崇侵阮這自大段施張了只當商之季七顛八倒上下崩頹忽於岐山下突出許多人也是誰當得○陳氏曰大邦以力自強遇文王而力無所施故以文王爲可懷而有以懷其德文王初無心於德望人歸之而獲遂所願故以文王爲可畏而有以畏其力小邦以德力之辨也○碧梧馬氏曰文王未崩九年之前已有伐紂之志矣然猶有所不

忍遂遲遲至九年文王既崩紂惡日甚武王不可不承其志也○愚案后稷稱先王如周語云昔我先王不窋竄伯誅王之先祖故稱王商頌亦以契爲玄王是也武王告諸侯謂周之基業自后稷公劉太王王季文王建之篤之基之勤之成之有自來矣我不過承先志而爲之耳意謂十五六世數百千年積德累功前作後述以有今日非一時之崛起以聳動諸侯之聽也亦是欲因祀廟追王先世故歷述之如此又案無逸言文王享國五十年而此曰九年大統未集世遂有文王九年稱王而終之說歐陽公力辨其不然佐證甚明其生不稱王信然矣九年之說當有折衷先儒以虞芮質成之年爲元年一說也如蔡氏以自爲西伯專征之年爲元年又一說也二說必有一得之其稱後元年則深惠漢文景皆然矣

厎商之罪告于皇天后土所過名山大川曰惟有道曾孫周王發將有大正于商今商王受無道暴殄天物害虐烝民爲天下逋逃主萃淵藪予小子既獲仁人敢祇承上帝以遏亂略華夏蠻貊罔不率俾

厎至也后土社也勾龍爲后土周禮大祝云王過大山川則用事焉孔氏曰名山謂華大川謂河蓋自豐鎬往朝歌必道華涉河也曰者舉武王告神之語有道指其父祖而言周王二字史臣追增之也正即湯誓不敢不正之正萃聚也紂殄物害民爲天下逋逃罪人之主如魚之聚淵如獸之聚藪也仁人孔氏曰太公周召之徒略謀略也俾廣韻曰從也仁人既得則可以敬

承上帝而遏絕亂謀而華夏外而蠻貊無不率從矣或曰太公歸周在文王之世周召周之懿親不可謂之獲仁人自商而來者愚謂獲者得之云爾即秦誓之所謂仁人非必自外來也不然

復齋董氏曰曾孫王祭者之稱曲禮外事曰曾孫某侯某經傳豈無傳乎○此當在于征伐商之下

詩甫田曰曾孫不怒左傳蒯聵戰禱亦稱曾孫○夏氏曰俾使也無不相率以爲己使

厥士女篚厥玄黃昭我周王天休震動用附我大邑周

成命黜商之定命也篚竹器玄黃色幣也敬奉天之定命故我東征安其士女士女喜周之來篚篚盛其玄黃之幣也仁人孔氏曰太公周召之徒略謀略也俾廣韻曰從也仁人既得則可以敬

明我周王之德者是蓋天休之所震動故民用歸附我大邑周也或曰玄黃大地之色篚厥玄黃者明我周王有天地之德也○此當在其承厥志之下

商人而曰我周王猶夏人曰後我后○陳氏經曰武王爲西伯紂都在東故曰東征○愚謂玄黃天地之德之說當刊

惟爾有神尚克相予以濟兆民無作神羞既戊午師渡孟津癸亥陳于商郊俟天休命甲子昧爽受率其旅若林會于牧野罔有敵于我師前徒倒戈攻于後以北血流漂杵一戎衣天下大定乃反商政政由舊釋箕子

囚封比干墓式商容閭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大
賚于四海而萬姓悅服 休命勝商之命也武王頓兵商郊雍容不迫以待紂師之至而克之史臣謂其會如林者紂衆雖有如林之盛然皆無有肯敵我師之志紂之前徒倒戈反攻其在後之衆以走自相屠戮遂至血流漂杵史臣指其實而言之蓋紂衆離心離德特劫於勢而未敢動耳一旦因武王弔伐之師始乘機投隙奮其怨怒反戈相戮其酷烈遂至如此亦足以見紂積怨于民若是其甚而武王之兵則義聲不待血刃也此所以一破兵甲而天下遂大定乎乃者繼事之辭反紂之虐政由商先王之舊政也式車前橫木有所敬則俯而憑之商容商之賢人閭族居里門也賚予也武王除殘去暴顯忠遂良賑窮賙乏澤及天下天下之人皆心悅而誠服之帝王世紀云殷民言王之於仁人也死者猶表其墓況生者乎王之於賢人也亡者猶散之況其復籍之乎唐孔氏曰是爲悅服之事○此當在囚不幸 纂疏 孟子繹當時戰鬬殘殺之人自踩踐相殺苟子云殺之者非周公之下 倂之下 不是武王殺他乃紂之人商人也武王興兵初無意于殺人觀不愆于六伐七伐乃止齊焉武王之心可見矣○林氏元度曰詩云肆伐大商會朝清明謂雨止清明也○林氏曰雨止之言○蔡氏元度曰詩云肆伐大商會朝清明謂雨止清明也○林氏曰雨止畢陳過論也周師未血刃而商衆自相屠戮如此是即天命去商佑周之驗也天之休命豈不昭然在此哉○陳氏曰先驅商之平民陣後紂之惡貫滿之素深因此易向反攻之○愚謂萬姓悅服總結乃反商政以下數句

釋箕子至賚四海皆反商政之大者大學平天下章不過好惡財用二者與天下爲公而已釋箕子以下好惡與民爲公也民之悅服豈徒悅其散財發粟哉 列爵惟五分土惟三建官惟賢位事惟能重民五教惟食喪祭惇信明義崇德報功垂拱而天下治 列爵惟五公侯伯子男也分土惟三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之三等也建官惟賢不肖者不得進位事惟能不才者不得任五教君臣父子夫婦兄弟長幼五典之教也食以養生喪以送死祭以追遠五教三事所以立人紀而厚風俗聖人之所甚重焉者惇厚也厚其信明其義信義立而天下無不勸之善夫分封有法官使有要五教修而三事舉信義立而官賞行武王于此復何爲哉垂衣拱手而天下自治矣史臣述武王政治之本末言約而事博也如此哉○此當在大邑周之下而上猶有缺文案此篇編簡錯亂先後失序今考正其 纂疏 祖道曰湯武也自別如湯放桀歸來猶做工夫如從諫弗咈改過不吝昧奏不顯旁求俊彥刻盤銘修人紀如此之類不敢少文于後 縱武王伐紂歸來建國分土散財發粟後便只垂拱了且如西旅之獒費了太保許多氣以此見武王做工夫不及湯遠甚先生曰然○王氏曰厚其信使人不趨于詐顯其義使人不徇于利○愚謂所重民食喪祭證以堯曰可見重五教而次以食則日用飲食徧爲爾德否則君不君臣不臣雖有粟吾得而食諸食足矣則繼以慎終之喪報本之祭皆所以感發人之良心維持天下之教化也

今考定武成

惟一月壬辰旁死魄越翼日癸巳王朝步自周于征伐商厎商之罪告于皇天后土所過名山大川曰惟有道曾孫周王發將有大正于商今商王受無道暴殄天物害虐烝民爲天下逋逃主萃淵藪予小子既獲仁人敢祗承上帝以遏亂略華夏蠻貊罔不率俾惟爾有神尚克相予以濟兆民無作神羞既戊午師逾孟津癸亥陳于商郊俟天休命甲子昧爽受率其旅若林會于牧野罔有敵于我師前徒倒戈攻于後以北血流漂杵一戎衣天下大定乃反商政政由舊釋箕子囚封比干墓式商

容閭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大賚于四海而萬姓悅服厥四月哉生明王來自商至于豐乃偃武修文歸馬于華山之陽放牛于桃林之野示天下弗服既生魄庶邦冢君暨百工受命于周丁未祀于周廟邦甸侯衛駿奔走執豆籩越三日庚戌柴望大告武成王若曰嗚呼羣后惟先王建邦啓土公劉克篤前烈至于太王肇基王迹王季其勤王家我文考文王克成厥勳誕膺天命以撫方夏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惟九年大統未集予小子其承厥志恭天成命肆予東征綏厥士女篚厥玄黃昭我周王天休震動用附我大邑周

列爵惟五分土惟三建官惟賢位事惟能重民五教惟食喪祭惇信明義崇德報功垂拱而天下治

案劉氏王氏程子皆有改正次序今參考定讀如此大略集諸家所長獨四月生魄丁未庚戌一節今以上文及漢志日辰推之其序當如此耳疑先儒以王若曰宜繫受命于周之下故以生魄在丁未庚戌之後蓋不知生魄之日諸侯百工雖來請命而武王以未祭祖宗未告天地未敢發命故且命以助祭乃以丁未庚戌祀于郊廟大告武功之成而後始告諸侯上下之交神人之序固如此也劉氏謂予小子其承厥志之下當有缺文以今考之固所宜有而程子從恭天成命以下三十四字屬于其下則已得其一節而用附我大邑周之下劉氏所謂缺文猶當有十數語也蓋武王革命之初撫有區夏宜有退托之辭以示不敢遽當天命而求助于諸侯且以致其交相警勅之意略如湯誥之文不應但止自序其功而已也列爵惟五以下又史官之詞非武王之語讀者詳之

洪範

漢志曰禹治洪水錫洛書法而陳之洪範是也史記武王克殷訪問箕子以天道箕子以洪範陳之案篇內曰而曰汝者箕子告武王之辭意洪範發之于禹箕子推衍增益以成篇數今文古文皆有蓋人君以一身為至極之標準最是不易又須斂是五福所以斂聚五福以為皇極之本又須敬五事順五行厚八政協五紀以結

裏適皇極又須乂三德使事物之按剛柔之辨須區處教合冒猶疑考之于神庶徵驗之於天五福體之於人這是維持這皇極○讀洪範且各還他題目一則五行二則五事三則八政四則五紀五則皇極至其後庶徵五福六極乃權衡聖道而著其驗耳○陳氏大猷曰箕子之陳洪範文王之演易皆當殷之末周之初也

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

商曰祀周曰年此曰祀者因箕子之辭也箕子嘗言商其淪喪我罔為臣僕史記亦載箕子陳洪範之後武王封于朝鮮而不臣也蓋箕子不可臣武王亦遂其志而不傳則天下無可傳者矣故為箕子之道者傳道則可仕則不可而曷為為箕子之道者傳道則可仕則不可以是道畀之禹傳至于我不可使自我而絕以武王而不傳則天下無可傳者矣故為箕子之道者傳道則可仕則不可

纂疏

柯國材言武王伐殷序謂十有一年書謂十有三年序不足憑洪範謂十有三祀則十三年明矣必是當年初克商便釋箕子囚而問之若十一年釋了十三年方問他不應如此遲遲此說有理○孔氏曰箕子稱祀不忘本○陳氏經曰稱祀者存商之舊見箕子義當不屈也稱訪者就而見不敢屈而致見武王義當有所屈其尊德樂道不如是不足與有為也○愚謂不臣周所以正萬世君臣之大法歟○蔡西山元定言洪範說其辭多祖述之餘見後

天陰騭下民相協厥居我不知其彝倫攸敘

乃言者難辭重其問通志堂

王乃言曰嗚呼箕子惟

二千〇九十

也箕子稱蒼昊哲者方歸自商未新封爵也隲定協合彝常倫理也所謂秉彝人倫也武王之問蓋曰天于冥冥之中默有以安定其民輔相保合其居止而我不知其彝倫之所以敘者如何也〔纂疏〕愚案爾雅隲升也升之訓優于定如躋民仁壽之意乃天之所敘也斯民之生其上棟下宇羣居聚處是孰使之然哉天意之陰隲默相蓋存乎其間而常理即寓乎其間理雖高出乎無極太極之表而其實不離乎日用常行之間武王于陰隲相協而繼以彝倫之所以敘攸攸者所也即所以然之意武王其默識之矣姑退託于不知以問耳箕子乃言曰我聞在昔鯀陻洪水汩陳其五行帝乃震怒不畀洪範九疇彝倫攸斁鯀則殛死禹乃嗣興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彝倫攸敘〔纂疏〕乃言重其荅也陻塞汩亂陳列畀與洪大範法疇類斁敗錫賜也帝以主宰言天以理言也洪範九疇原出於天鯀逆水性汩陳五行故帝震怒不以與之此彝倫之所以敗也禹順水之性地平天成故天出書于洛禹別之以為洪範九疇此彝倫之所以敘也彝倫之敘即九疇之所敘者也案孔氏曰天與禹神龜負文而出列於背有數至九禹遂因而第之以成九類曷言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蓋洽水功成洛龜呈瑞如簡韶夫而鳳儀春秋成而麟至亦其理也世傳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為肩六八為足即洛書之數也〔纂疏〕便使而今天錫洛書若非天啓其心亦無人理會得〇鯀禹皆治水天不開發鯀禹開發禹

故言畀不畀要之洛書天下之至理鯀不順是理自無可得之道禹順是理自有可得之道畀不畀一歸之天者特言理之至公無私耳〇問鯀既殛禹又委質如何曰蓋前人之愆問非顯父之惡否曰且如今人其父打碎人一件家事其子買來填還此豈是顯父之惡〇劉氏歆曰河圖洛書相為經緯八卦九章相為表裏〇蘇氏洵曰五行一疇耳一汩而九不畀蓋五行綱九疇目綱壞而目廢也〇呂氏曰洪水陻而五行汩便見五行一源以堯舜之時法度彰禮樂著彝倫何嘗戮此只就鯀身上說自戮一身之彝倫耳〇史氏曰劉歆以初一曰至威用六極六十五字皆洛書本文豈知洛之所出者其數也禹之所敘者今之九疇也箕子所陳洪範則九疇之義疏也〇陳氏曰彝倫天下自然之理也聖人推之天下則為彝倫勒之於書則為洪範〇真氏曰龜所負者數耳大禹心與天通見其數而知其理因次之以為九類即今九疇是也〇思謂帝即天也天者理而已水五行之首鯀乃陻之一行汩而餘皆汩是逆理而獲罪于天故天不畀以九疇謂洛不為之出書也且天錫禹九疇即洛出書也有洛書之九數自禹則之則為洪範之九疇推道之大原出於天故謂之天錫禹耳初一曰五行次二曰敬用五事次三曰農用八政次四曰協用五紀次五曰建用皇極次六曰乂用三德次七曰明用稽疑次八曰念用庶徵次九曰嚮用五福威用六極〔此九疇之綱也在天惟五行在人惟五事以五事參五行天人合矣八政者人之所以因乎天五紀者天之所

以示乎人皇極者君之所以建極也三德者治之所以應變也稽疑者以人而聽于天也庶徵者推天而徵之人也福極者人感而天應也五事曰敬所以誠身也八政曰農所以厚生也五紀曰協所以合天也皇極曰建所以立極也三德曰乂所以治民也稽疑曰明所以辨惑也庶徵曰念所以省驗也五福曰嚮所以勸也六極曰威所以懲也五行不言用無適而非用也皇極不言數非可以數明也本之以五行敝之以五事厚之以八政協之以五紀皇極之所以建也又之以三德明之以稽疑驗之以庶徵勸懲之以福極皇極之所以行也人君治天下之法是孰有加於此哉

【纂疏】

問洪範諸事一書只是箇八政而已○洛書本文只有四十五點斑圌云六十五字皆洛書本文此未是蓋皆以天道人事參互言之五行最急故第一五事參之于身故第二一身既修可推之于政故八政次之政既成又驗之于天道故五紀次之又繼之皇極居五蓋能推五行敬五事厚八政修五紀乃所以建極也六三德是皇極之權人君所當用五福所威用六極○初一次二此讀音豆也全讀是以一本文皆為句讀不明也○五氣運行而人稟之以成形於是有五事故次二曰敬用五事用者人所有事也凡用皆主人君而言○德雖應變無方而事有非人謀所能決者故當謀之龜筮○民之有福君所當嚮民之有極君所當威孔氏曰此以上禹所第敘一五行以下箕子所陳○陳氏大猷曰五氣運行于天地間未嘗停息故曰五行○真氏曰五行者天之所生以養乎人者也其氣

運於天而不息其材用於世而不匱其理則賦於人而為五常以天道言莫大於此故居九疇之首五事天之所賦而具於人者貌之恭至思之睿皆形色中天性之本然也必以敬用之則能保其本然之性不以敬用之則貌慢言愆視聽昏蔇思慮相淺而本然之性喪矣五者治心治身之要以人事言莫切於此故居五行之次○張氏曰九疇雖多人君所守惟在敬用五事心敬則貌言視聽思慮於肅乂哲謀聖其精神所運上而五行下而福極無不得其所洪範之要在於敬而已○愚案無垢之說惜不貫五事歸皇極蓋建用皇極為九疇之宗主而敬用五事乃建用皇極之本根敬以用五事則身修而極建而天人之道備矣不敬以用五事則身不修而極不建而天人之道乖失之矣此九疇之極在皇極而皇極之要又在敬之一字也自歲至曆數五者如綱之有紀天時所以相維者也故曰五紀民政既舉則欽天授民有不可後推步占驗以人合天故五紀居八政之次庶徵驗吾之得失於民也五事之得失極之所以建不建也何從而驗之觀諸天而已雨暘寒燠風皆時建極之驗也五者恒而不時不極之驗也此人君所當念念省察者也皇極建則舉世蒙其澤而五福應之此君所當嚮用以為勸者極不建則舉世蒙其禍而六極隨之此君所當威用以為懲者也嚮與威蓋君心所畏慕而競業以制生民之命者故以福極終焉○蘇氏曰威畏也古畏威通用○張[illegible]曰福極之柄以人主論之則在天以民論之則在人主○徽菴程氏九疇圖說曰朱子曰洛書九數而五居中洪範九疇而皇極居五順五行敷五事以修其身厚八政協五紀以齊其政皇極之所以立也又謂成就此極權之以三德審之以卜筮驗其休咎於天考其禍福於人皇極之所以行也又謂維持此極竊謂在天為五行言其所自然在人為五事言其所當然厚乎人而為八政

言其利不言其弊古乎天而爲五紀言其常不言其變序其目於皇極之先者皆皇極之本也皇極建則人之以三德而威福玉食出於上否則三德失其宜而威福玉食移於下矣皇極建則明之以稽疑而龜筮臣民從之而吉否則稽疑有不審而龜筮臣民逆之而凶矣皇極建則肅乂哲謀聖而卿士師尹舉其職庶民遂其生五氣順而四時和否則狂僭豫急蒙而卿士師尹失其職庶民傷其生五氣戾而四時舛矣皇極建則斂五福以錫民爲壽富康寧好德考終命否則斂六極以屬民爲凶短折疾憂貧惡弱矣序其目於皇極之後者皆皇極之驗也本之前四疇以立其體至嚴至密而無一毫之或失驗之後四疇以達其用至寬至廣而無一物之或遺信乎天子作民父母以爲天下王可以參天地而贊化育矣此大禹則龜文以敘九疇箕子本禹疇以陳洪範必以皇極爲天地人之宗主歟

一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潤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從革土爰稼穡潤下作鹹炎上作苦曲直作酸從革作辛稼穡作甘

此下九疇之目也水火木金土者五行之生序也天一生水地二生火天三生木地四生金天五生土者五行之體水最微爲一火漸著爲二木形實爲三金體固爲四土質大爲五潤下炎上曲直從革以性言也稼穡以德言也潤下者潤而又下也炎上者炎而又上也曲直者曲而又直也從革者從而又革也稼穡者稼而又穡也稼穡獨以德言者上兼五行無正位無成性而其生之德莫盛于稼穡故以稼穡言也稼穡不可曰曰而曰爰爰于也于是稼穡而已非所以名也作爲也鹹苦酸辛甘者五行之味也五行有聲色氣味而獨言味者以其切於民用也〔纂疏〕革從從所鍛制革又可革而爲他而其堅剛之質依舊自在故與曲直等皆成雙字炎上上字當去聲潤下下字當去聲○金一從一革互相變而體不變且如銀打一盞便是從所鍛制革又可革而爲他而其堅剛之質依舊自在這物事所以云體不變○或曰百果多酸雖甘者至乾壞亦無不酸○孔氏曰種曰稼斂曰穡○唐孔氏曰六府以土穀爲二五行以土穀合爲一○徽菴程氏曰五行者八疇之體八疇者五行之用水陽稱火陰稱木陽盛金陰盛土沖氣以質而語其生之序也造物之初一濕一燥濕之流爲水燥之燃爲火濕之融爲木燥之凝爲金其融結爲土自輕清而重濁先天之五行其體也四時主相生六府主相尅後天之五行其用也其體對立其用循環○蘇氏曰潤下至稼穡皆其德也水潤下則能生物故水以潤下爲德火炎上則能熟物故火以炎上爲德木不曲直不能棟宇故木以曲直爲德金不變化不能成器故金以從革爲德土無所不用不可以一德名而其德盛於稼穡不曰曰而曰爰爰於也曰者所以名之也土無成名無專氣無定位故曰于此稼穡而非所以名之也○愚案蔡氏於稼穡獨以德言德字本蘇氏而上四者以性言則不本蘇氏遂覺德字突兀西山于此云土之性不可以一二名而其用盛于稼穡稼穡所以養民也却不用德字○陳氏經曰洪範所言則五行生數必得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成之然後陰陽各有匹配然五行之生一二三四五亦未始無其序蓋有生於無著生于微自無而有自微而著五行之體水爲至微自無而始入有者也火則漸著故火次水木則性實故次于火金則體固故次于木土則

質廣大故次于金○夏氏曰五味必言作者水之發源未始鹹淡而至海凝結既久而鹹之味成則鹹者潤下之所作火之始炎未始苦炎炎不已焦灼既久而苦之味成則苦者炎上之所作餘放此○陳氏大猷曰物之生其初皆爲水其終皆爲土

言三曰視四曰聽五曰思貌曰恭言曰從視曰明聽曰聰思曰睿恭作乂明作哲聰作謀睿作聖

貌言視聽思者五事之敘也貌澤水也言揚火也視散木也聽收金也思通土也亦人事發見先後之敘人始生則形色具矣既生則聲音發矣既言而後能視而後能聽而後能思也恭從明聰睿者五事之德也恭者敬也從者順也明者無不見也聰者無不聞也睿者通乎微也書乂哲謀聖者五德之用也書者嚴整也人者條理也哲者智也謀者度也聖者無不通也

《纂疏》貌言視聽思皆以次第相屬問貌如何火○曾見吳人傑說得順他云貌是木言是火視是木聽是金思是土將庶徵來說便都順問貌如何是水曰貌濕潤底便是肅時雨若洪範是五行之書看得他都是以類配○恭作肅恭屬水水有細潤意思人之舉動亦欲細潤聰作謀謀屬金金有靜密意思人之爲謀亦貴靜密○自外而言之則貌外於言自內而言之則聽內於視自貌言視聽言之則思所以爲主於內故曰貌曰言曰視曰聽曰思彌遠者彌外彌近者彌內此其次序也○五事以思爲主不可見而行乎四者之間者也然探有之漸必自其可見而爲之○問老蘇洪範論不取五行傳東坡以爲五行傳不可廢既廢則後世有忽天之心曰漢儒也穿鑿如五事一事錯則皆錯如何却云聽之不聰則某事應貌之不恭則某事應○唐孔氏曰洪範五行傳曰貌屬木言屬金視屬火聽屬水思屬土伏生之書也蓋木有華葉之容故貌屬木火外觀故視屬火水內明故聽屬水土安靜而萬物生心思慮而萬事成故思屬土○蘇氏洵曰經之次第五行以生數至于五事求之五行則相克何也從五常斯與相克合矣木性仁而事貌金性義而事言火性禮而事視水性智而事聽土性信而事思仁或失于弱故以義斷之義或失于剛故以禮節之禮或失于拘故以智通之智或失于詐故以信正之五常次第所以然五事從之所以亦然○蘇氏轍曰人身蓄爲五藏發爲五事以應五行脾之發爲貌而主土肺之發爲言而主金肝之發爲視而主木腎之發爲聽而主水心之發爲思而主火黃帝以來醫者捨此無以治病漢儒以言爲金聽爲水得之矣餘則不合○徵菴程氏曰人之始生精與氣耳精之凝爲貌氣之出爲言精之顯爲視氣之藏爲聽其主宰爲思洪範五事配五行與素問五行傳不合自西京以來說者不一幸台傅會莫能相通千有餘年至黃勉齋而後定其言曰配與屬不同配者比並之謂屬者管屬之謂嘗得其說而推之配者對峙而爲體循易之先天卦圖也屬者流行而爲用猶易之後天卦圖也洪範之五事配水火木金土乃先天之五事言其體也黃帝素問書以脾屬土而主貌肺屬金而主言肝屬木而主視腎屬水而主聽心屬火而主思屬土金木水火而相生伏生五行傳以貌之蔚茂而屬木言之斷制而屬金視之外明而屬火聽之內明而屬水思爲心之官而屬土屬木金火水土而相對乃後天之五事言其用也配者爲體屬者爲用配與屬不相妨體與用不相悖千古之疑於是判矣愚案素問言相生亦有不合木易置乃可五行傳言相克亦與六府之序自上克下者不同

乃自下克上耳○李氏杞曰曰者自然之理作者用力充致之效亦與水曰潤下作鹹相類貌之必恭以至思之必睿有物必有則也作肅以至作聖此修身之極功聖人而後可以踐形也○愚謂五事皆當以敬用之能以敬爲主則物循其則而貌言視聽思皆能盡性以踐形恭從明聰睿充而極于肅乂哲謀聖不以敬爲主則物失其則性不盡而無以踐形矣盡性踐形之學實乎內外夾持五事固以思爲重而思必以貌言視聽爲先貌言視聽在外而可見者思在內而不可見者也於外而可見者先致持守之功則百體各職其職于內而不可見者復致操存之力則百體貫通內外夾持修身之功庶其無滲漏乎又案五事以思爲終四勿不言思眞氏曰勿云者正指思而言乃人心所以爲主而勝私復禮之機也或曰動兼貌與思而言貌是動于外思是動于內引程子動箴誠之于思守之于爲以證之愚以爲五事自五事四勿自四勿不必牽合強說也

二曰貨三曰祀四曰司空五曰司徒六曰司寇七曰賓八曰師　食者民之所急貨者民之所資故食爲首而貨次之食貨所以養生也祭祀所以報本也司空掌土所以安其居也司徒掌教所以成其性也司寇掌禁所以治其姦也賓者禮諸侯遠人所以往來交際也師者除殘禁暴也兵非聖人之得已故居末也　纂疏　陳氏經曰或言孔氏大猷曰八政以緩急爲序民可百年無貨不可一朝有飢養生莫急于食而貨次之養生矣當事死報本故次祀然皆貴安居故次司空不可逸居無教故次司徒教不從而刑之刑以弼教故次司寇內治舉而後外治興故次賓師賓諸侯而或不庭則不得已征之故師終焉○吕氏曰玄

食足則敎以祀所以報本反始敎已行乎其中矣司寇以上皆內治賓師寫外治○徽菴程氏曰食貨與土亦出於五行皇極之政必先有司三卿率庶官以理其政者也

四曰紀一曰歲二曰月三曰日四曰星辰五曰曆數　歲者序四時也月者定晦朔也日者正躔度也星經星緯星也辰日月所會十二次也曆數者占步之法所以紀歲月日星辰也　纂疏　孔氏曰歲所以紀一月日紀一日二十八宿迭見以敎氣節十二辰以紀日月所會曆數節氣之度以爲曆敬授民時○唐孔氏曰五者爲天時之經紀也○陳氏曰五紀即堯典羲和所掌者○徽菴程氏曰五紀四經而一緯五氣順布四時行焉歲日月星辰經也曆數者推步歲日月星辰之數以爲曆者也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緯也與庶徵相通而不同彼以證王與卿士師尹庶民之得失此特主于授時○愚案蔡傳謂日者正躔度也當云日者正甲乙也星辰方是正躔度

庶民惟時厥庶民于汝極錫汝保極皇建其有極斂時五福用敷錫厥　名中立而四方之所取正焉者也言人君當盡人倫之至語父子則極其親而天下之爲父子者于此取則焉語夫婦則極其別而天下之爲夫婦者于此取則焉語兄弟則極其友而天下之爲兄弟者于此取則焉一言一動之發無不極其義理之當然而無一毫過不及之差則極建矣極者福之本福者極之效極之所集也人君集福于上非厚其身而已用敷其福以與庶民使人人觀感而化所謂敷錫也當時之民亦皆于君之極與

一千二百廿五

之保守不敢失墜所謂錫保也言

皇極君民所以相與者如此也　僞

爲大中而諸儒皆但其說乎獨以經

皇者君之稱也極者至極之義標準

爲者也故以極爲在中之準的則可

眷棟之爲屋極其義皆外此禮所謂

尤近顧令之說者既誤于此而并失于彼是以其說展轉迷謬而終不能以自

明也即如蔡說姑亦無問其他但即經文而讀皇爲大讀極爲中則夫所謂惟

大作中大則受之爲何等語乎今以平說推之則人君以卽然之身履至尊之

位四方輻輳面內而環向之自東而望者不過此

而北也此天下之至中必有天下之絶德而後可以立

至極之標準故必順五行敬五事以修其身厚八政協五紀以齊其政然後至

極之標準卓然有以立乎天下之至中使夫面內而環觀者莫不于是而取則

爲語其仁則極天下之仁而天下之孝

而天下之爲仁者莫能加也語其孝則極天下之孝

卜筮驗其休咎于天考其禍福于人如挈裘領豈有二毫之不爾哉此洛書之

數所以雖始于一終于九而必以五居其中洪範之疇所以雖本于五行究于

福極而必以皇極爲之主也若箕子之言曰皇建其有極者言人君以其一身

立至極之標準于天下也敘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者言人君能建其極則爲

五福之所聚而又有以使民觀感而化焉則是又能布此福而與其民也惟時

厥庶民于汝極錫汝保極者言民視君以爲至極之標準而從其化則是復以

此福還錫其君而使之長爲至極之標準也○今人將皇極作大中解都不是

皇是君極是人君建一箇表儀于上則五福備具推以與民民皆從其表儀及

相與保其表儀下文凡厥庶民以下言人君建此表儀又須知天下有許多名

色人須逐一一做道理區處着始得于是有念之受之錫之之類隨其人而

區處之是建立一箇表儀後又有廣大含容區處周徧底意思無偏無陂以下

只是反覆歌詠若細碎解都不成道理○皇指人君極指君身爲天下做箇樣

子但緣聖人做得樣子高大人所難及而不可以此盡律天下之人故雖不協

極者君亦受之自言好德者亦錫之福○皇極不可以大中訓之只是前面五

行五事八政五紀都載在人君之身包括盡了五行是發源處五事是操持處

八政是修人事五紀是順天道就中以五事爲主視明聽聰便能建極三德亦

只是就此道理上爲之權衡或放高或捺下是人事盡了稽疑又以卜筮參之

若能建極則驗之于天皆爲休徵推之于人皆享五福不能建極則在天爲咎

證在人爲六極其實都在人君身上又不過敬用五事而已此即篤恭而天下

平之意以是觀之人君所任豈不重哉如此則九疇方貫通爲一若以大中言

之則九疇散而無統○極有湊會之義所謂三十輻共一轂斂福錫民聖人

亦豈別有福以錫之只取則于此各正其身故又有五事之說若以皇極爲大中則與五事

不相干漢儒如谷永書建大中正五事猶相通說○極盡也先生指香卓四邊

盡處是極所以謂之四極四邊視中央中央是極也如屋之極極高之處四邊

到此盡了去不得故謂之極宸極亦然皇有訓大處推皇極之皇不可訓大空

只當作君所以說遵王之義遵王之路直說到後面以爲天下王其意可見蓋

皇字下從王○自皇建其有極以下是總說人君正心修身立大中至正之標

準以觀天下而天下化之之義無偏無陂以下乃是反覆贊嘆正說皇極體段

曰皇極之敷言以下是推本結般一章之大意○林氏曰皇極居中可以包括上下○馮氏當可曰皇極居中上總下貫與八疇爲九○徽菴程氏曰皇極者九疇之樞紐五行之統會○愚謂五行之統會者五居中圖合五行之數而極者仁義禮智信之至五性亦合五行之理統會之也皇建其有極者君尊爲天子德爲聖人能建實有之極以爲天下標準也有極當借無極對觀自至理之實有言之曰有極斂時五福五福五福即第九疇之五福九疇雖至五福而終福哉錫汝保極蔡西山曰民享君之福所以歸下君之極而與君保此極也九峰蓋用父說而略師說辨中不免析錫汝與保極爲三義然語錄一條又與蔡說合

凡厥庶民無有淫朋人無有比德惟皇作極 淫朋邪有位之人比德私相比附也言庶民與有位之人而無淫朋比德者惟君爲之極而使之有所取正耳重言君不可以不建極也〈纂疏〉所以能有是德者皆君之德有以爲其至極之標準也辨○愚案書之知人安民詩之宜民實人皆以人爲有位者民爲下民此亦當然證之三德曰人用側頗僻民用僭忒可見辨單言民大約言之耳民人所以然惟以君建極故也作有扶植振起之意建立作與大略相似不建不作則斯道廢墜矣 **凡厥庶民有猷有爲有守汝則念之不協于極不罹于咎皇則受之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時人斯其惟皇之極** 此言庶民也有猷有謀慮者有爲有施設者有守有操守者是三者君之所當念也念之者不忘之也帝念哉之念不協于極未合于善也不罹于咎不陷于惡也未合于善不陷于惡所謂中人也進之則可與爲善棄之則流于惡君之所當受也受之者不拒之也歸斯受之之受念之受之隨其才而輕重以成就之也見於外而有安和之色發于中而有好德之言汝于是則錫之以福而是人斯其惟皇之極矣福者爵祿之謂或曰錫福即上文斂福錫民之福非自外來也曰祿亦福也上文指福之全體而言此則爲福之一端而發苟謂非祿之福則于下文于其無好德汝雖錫之福其作汝用咎爲不通矣〈纂疏〉凡厥庶民至受之者言君既立極于上而下之從化或念之而不忘其或未能盡合而未底乎大戾者亦當受之而不拒也而康而色至之極者言夫人有能革面從君而以好德自名則雖未必出于中心之實人君亦當因其自名而與之以善則是人者亦得以君爲極而勉其至也辨○孔氏曰汝當安汝顏色以謙下人又曰我所好者德汝即與之爵祿有爲之士使進其所行○王氏曰載色載笑匪怒伊教康色之謂也○愚案而康而色辨傳皆作民言于兩而字未協而汝也蓋依孔注皆指武王言汝康和汝色俯就誘被之則人感發無隱于君曰我所好在德則君迎其善意而錫之福蓋攸好德爲五福之一實福之本也 **無虐煢獨而畏高明** 煢獨庶民之至微者有善則當勸勉之有位之尊顯者有不善則當懲戒之此結上章而起下章之義〈纂疏〉孔氏曰煢單無兄弟獨無子○愚謂煢獨如此者而言庶民言高明如云高明之家指人言 **人之有能**

有爲使羞其行而邦其昌凡厥正人既富方穀汝弗能使有好于而家時人斯其辜于其無好德汝雖錫之福作汝用咎此言有位者也有能有才智者羞進也使進其行則官使者皆賢才而邦國昌盛矣正人者在官之人如康誥所謂惟厥正人者富祿之也穀善也在官之人有祿可位然後可責其爲善廉祿不繼衣食不給不能使其和好于而家則是人將陷于罪戾矣于其不好德之人而與之以祿則爲汝用咎惡之人也此言祿以與賢不可及惡德也必富之而後責其善者聖人設教欲中人以上皆可能也纂疏無虐至其昌者言君之于民一視同仁凡有才能皆使進善則人才衆多而國賴以興也凡厥正人至用咎者言君之凡欲正人者必先有以富之然後可以納之于善不能使之有賴于其家則此人必將陷于不義至于無有好德之心而後始欲教之以修身勸之以求福則已無及于事而其起以報汝惟有惡而無善矣蓋人之氣稟或清或濁或純或駁有不可一律齊者是以聖人所以立極于上者至嚴至密而所以引接乎下者至寬至廣雖彼之所以化于此者淺深遲速其效或有不同而吾之所以應于彼者長養涵育其心未嘗不一也辨疑正人以下字只是中常之人此等人須是富方可與爲善與無常產而有常心者異案此條與辨庶正人以爲官之長者爲安于人民之分及上下文理皆協汝則錫之福汝雖錫之福二福字以當與斂時五福一樣說蔡氏蓋用孔注爵祿之說也作汝用咎辨外添一報字蔡傳較優無好德則福之本已撥君雖錫之彼無以受之矣此疇首言建極

錫福皆爲民言至此則錫之福雖錫之逼皆爲有位之人言然下此三四節首以庶民與人對言繼而念之受之爲民言也則錫雖錫爲人言也雖若雜舉而實有條理大意欲君于建極之餘于民則隨才以成之于有位之人則隨才而篤之不特斂福以錫庶民且錫福于有位之人也使羞其行孔注行如字徐去聲

無偏無陂遵王之義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會其有極歸其有極偏不中也陂不平也作好作惡好惡加之意也黨不公也反倍常也側不正也偏陂好惡已私之生于心也偏黨反側已私之見于事也王之義王之道王之路皇極之所由行也蕩蕩廣遠也平平平易也正直不偏邪也皇極正大之體也遵義遵道遵路會其極也會者合而來也歸者來而至也此章蓋詩之體所以使人吟咏而得其情性者也夫歌詠以叶其音反復以致其義哉之以私而懲創其邪思訓之以極而感發其善性諷詠之間恍然而悟悠然而得忘其傾斜狹小之念達乎公平廣大之理人欲消熄天理流行會極歸極有不知其所以然而然者其功用深切與詩教同一機而尤要者也後世此意不傳皇極之道其不明于天下也宜哉纂疏而會歸乎至極之標準也蓋偏陂好惡者已私之生于心者也偏黨反側者已私之見于事者也王之義王之道王之路上之化也所謂皇極者也遵義遵道遵路方會其極也蕩蕩平平正直則已歸于

千一百八十

極矣新○會歸字無其異義只是重疊言之與既言無偏無黨又言無黨無偏無別說也○呂氏曰此章只是反覆吟詠皇極會如會聚歸如歸宿有會然後有歸○陳氏大猷曰此承上文言君能作成人故人皆趨極以申前凡厥庶民惟皇作極與斯其惟皇之極之意○愚謂六王字即指皇極之君義路道即指皇極互辭協韻耳遵循有不敢違之意至王道蕩蕩三句則自合乎王道無事于遵矣會合于君所建之有極結遵義六句歸宿于君所建之有極結蕩蕩六句二有極字與章首皇建其有極之極相應實有之極亦君民同有之極也

曰皇極之敷言是彝是訓于帝其訓 曰起語辭敷言上文敷衍之言也言人君以極之理而反復推言人

陳氏經曰皇極以體常三德以盡變○林氏曰正直即王道正直是也不剛不柔爲正直中德也剛克謂柔勝剛一于剛則失之亢從而沉潛之蓋抑其過而歸于中一于柔則失之懦從而高明之蓋引其不及而歸于中○愚案下二克字欠通蔡云習俗之偏以強變言氣稟之過以沉潛高明言○徽菴程氏曰三德一經而四權正直之用一經也剛柔之過以沉潛高明言之其二教之自治也○又曰此疇柔克水木也正直土也剛克火金也

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臣無有作福作威玉食

福威者上之所以御下玉食者下之所以奉上也曰惟辟者戒其權不可下移曰無有者戒其臣不可上僭也

【纂疏】唐氏聖任曰以德行權則威福不下移○林氏曰三者人主之利勢所操以用天下之不移也○陳氏經曰二德之用莫易于正直莫難于剛柔君道主剛剛之失其過小柔之失其過大故又言威福玉食之柄在君雖恐失之柔而柄下移如漢元成也

臣之有作福作威玉食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人用側頗僻民用僭忒

頗不平也僻不公也僭踰忒過也臣而僭上之權則大夫必害于而家諸侯必凶于而國有位者固側頗僻而不安其分小民者亦僭忒而踰越其常甚至只人臣僭上之惠如此

【纂疏】愚謂此所謂臣大臣也大臣僭天子則次而邦君次而大夫次而小臣次而庶民皆效而僭踰無一安其分者夫皇極立本者無私而後能傳著龜之意必擇是人而建立之然後使之卜筮也

卜筮人乃命卜筮

稽考也有所疑則卜筮以考之龜曰卜蓍曰筮蓍龜者至公無私故能紹天之明卜筮者亦必至公此所以洗心齋戒以聽天命而無所容其心也擇建立卜筮人者非其人則不可非其職則不專必得其人而立之然後乃可命之卜筮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非細事也

【纂疏】西山蔡氏曰皇極之君以人謀未免乎有心有心未免乎有私

曰雨曰霽曰蒙曰驛曰克

此卜兆也雨者如雨其兆爲水霽者開霽其兆爲火蒙者蒙昧其兆爲木驛者絡驛不屬其兆爲金克者交錯有相勝之意其兆爲土

【纂疏】筮短龜長者龜惟鑽灼之易而筮有扐揲之煩龜兆一灼便成亦有自然之易洪範十五即龜用二即蓍雨霽蒙驛克即是五行山是也又有以遇卦爲貞之卦爲悔國語貞屯悔豫皆八是也

曰貞曰悔

此占卦也內卦爲貞外卦爲悔左傳蠱之貞風其悔則正卦爲貞外卦爲悔如八卦之變則純卦一爲貞變卦七爲悔曰是如此○問內卦爲貞外卦爲悔曰貞是正底便是體悔是過底動則有悔又問一貞八悔曰如乾之大大有大壯小畜需大畜泰內體皆乾是一貞外體八卦是八悔餘放此○貞訓正事方正如此悔吝皆是事過後方有內卦之占是事正如此外卦之占是已如此二字有終始之意○西山蔡氏曰內卦曰貞貞者事之幹也外卦曰悔悔者生乎動也六爻不動以內卦爲貞外卦爲悔見左傳蠱之貞風

也其悔山也有動爻者以遇卦爲貞之卦爲悔見國語貞也悔豫皆八是也 凡七十五占用二衍忒 凡七

雨霽蒙驛克也貞悔也十五雨霽蒙驛克也占人事之過差也 〔纂疏〕忒是差錯了○鄭玄曰忒變也○陳氏大猷曰七者卜筮之大凡而其變貞悔也衍推忒過也所以推人事之變如老陽變陰老陰變陽一卦變爲六十四卦六十四卦變爲四千九十六卦之變在經兆之體百有二十其頌千有二百體之類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其變無終窮 立則無窮皆當推衍以極其變卜筮之占則從二人之言 凡卜筮必立三人以相色墨拆方功義弓之類筮之變如

時人作卜筮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 凡卜筮必立三人以相參考舊說卜有玉兆瓦兆原兆筮有連山歸藏周易〔纂疏〕唐孔氏曰三人從二善鈞從衆也卜者非是謂之三人非三十筮也筮各有三人如金縢乃卜三龜儀禮士喪卜葬占者三人周禮太卜掌三兆之法杜注玉兆顓帝之兆瓦兆堯之兆原兆周之兆○西山曰知舊說非是者禹敘洛書時未有原兆周易也○徽菴曰皇極雖建不敢自是國有大事必諸人謀鬼謀以決其疑人謀本陰陽五行之理鬼謀則以陰陽五行之象數參之一從一逆可以驗其得失矣然猶疑以卜筮爲重而龜爲尤重也 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從庶民從是之謂大同身其康彊子孫其逢吉汝則從龜從筮從卿

士逆庶民逆吉卿士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庶民逆吉庶民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卿士逆吉卿士逆庶民逆吉作內吉作外凶龜筮共違于人用靜吉用作凶 稽疑以龜筮爲重人與龜筮皆從是之謂大同固吉也一人從而龜筮不違者亦吉龜從筮逆則可作內不可作外也然有龜從筮逆而無筮從龜逆者龜尤聖人所重也故禮記大事卜小事筮傳謂筮短龜長是也自夫子贊易極著蓍卦之德著重而龜書不傳云 〔纂疏〕陳氏大猷曰謀及卜筮處末者占法先蔽志後命于龜也心者人之神明其虛靈知覺無異鬼神著龜雖靈不踰于人故必以人謀爲主然鬼神無心而人有欲人之謀慮未必能盡無適莫之私故又以龜筮爲重○張氏曰決疑主于蓍龜故進于卿士庶民之上龜筮從而臣民逆亦吉者以我心與鬼神合也我與民雖逆而亦吉者以庶民與龜筮同也我與卿士逆而亦吉者以卿士與龜筮同也○王氏曰周官有大事衆庶得至外朝與羣臣以序進而天子親問焉○高氏曰有心未若無心之爲公有情未若無情之爲信故盤庚遷都成王東征皆以卜筮爲主又曰舜之禪禹朕志先定詢謀僉同龜筮協從此大同也故卜世卜年卒過其曆○呂氏曰五者之中三從二逆從之理多吉之所在也然三從之中必龜筮之從乃可蓋龜筮無心既已皆從卿士庶民或別

有私心未可知也如盤庚遷都心已無疑卜稽如台獨臣民不欲遷何妨于吉汝與民逆而吉者如周公東征王既不知周公民又不靖惟在朝大臣及卜筮從故亦吉也○林氏曰卜筮天所示也人事盡而後可以求之天故必皇極建三德又至于有疑然後盡人謀而斷之卜筮苟人事不盡而惟卜筮是拘雖吉何補故稽疑必在皇極三德之後不可躐語也

八庶徵曰雨曰暘曰燠曰寒曰風曰時五者來備各以其敘庶草蕃廡

徵驗也庶豐茂所驗者非一故謂之庶徵雨暘燠寒風各以時至故曰時也備者無缺少也序者應節候也五者備而不失其序庶草且蕃廡矣則其他可知也雨屬水暘屬火燠屬木寒屬金風屬土吳仁傑曰易以坎爲水北方之卦也又曰雨以潤之則雨爲水矣離爲火南方之卦也又曰日以烜之則暘爲火矣小明之詩首章云我征徂西二月初吉三章云昔我往矣日月方燠夫以二月爲燠則燠之爲春爲木明矣漢志引狐突金寒之言則寒之爲秋爲金明矣又案稽疑以雨屬水暘之爲火類例抑又甚明蓋五行乃生數自然之敘五事則本于五行庶徵則本于五事其條理次第相爲貫通有秩然而不可紊也

蔡疏　問八庶徵曰時林氏取蔡氏元度說謂是歲月日之時自五者來亂者也

蔡疏　備以下所以申言雨暘寒燠風之義自王省惟歲而下所以申言曰時之義切謂此時字當如孔氏五者各以其時之說爲長林氏徒見時字與雨暘等並列爲六遂以此時字爲贅古人之言如此類者多如仁義禮智是爲四端加一信字則爲五常非仁義禮智外別有所謂信也時之在庶徵猶信之在五常如何先生曰林氏說只與古說無異但謂有以歲而論其時與不時者有以日而論其時與不時者可更推之○舊說謂五者以時至但下文休徵爲時咎徵爲恒下應獨舉休徵且方曰庶徵何得遽言時邪○問吳斗南說如何曰舊謂雨屬水暘屬金燠屬火寒屬水與五行相配皆錯亂了雨只屬水自分曉怎生屬得木問寒如何屬金曰他引金寒之證甚佳又曰貌言視聽思皆只以次第相屬○林氏曰雨與暘對燠與寒對風行四者之間○陳氏大猷曰陰陽之氣交則蒸而成雨散則開而成暘陰退陽進則成燠陽退陰進則成寒陰陽吹扇則成風風雨暘風則遊氣之聚散飛揚者爲之燠寒則二氣之循環往來者爲之備謂皆有而不缺敘謂應期而不亂○陳氏曰燠熱涼寒四時之氣也雨暘風佐四時之氣以生育者也止言燠寒者燠者熱之始寒者涼之極也○徵菴曰庶徵之目六有氣與候之分雨暘燠寒風五行之氣也時五行之候也五者來備以下言庶徵之氣時謂歲月日時之時王省惟歲以下言庶徵之候氣以驗皇極之得失候則併驗卿士師尹庶民之得失也一得一失有則俱有氣候之以類應者亦如之不必如漢儒五行志半不著徵菴本林氏說以氣候分之其論遂闕大該貫然孔說亦當存之雨暘燠寒吳氏引證其屬水火木金甚當風之屬土獨缺其證當以莊子風生于土囊之口及大塊噫氣其名爲風證之風之爲土氣豈不章章甚明也哉

一極備凶一極無凶　極無過少也極備過多也極備極無亦凶餘准是

蔡疏　陳氏大猷曰五者來備至蕃廡即下文之休徵也極備極無之凶即下文之咎徵也

曰休徵曰肅時雨若曰乂時暘若曰哲時燠若曰

謀時寒若曰聖時風若曰咎徵曰狂恒雨若曰僭恒
暘若曰豫恒燠若曰急恒寒若曰蒙恒風若 狂妄僭差豫怠急迫
蒙昧也在天為五行在人為五事五事修則休徵各以類應之五事失則咎徵
各以類應之自然之理也然必曰某事得則某休徵應某事失則某咎徵應
則亦膠固不通而不足與語造化之妙矣天人之際未 纂疏 今人讀書鹵莽
易言也失得之機應感之微非知道者孰能識之哉 大膽如何看得
古人意思如說庶徵若不細心體識如何會見得肅時雨若肅是恭肅便自有
滋潤底意思所以便說時雨順應之人時暘若人是整治便自有開明底意思
所以便說時暘順應之哲時燠若哲是昭融便自有和暖底意思所以便說時
燠順應之謀時寒若謀是緻密便自有寒結底意思所以便說時寒順應之聖
時風若聖是通明便自有爽快底意思所以便說時風順應之休咎舜功云謀自
有顯然著見之謀聖是不可知之妙不知于寒于風果相關否曰凡看文字且
就地頭看不可將大底便來壓了箇子所謂謀字只是說密謀意思聖只是說
通明意思如何將大底來壓了便休洪範庶徵圖不是必定如漢儒之說必以
為有是事多雨之徵必推說是某時做某事不雨所以致此為此必然之說所
以教人難盡信但古人意思精密只于五事上體察是有此理如荊公又却要
一齊都不消說感應只把箇字做如此字義說了做譬喻說了這也不得人主
自當戒謹如漢儒必然之說固不可為荊公全不相關之說亦不可古人意思
精密恐後世見未到耳○人主行事與天地相流通故行有善惡則氣各以類
應然感應之理交相貫通非謂行此一事即有此一應統而言之一德修則凡

德必修一氣和則凡氣必和固不必曰肅自致雨無與于暘又自致暘無與于
雨分而言之則德各有方氣各有象肅者雨之類又者暘之類來其所以然之
故固各有所當也○問休徵咎徵諸家多以義推說切以為此個易中取象但
可以髣髴看而不可以十分說切求也庶徵雖五大抵不出陰陽二端雨寒陰
也暘燠風陽也肅謀深而靜陰類也故時雨時寒應之人哲聖發見而屬動
陽類也故時暘時燠時風應之任反于肅急失于謀故恒雨恒寒應之僭則不
及哲謀聖者休之本五者之時休徵恒燠恒風應之如何曰大槩如此○林氏曰肅
徵也氣一失其和必自省曰是吾之咎歟故思去其咎而反其休五者之恒咎之
人雖無之不可以不自省也○陳氏大猷曰天地間有必然之理有或然之數
周末無寒歲秦七無燠年理之常也堯九年之水湯七年之旱數之變也理者
聖賢之所守氣非聖賢之所泥堯湯雖不能無此變而卒能銷其變或然之數
終不能勝必然之理聖人所以回造化也○李氏杞曰休咎之分皆起于人君
一念之微○愚謂庶徵曖曖之肅乂哲謀聖也五者得
其時為休徵可驗君之肅乂哲謀聖矣五者恒而不時為咎徵可驗君之不肅
而狂矣餘皆然木之天為五行修之君為五事在君為
五事在天為庶徵今因敬五事而驗之五行也○西山蔡氏曰君即五事之應
以察吾五事之得失一事得則五事從休徵無不應矣一事失則五事違咎徵
無不應矣蘇氏軾洪水水失其性耳而五行為之汨陳以是理也漢儒不得其意
而事為之說驗之古則鑿而不經推之將來則膠而不應將以防君之失適以
啓君之惑矣 曰王省惟歲卿士惟月師尹惟日 歲月日以尊卑為
徵也王者之失得

其徵以歲卿士之失得其徵以日蓋雨暘燠寒風五者之休咎有係一歲之利害有係一日之利害咎以其大小言也

纂疏　王所當省者一歲之事卿士所當省者一月之事以下皆然○林氏曰時之義或以曰王省惟歲以後為五紀疇之傳錯簡在此非也九疇雖別為九實更相經緯故庶徵有五事而皇極有五福○愚謂引周禮太宰歲終受百官之會而詔王廢置小宰月終受羣吏之要宰夫旬終正日戒以證此章亦一說但王卿尹省休咎于歲月日之時者所包甚大安止此哉曰宇更端而言庶徵之候王之得失其徵以歲故王所省察惟一歲之時之休咎卿士不言省蒙上文也歲以月故卿士所省察惟一月之時之休咎師尹旅此卿士統卿士卿士統師尹師尹統日猶王統卿士卿士統師尹師尹者所理大而要卑者所理小而詳也雨暘燠寒風之休咎實行乎歲月日之中五者時若則歲月日之時無易而休徵見矣五者恒若則月日歲之時既易而咎徵見矣氣行乎候之中非氣自氣候自候也

歲月日時無易百穀用成乂用明俊民用章家用平康　歲月日三者雨暘燠寒風不失其時則其效如此休徵所感也

日月歲時既易百穀用不成乂用昏不明俊民用微家用不寧　日月歲三者雨暘燠寒風既失其時則其害如此咎徵所致也休徵言歲月日者總于大也咎徵言日月歲者著其小也

庶民惟星星有好風星有好雨日月之行則有冬

有夏月之從星則以風雨民之靈乎土猶星之麗乎天也好風者箕星好雨者畢星漢志言軫星亦好雨南至牽牛去極遠東至角西至婁去極近一出黃道南白道二出黃道東并黃道為九行也日極南至于牽牛則為冬至極北至于東井則為夏至南北中東至角西至婁則為春秋分月立春春分從青道立秋秋分從白道立冬冬至從黑道立夏夏至從赤道所謂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也月行東北入于箕則多風月行西南入于畢則多雨所謂月之從星則以風雨也民不言省者庶民之休咎係乎上人之得失故但以月之從星以見所以從民之欲者如何爾夫民生之衆寒者欲衣飢者欲食鰥寡孤獨者之欲得其所此王政之所先而卿士師尹近民者之責也然星雖有好風好雨之異而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之常以月之常行而從星之異好以卿士師尹之常職而從民之異欲則其從民者非所以徇民矣言日月而不言歲者有冬有夏所以成歲功也言月而不言日者從星惟月為可見耳

纂疏　庶民衆多衆星之象庶民惟星本當師尹惟日之下但其取徵不同故又發此義而續見○星非有嗜好但氣類相感月亦非有順從但行度所次今曰好曰從乃假設以喻人猶陰陽和而風雨應也上言職分明則至治成此言人心順則和氣應庶徵之事○問庶民惟星并下文好風好雨意不貫曰家用不寧以上自結上文了下文却又說起星之意似是兩段○箕是簸箕以其簸場而鼓風故月宿之則風古語云月宿箕風揚沙畢是又網漉魚底有一柄下闊兩义形象亦類畢故月宿之則雨漢書謂月行東北入軫若東南

入箕則風者蓋箕是東南方屬巽巽爲風所以好風恐未必然○唐孔氏曰箕東方木宿畢西方金宿也詩云月離于畢俾滂沱矣經箕多風傳記無其事鄭氏引春秋緯云月離于箕則風揚沙○西山蔡氏曰王卿尹其得失驗之歲月日若庶民之得失則在君所謂百姓有過在予一人故此以庶民省之于星以驗其安與不安而已漢志言日行陽道多風木日象君之行不可指而知以正行言之冬則南夏則北然君行急則日行疾君行緩則日行遲疾則過乎中道遲則不及乎中道日之所行月之所隨也日失中道則月亦變行故去中道移而東北入于畢則多雨爲木所謂月之從星則以風雨也蓋民之安否省之于星星之風雨本之于日日月之行故庶民惟星繼之以日月之行至風雨也雨暘燠寒風既敘于貌言視聽思又以所職大小別之于星于以見皇道本之于日日月之行至風雨也雨暘燠寒風既敘于貌極之君視履考祥如此之周旋而不敢忽也○愚案前漢五行志元光中天星盡搖上以問候星者對曰星搖者民勞也又云五星同色天下偃兵百姓安寧歌舞以行以此觀之則以庶民省之于星以驗其安否之說信矣○沈氏括曰曆法天有黃赤二道日月有九道此皆強名非實有也亦如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天何嘗有度以日行三百六十五日而已日之所由謂之黃道南北極之中度最均處謂之赤道月行黃道之南謂之朱道行黃道之東謂之青道黃道之西謂之白道黃道內外各四并黃道爲九日月之行有遲有速難以一術御也故因其合散分爲數段每段每段以一色名之欲以別箕位而已如箕法用赤箕黑箕以別正負之數曆家不知其義遂以爲實有九道甚可嗤也

九五福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寧四

道也考終命者順受其正也以福之急緩爲先後

纂疏

人有壽而後能享諸福故壽先之富者有祿也康寧者無患難也攸好德者樂其五福以人所尤好者爲先○林氏曰唐李泌云天命他人皆可言惟君相不可言君相造命者也民命雖稟于天君實制之自五行至庶徵各得其敘則民歸于五福矣五福雖天所畀實自造.命者嚮而致之也自五行至庶徵失其敘則民陷於六極矣欲民不陷于極亦造命者威而避之也使民享五福而不知六極治道之極功也故九疇以是終焉○陳氏大猷曰人莫不好生壽則生之長者故五福壽爲先雖壽不可無以養其生故富次之壽且富或不免于憂患則身心不安故康寧又次之形康心寧又次之形康心寧而不好德則老而不死爲富不仁作僞心勞何足貴哉攸好德則心逸日休自求多福福之本實在此其爲福大矣故好德又次之考成也諸福備矣必成其正命則全而歸之順受其正然後爲福之至使年雖壽而死非正命雖壽何補故考終命終焉此五福即皇極疇之五福五福以攸好德爲根本五福之目雖至第九疇而列五福之根已于第五疇而基曰子攸好德汝則錫之福是也好德則必得其壽無德而壽罔之生也好德則得祿而富無德而富罹之府也好德則心廣體胖無入不自得無德則小人長戚戚非安也至考終命則未有不由德而能戰兢以全歸者諸福固必本于好德而好德又豈非本于建皇極哉右東齋說以愚說補足之○徽菴曰君建其有極民是訓是行皆爲嚮用五福否則爲威用六極壽富康寧考終命者全五行之氣攸好德者全五行之理反之則爲六極○王氏曰福極不言貴賤者貴賤有常分使皆慕貴而不欲賤則淩犯篡竊何有終極

○顧氏臨曰不言貴雖以嚴分然貴未必爲福賤未必爲極故箕紂貴爲天子而不得其死顏回原憲到今稱之

六極一曰凶短折二曰疾三曰憂四曰貧五曰惡六曰弱

凶者不得其死也短折者橫夭也禍莫大于凶短折故先言之疾者身不安也憂者心不寧也貧者用不足也惡者剛之過也弱者柔之過也以極之重輕爲先後五福六極在君則係于極之建不建在民人則由于訓之行不行感應之理微矣

纂疏

五福六極也配得但是略有不齊問皇極敛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敛底即是盡得這五福即是此五福否曰便即是這五福如得這五事盡得五事便有五福○陳氏大猷曰六極以人所尤惡者爲始凶者考終命之反短折者壽之反貧者富之反疾憂者康寧之反惡弱者好德之反陷于不善者惡也雖欲爲善而不能自強者弱也○王氏炎曰比干死刑仇牧死亂很瞪死戰亦凶乎解楊曰下臣獲考死又何求死而合義畔不蹙贈下非凶也惡者小人之剛自暴者也弱者小人之柔自棄者也○呂氏曰弱人之大惡不自強于善牽引入于惡而不能自拔皆弱故也故特以終六極○董氏鼎曰自初一曰至用六極禹之本文九疇之經也自一五行至箕子之敘論九疇之傳也先經以明其綱後傳以詳其目洪範可得而讀矣蓋天地所以爲造化陰陽五行而已天地以其氣生育民物而理默行乎其中聖人以其理修己治人而氣象合乎其上一二三四皆經常之疇法天以治乎人者也六七八九皆權變之疇即人以驗諸天者也五皇極一疇則守常制變而幹八疇之樞者也伏羲本河圖以畫八卦八卦一陰一陽神禹本洛書以敘九疇九疇一五行也然易不言五行範不言陰陽蓋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河圖洛書相爲經緯八卦九疇相爲表裏一而二二而一者也洪範法之大不出九疇外彝倫道之常即在九疇中矣捨是何以敘彝倫哉

旅獒

西旅貢獒召公以爲非所當受作書以戒武

纂疏

王亦訓體也因以旅獒名篇今文無古文有

孫將

通諸旅獒來讀是時武王已如敎小兒相似若自後世言之爲非所宜言不算君矣

惟克商遂通道于九夷八蠻西旅底貢厥獒太保乃

九夷八蠻多之稱也職方言四夷八蠻雖雅言九夷但言其非一而已武王克商之後威德廣被九州之外蠻夷戎狄莫不梯山航海而至曰通道云者蓋蠻夷來王則道路自通非武王有意于開四夷而斥大境土也西旅西方蠻夷國名大高四尺曰獒獒案說文曰犬知人心可使者公羊傳曰晉靈公欲殺趙盾盾踏階而走靈公呼獒而屬之獒亦踏階而從之則獒能曉解人意猛而善搏人者異于常犬非特以其高大也太保召公奭也史記

纂疏

舉夷蠻以見其餘也子欲居九夷云與周同姓姬氏此旅獒之本序　東方夷有九種八蠻今猶云然明堂位言六戎五狄職方言五戎六狄召地在岐郡內召公食采於召後封燕○張氏曰當未克商王未必受此既克商王心亦少懈矣召公此訓若嚴父師訓子弟然非公高識安能見微格非如此○林氏曰公恐四夷聞之將爭以珍奇進也○呂氏曰創業之君有一毫之失後世便有丘山之害此于王業已成則爲謹終于示後嗣則爲謹始以此爲防後有猶求白狼白鹿如穆王者○陳氏經曰武王非求之公諫之若其失德何也聖狂遠矣而根于一

念之微流金爍石而一陰生寒于此始萌諫于微則爲力易待其著則難矣○躋丑略反起遽不暇以次也曰嗚呼明王慎德四夷咸賓無有遠邇畢獻方物惟服食器用

謹德蓋一篇之綱領也方物方土所生之物明王謹德四夷咸賓其所貢獻惟服食器用而已言無異物也纂疏唐孔氏以或謂羽毛齒革等器也牛馬犬龜等用也○愚謂一篇皆自明王慎德一句推廣之曰昭德之致曰惟德其物曰德盛不狎侮曰玩人喪德曰終累大德德之一辭諄諄焉惟慎德所以自致貢物惟貢無異物所以見其慎德若奇玩則非當獻亦非當受一受之則怠荒之心生而慎德之初意失矣王乃昭德之致于異姓之邦無替厥服分寶玉于伯叔之國時庸展親人不易物惟德其物

昭示也德之致謂上文所貢方物也昭示方物于異姓之諸侯使之無廢其職分寶玉于同姓之諸侯使之益厚其親如分陳以肅謹氏之矢分魯以夏后氏之璜之類王者以其德所致方物分賜諸侯故諸侯亦不敢輕易其物而以德視其物也纂疏物德重而人輕也有人君之德則所錫予之物斯足貴若無其德雖有至寶以錫諸侯亦不足貴也○唐孔氏曰有德無德之王以物賜人一也不改易其物而貴賤異○王氏曰人以玉德所致故不敢易其物而德其物○陳氏經曰予異姓固昭德之致分同姓以寶玉亦德所致也以物視物則金玉輕如鴻毛以德視物雖一介重于九鼎○林氏曰奠之爲物小矣可爲服食大不可爲器用疎不可展親于同姓○呂氏曰聖人公天下爲心天下之物與天下共之非如秦以千七百國獨奉一身而已然一視同仁中文理密察自親及疎非無等差待同姓必厚于待異姓非如墨氏兼愛也○蘇氏曰展布親親之恩○愚謂必服食器用之常物始足以見君德所致若異物適足彰君之不德耳物皆德所致則此物非待物也即君之德也易字去聲爲明展親蘇說爲優德盛不狎侮

旋皆中禮然後能無狎侮之心言謹德不可不極其至也德而未至則未免有狎侮之心狎侮君子則色斯舉矣彼必高蹈遠引望望然而去安能盡其心狎侮小人雖其微賤畏威易役然至愚而神亦安能盡其力哉纂疏陳氏大猷曰德愈盛者禮愈恭德盛則心無限量自不狎侮人狎侮之形由德薄心隘而驕矜乘之也此因言慎德而推廣言之狎侮則非所以慎德矣○愚謂君子人心所同歸狎侮之則惡人之所好失人心矣安能得人盡心小人以力事人狎侮之雖刑驅勢迫勉強用力耳安能得其盡力必如文王惑民子來方爲盡其力須玩味人與其字不役耳目百度惟貞

貞正也不役于耳目之所玩則非禮勿視聽百度正矣心不能爲百度之度惟其正而已纂疏王氏柏曰玩人則上文狎侮君子之事玩物即上文不主于而爲耳目所役則物交物而爲所引百度何由而正○陳氏大猷曰受贄是役于耳目之所玩玩人喪德玩物喪志

玩人則上文狎侮君子之事德者己之所得志者心之所之纂疏王氏十朋曰玩人則役耳目之事德者己之所得志者心之所之以驕滅敬故喪德玩

物則以慾勝剛故喪志○愚謂喪志則亦必喪德未有溺志于物而可修德者受獒即玩物 **志以道寧言以道接** 道者所當由之理也己之志以道而接則不至于妄發人之言以道而寧則不至于妄受存乎中者所以養其中古昔聖賢相授心法也 **纂疏** 陳氏大猷曰受獒則志動于物非以道寧矣獻獒必甘言求納亦必有言其可納者公言不當受乃逆耳之言以道接之則知所從違矣○呂氏曰既言玩好之害又言存養之大志以道寧孟子所謂持志言以道接孟子所謂知言內外交養如此 **不作無益害有益功乃成不貴異物賤用物民乃足犬馬非其土性不畜珍禽奇獸不育于國不寶遠物則遠人格所寶惟賢則邇人安** 孔氏曰遊觀爲無益奇巧爲異物蘇氏曰周穆王得白狼白鹿而荒服因以不至此章凡三節至所寶惟賢則邇人安然其安自近始○林氏曰漢文却千里之馬二代後能行召公之言二君是也虞賓璧乘故不受 **纂疏** 陳氏經曰寶賢則天下安然其安自近始○林氏曰漢文却千里視宮之奇爲路人齊寶四臣故視照乘之珠爲土苴○唐孔氏曰晉惠乘小駟流涕見獲馬非上性故也趙簡子問王孫圉楚白珩在乎對曰楚所寶觀射父左史倚相也白珩先王所玩何寶爲知所寶矣 **嗚呼夙夜罔或不勤不矜細行終累大德爲山九仞功虧一簣** 或循言萬一也呂氏曰此即謹德之大或之一字最有意味一暫止息則非謹

德矣矜矜持之矜八尺曰仞 **纂疏** 陳氏大猷曰細行猶言小節即畢命小物細行一簣指受獒而言也 **纂疏** 朱氏鶴齡易曰行受獒雖小節所愼甚大○林氏曰孔子爲山之譬蓋本諸此○愚謂武王治定功成如此或受一獒遂累大德而虧成功實深可惜此篇始以愼言終以勸言必無一息不勤始爲愼德之至夙夜罔或不勤體天之行健而自強不息也一受獒是怠忽而勤息矣豈所以愼德哉 **允迪茲生民保厥居惟乃世王** 信能行此則生民保其居而王業可永也蓋人主一身實萬化之原苟于理有毫髮之不盡即遺生民無窮之害而非創業垂統可繼之道矣以武王之聖召公所以警戒之者如此後之人君可不深思而加念之哉 **纂疏** 王氏日休曰茲謂此一篇之言此言也

金縢 武王有疾周公以身代武王之死史錄其册祝之文并敘其事之始末合爲一篇以其藏于金縢之匱編書者因以金縢名篇今文古文皆有○唐孔氏曰發首至王季文王史敘將告神之事也史乃册祝至屏璧與珪記告神之辭也自乃卜至乃瘳記卜吉及王病瘳之事也自武王既喪已下記周公流言居東及成王迎歸之事也 **纂疏** 金縢之作在周公東征歸後以其記武王時事且備東征本不故敘之于此○鄭氏曰藏書匱緘縢以金凡藏秘書皆然

既克商二年王有疾弗豫 記年見其克商之年○陳傅良曰成王時生總五年二公曰我其爲王穆卜 二公太公召公也李氏曰穆者敬而有和意穆卜猶言共卜也蔡疏蘇氏曰弗豫猶言不豫也 劉太 熟謂吉者國有大事卜則公卿百執事皆在誠一而和同以聽卜筮故名其卜曰穆卜下文成王與大夫盡弁啓金縢之書以卜者是也先儒專以穆爲敬而于所謂其勿穆卜則義不通矣蔡疏陳氏大猷曰穆敬和而有深遠之意○愚案共此卜之訓恐未當證以昭穆有幽陰深遠之意

周公曰未可以戚我先王 戚憂惱之意未可以武王之疾而憂惱我先王也蓋郤二公之卜 公乃自以爲功爲三壇同墠爲壇于南方北面周公立焉植璧秉珪乃告太王王季文王 功事也築土曰壇除地曰墠三壇三王之位皆南向三壇之南植置也圭璧所以禮神詩言圭璧既卒周禮大卜而乃自以爲功者蓋二公不過卜武王之安而已至忠誠懇懇于祖父之前如下文所云者有不得不然者又二公穆卜則必禱于宗廟用朝廷卜筮之禮別爲一壇北向焉二公所立之地也植置也圭璧所以禮神詩言圭璧既卒周禮裸圭以祀先王周公郤二公之卜而乃自以爲功者蓋二公不過卜武王之安而已至忠誠懇懇于祖父之前如下文所云者有不得盡焉此其所以自以爲功也又二公穆卜則必禱于宗廟用朝廷卜筮之禮如此則上下宜騰而人心搖動故周公不干宗廟而特爲壇墠以自禱也蔡疏孔氏曰公自以請命爲己事○鄭以禮神秉珪公自執桓圭也○林氏曰古者有事祖考當夫無廟與不得入廟則爲壇以祭祀戈于不得祭祖故周公不敢入廟而爲壇也○或曰在滕之請

不知命乎伊川曰周公誠心欲代其兄豈問命邪 史乃冊祝曰惟爾元孫某遘厲虐疾若爾三王是有丕子之責于天以旦代某之身 史史也冊祝如今祝版之類元孫某武王也遘遇厲惡虐暴也丕子元子也旦周公名也言武王遇惡暴之疾若爾三王是有元子之責于天蓋武王爲天元子三王當任其保護之責于天不可令其死也如欲其死則請以旦代武王之身于天之下疑有缺文舊說謂天貴取武王者非是詳下文予仁若考能事鬼神等語告主祖父人鬼爲言至于乃命帝庭無墜天之降寶命則言天命武王如此之大而三王不可違天之寶命文意可見又案死生有命周公乃欲以身代武王之死戎者疑之蓋方是時天下未安王業未固使武王死則宗社頃危生民塗炭變故有不可勝言者周公忠誠切至欲代其死以紓危急其精神感動故卒得命于三王今世之匹夫匹婦一念誠孝猶足以感格鬼神顯有應驗而況于周公之元聖乎是固不可謂無此理也 予仁若考能多才多藝能事鬼神乃元孫不若旦多材多藝不能事鬼神 周公言我仁順祖考多材多藝能事鬼神武王不如旦多材多藝不任役使能事鬼神材藝但指服事役使而言 乃命于帝庭敷佑四方用能定爾子孫于下地四方之民罔不祗畏嗚呼無墜天之降寶命我先王

亦永有依歸 言武王乃受命于上帝之庭布文德以佑助四方用能定可以死故又歎息申言三王不可墜失天降之寶命庶先王之祀亦永有所賴以存也寶命即帝庭之命也謂之寶者重其事也 今我即命于元龜爾之許我我其以璧與珪歸俟爾命俟武王之安也屏藏也屏璧與珪吉不得事神也蓋武王喪則周之基業必其親者此亦終身慕父母與不死其親之意以見公之達孝也 纂疏 乃立壇墠一節分明是對鬼神說有丞子之責蓋云上帝責三王之侍子侍子指武王也丞子之責如史傳中責望左右故周公乞代其死言三王若有侍子之責于天則不如上帝責其來服事左右故周公乞代其死言三王若有侍子之責于天則不如以我代之我多材藝能事鬼神武王不若我不能事鬼神且留他在世一統你之子孫與四方之民伊川却疑公不應自說多材藝能事鬼神武王之死耳○以身代武王此為周公誠意篤切欲代兄之意云設若三王欲得其子服事于彼則我多聖人為之亦須有此理○周公之意以我代武王不若我多材藝可備使令且留武王以鎮天下也○林氏曰冊祝如今祝版自惟爾元孫某至屏璧與珪即冊上所書祝辭全文本用武王名史氏以某周人以諱事神諱名始于周自太王王季言則曰元孫自文王言則曰丕子元長丕大也皆指武王○張氏曰武王若死事未可知大位者茲之艱危病者邪之伺異時三監之叛周公之先見微矣○愚謂元孫不若旦非公自誇而眤武王蓋欲代其死

故如此言命于元龜如云令龜歸俟爾命待死而璧珪所以事神也夫死生有命乃以死為可代世多疑之當此時王業未固使武王死變故不可勝言後來王崩于宅商八年後三監武庚之變尚爾況方克商二年乎公忠誠懇切欲代兄死以紓危急蓋以武王一身宗社生民之身公之禱非獨弟為兄且為君乃為先王禱為天下禱為萬世社稷禱也至聖至誠卒感通于先王而轉移乎造化烏可謂無此理哉蔡氏謂任保護之責于天故疑于天之下有缺文若依語錄用晁說則二句文意渙然矣仁若考謂仁順祖考則不若旦却如何訓謂已仁如父元孫材藝不如旦文理甚明以敷為布文德亦恐無文德意何不只云敷賁佑助乎 乃卜三龜一習吉啓籥見書乃并是吉 卜筮必立三人以相參考三龜者三人所卜之龜也習重也謂三龜之北一同開籥見卜筮之書乃并是吉 纂疏 或曰三王前各一龜卜之○林氏曰習與習坎之習同舜亦曰卜不習吉 公曰體王其罔害予小子新命于三王惟永終是圖 體兆之體也言視其卜兆之吉王疾其安也詳此言新命于三王不言新受三王之命而永終是圖無所害我新受三王之命而永終是圖 纂疏 謝氏曰體與爾卜爾筮體無咎言之體同周禮占人云凡卜君占體大夫占色史占墨卜人占坼然證以詩語看非體上下可通言之○愚案茲攸俟上下疑有缺誤 公歸乃納冊于金縢之匱中王翼日乃瘳 冊祝冊也匱藏卜書

之贖金縢以金縅之也翼日公歸之明日也瘳愈也案金縢之匱乃周家藏卜筮書之物每卜則以告神之辭書于冊既卜則納冊于匱而藏之前後卜皆如此故前周公乃卜三龜一習吉啓籥見書者啓此匱也後成王遇風雷之變欲卜啓金縢者亦啓此匱也蓋卜筮之物先王不敢褻故金縢其匱而藏之非周公始焉此匱藏此冊（纂疏）林氏曰請代武王死周公之本心也王視爲後來自解計也（纂疏）瘳而公不死者天也非人之所能爲也

喪管叔及其羣弟乃流言於國曰公將不利於孺子

管叔名鮮武王弟周公兄也羣弟蔡叔度霍叔處也流言無根之言如水之流自彼而至此也孺子成王也商人兄死弟立者多武王崩成王幼周公攝政商人固已疑之又管叔于周公爲兄尤所親覩故武庚管蔡流言于國以危懼成王而動搖周公也史氏言管叔及其羣弟而不及武庚者所以深著三叔之罪也（纂疏）此以下記周公成王時事○羣弟流言即大誥所謂三監及淮夷叛也意其稱兵舉事必以誅周公爲辭若王敦之于劉隗刁協爾

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先王

詩傳言周公以管蔡流言辟居東都是也漢孔氏以爲致辟于管叔之辟謂誅殺之也夫三叔流言以公將不利于成王周公豈容遽興兵以誅之邪且是時王方疑公公將請王而誅之亦非所以爲周公矣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先王言我不避則于義有所不盡無以告先王于地下也公豈自爲身計哉亦盡其忠誠而已矣（纂疏）孔氏曰辟法也不以法法三叔則無以告先王○呂氏曰聖之封象所以爲至仁周公以法法三叔所以爲大義○張氏行成曰仁人之于兄弟有怨于身則不宿獲罪于天下則必誅

周公居東二年則

罪人斯得

東征非也方流言之爲管蔡斯（纂疏）周公東征非叛當國大臣豈有坐視之理征之乃是正義不待可與權者而後能馬鄭以爲東行避謗乃鄙生腐儒不達時務之說陳少南于經旨多踈略不足據以爲說來教所謂周公之志非爲身謀爲先王謀也以身任天下之重也此語極佳若徐元聘○罪人斯得此處須著留極廣大無物我底心胷看方得若有一毫私吝自愛惜避嫌疑之心則與聖人做處天地懸隔矣萬一成王終不悟周公更待罪幾年不知如何收殺若何叔京○錄問弗辟馬鄭音避謂管蔡流言王既疑周公公乃避居東都二年以待成王之察及王遘風雷啓書迎公來返乃攝政始東征罪人斯得王得流言之罪人也陳少南吳才老從之而詆誅辟之說銖竊謂周公誅管蔡蓋伊尹放太甲皆聖人之變惟二公至誠無愧正大明白故行之不疑未可以淺俗之心窺之此辟字與致辟之辟同安得以爲避使周公委政而去二年之久不幸王終不悟小人得乘間而入禍可勝言哉公是時不知何以告我先王也觀公告二公曰我之弗辟至先王其言正大明白至誠惻怛則區區嫌疑有所不必避惟有此心無愧而先王可告也自潔其身而爲匹夫之諒公豈爲之哉蓋曰辟字當從古註說○與蔡沈帖曰弗辟只從鄭氏爲是向董叔重書亦辨此條一時蓋之謂當從古注後來思之不然時三叔方流言周公處兄弟骨肉之間豈應以片言半語便遽然興師以誅之聖人氣象大不如此又王方疑公公固不應不請而自誅之若

請于王王亦未必從雖曰聖人之心公平正大區區嫌疑似不必避但舜避堯子禹避舜子自是合如此或又謂成王疑公故公居東不幸王終不悟不知公又如何處愚謂公亦惟盡其忠誠而已矣○唐孔氏曰居東不言在何處王肅云東洛邑也詩言三年謂初去及來凡經三年也書云二年直數居東之年除其去年也○張氏曰罪人之得在二年而周公之歸在三年初不相妨○呂氏曰是時內則少主疑惑外則四國倡亂公何恃而敢出征二年蓋十亂尚有如二公者爲太師太保而在內可以委付調護鎮定于其間故也後世權臣安敢輕去君側卑足左右變不旋踵矣

詩以貽王名之曰鴟鴞王亦未敢誚公鴟鴞惡鳥也以其破巢取卵比武庚

于後公乃爲

之敗管蔡及王室也誚讓也上文言罪人斯得則是時成王之疑十已去其四五矣纂疏呂氏曰王誚公而未敢未敢即悔過之根本也○愚案我之弗辟朱子初主孔注甚力後改從鄭說特與九峯言之固宜其周師說而不敢違也然深思鳳誚之從孔注甚正大從鄭說實迂晦以經證經參仲之命曰羣叔流言乃致辟管叔于商致辟接流言下與此之弗辟接流言于國下一也在彼可以致辟爲刑辟在此何不可乎如曰乃辟固依辟爾惟多辟只一辟字便是施刑何待致字而後明我不致辟于彼則無以告先王辭甚明白使云我若不避之如何接得我無以告先王乎有辟字在上則居東便是屯駐以東征矣作鴟鴞詩云既取我子便是謂武庚既敗我管蔡矣三年而歸便是成王因風雷之變迎公以歸也首尾關涉三年謂二年三年皆可如人居親喪三年實不過再期大祥豈必整三十六月方爲三年乎朱子與蔡沈引避去舜子爲證與此大不同惜當時無再條此等意以質之文公者耳○碧梧馬氏曰經云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斯得是東征而後得罪人也若是閒坐何以得罪奈蔡氏知其未通以爲得流言所自此強爲說耳經直云罪人斯得初無他委曲今欲曲成鄭說乃爲此迂回之語或謂伐柯諸篇言公歸公歸不避何以言歸程氏曰伐柯乃既得罪人後公遲遲未歸大夫以朝廷不知所以還公之道而作是詩也合詩書比而觀之定從孔氏刑辟之說甚爲幾乎

秋大熟未穫天大雷電

以風禾盡偃大木斯拔邦人大恐王與大夫盡弁以

啓金縢之書乃得周公所自以爲功代武王之說王與

大夫盡弁以發金縢之書將卜天變而偶得周公冊祝請命之說也孔氏謂二公倡王啓之者非是案秋大熟係于二年之後則武王迎周公之歸蓋二年秋也東山之詩言自我不見于今三年則居東之非東征明矣蓋周公居東二年成王因風雷之變既親迎以歸三叔懷流言之罪誅翦武庚以叛成王命周公征之其東征往反首尾又自三年也二公及王乃問諸史與百執事對曰信噫公

命我勿敢言周公卜武王之疾二公未必不知之周公冊祝之文二公蓋不知也諸史百執事蓋卜筮執事之人成王使卜天變問之故皆謂信有此事已而嘆息言此實周公之命而我勿敢言爾孔氏謂周公使之勿纂疏愚謂強分公命爲句

王執書以泣曰其勿穆卜

者即前日周公使卜武王疾之人也二公及成王得周公自以爲功之說因以道者非是干勿字竟說不通

昔公勤勞王家惟予沖人弗及知今天動威以彰周公之德惟朕小子其新逆我國家禮亦宜之新當作親成王啓金縢之書欲卜天變既得公冊視之文家感悟執書以泣言不必更卜昔周公勤勞王室我幼不及知今天動威以明周公之德我小子其親迎公以歸于國家禮亦宜也案鄭氏詩傳成王既得金縢之書親迎周公鄭氏學出於伏生而此篇則伏生所傳當以親爲正親誤作新正猶大學新誤作親也本新逆作親逆王出郊天乃雨反風禾則盡起二公命邦人凡大木所偃盡起而築之歲則大熟國外曰郊王出郊者成王自往迎公即上文所謂親逆者也天乃反風感應如此之速洪範庶證孰謂其不可信哉又案武王疾瘳四年而崩羣叔流言周公居東二年罪人既得成王迎周公以歸凡六年事也編書者附于金縢之末以見請命事之首末金縢書之顯晦也纂疏書中可疑諸篇若一齊不信恐倒了六經如金縢亦有非人情者雨反風禾盡起也是咤異○林氏曰公尚欲以身代兄之死況肯奪兄子之位乎此成王所以感悟也出郊公至郊迎之耳孔氏以爲郊天誤矣又謂木有偃拔起而立之亦非凡禾爲木所仆可起者築之加人力焉築者築禾也○愚謂王未知公天爲之雷風偃禾既知公天爲之反風起禾感應速如影響天不在君心外也○林氏曰自公居東而下事迹皆在大誥後然實與公請死之事相終始故併載于此○董氏鼎曰帝王之興自有天命必至于極而後見武王崩成王幼天下之重繫于周公公負謗而不遑自安王得詩而尚猶未悟文武之業危如一髮非天其孰警悟而扶持之故天之動威不特以彰周公之德實以表見三監之罪而顯相文武之業也如漢高困于項籍而大風爲之揚沙光武窘于王郎而河冰爲之自合庸非天乎

大誥

武王克殷以殷餘民封受子武庚命三叔監殷武王崩成王立周公相之三叔流言公將不利於孺子周公避位居東後成王悟迎周公歸三叔懼遂與武庚叛成王命周公東征以討之大誥天下書言武庚而不言管叔者爲親者諱也篇首有大誥二字編書者因以名篇今文古文皆有○案此篇誥語多主卜言如曰寧王遺我大寶龜曰朕卜并吉曰予得吉卜曰王害不違卜曰寧王惟卜用曰矧亦惟卜用曰矧今卜并吉至于篇終又曰卜陳惟若茲意都君御事矧曰艱大不可征欲王違卜故周公以討叛卜吉之義與天命人事之不可違者反復誥諭之也纂疏大誥一篇不叫曉據武庚管蔡之叛內則有成王之疑周室方且岌岌然他作此書決不是備禮苟且爲之必欲以此貸動天下也而今大誥大意不過說周家辛苦做得這基業在此我後人不可不有以成就之而已其後又却專歸在卜上其意思緩而不切殊不可曉也當初紂暴虐天下皆怨無不欲誅之及武王既奉天下之心以誅紂于是天下之怨皆解而歸德于周矣然商之遺民及與紂同事之臣一旦見故主遭戮宗社爲墟寧不動心茲固畔心所由生也蓋始于苦紂之暴而欲其亡及紂既死則怨已解而人心復有所不忍亦事

勢人情之必然者又況商之流風善政畢竟尚有在人心者頑民感商恩意之深此其所以叛也後來樂毅伐齊亦是如此○陳氏大猷曰武王以公義討武庚而不虞其怨以親愛用三叔而不料其反仁人之過也使舍武庚立微子三監雖欲叛而不從舍三叔任他人武庚雖欲反而不敢○陳氏經曰使三叔監殷不如舜之封象使吏治其國之意讀奉牧語而知武王取商之易讀大誥諸篇而知周家安商之難○愚案傳遜位之說蓋以照應金縢

王若曰猷大誥爾多邦越爾御事弗弔天降割于我家不少延洪惟我幼沖人嗣無疆大歷服弗造哲迪民康矧曰其有能格知天命　猷發語辭也猶虞書咨嗟之例案爾雅猷訓最多曰謀曰言曰已曰圖未知此何訓也弔恤也猶詩言不弔昊天之弔言我不爲天所恤降害于我周家武王遂喪而不少待也沖人成王也歷歷數也服五服也哲明哲也格格物之格言大思我幼沖之君嗣守無疆之大業孰能造明哲以導民于安康是人事且有所未至而況言其能格知天命乎　蔡疏王若曰是一似如此說底意思如漢書中帝意若曰之類蓋或宣道德意者敷演其說或記錄者失其語而追其意如此○書中弗弔只如字解者欲訓弔爲至故音的非也其意只如詩中不弔昊天耳○林氏曰公雖攝政而成王在上故必稱上命以告猷發語辭若二典之咨夏書之嗟意周時發語辭變而爲猷故徵子之命多士多方皆言王若曰猷越及也○孔氏曰猷道也○陳氏經曰如今人語諭人多先言我說道理與汝也○呂氏曰叛者三監武庚何必諭多方蓋天下初定人情未安三監煽禍恐亂之牽引不止此所以大誥諭之人心定則變無由生也○眞氏曰聖賢舉事必先誥多方者所以昭大公而一衆志非但防亂而已○馬融讀不少延爲句○董氏曰幼謂年少沖童也○陳氏大猷曰格知之至也下文將言用龜紹天命故先謙言已不知天命也○王氏安石曰大誥疑有脫誤其不可知者輒闕之而釋其可知者○愚案朱子所以取荊公者在此此可爲解盤誥諸篇之法　已予惟小子若涉淵水予惟往求朕攸濟敷賁敷前人受命茲不忘大功予不敢閉于天降威用　已承上語詞已而有不能已之意若涉淵水者喻其心之憂懼求朕攸濟者冀其事之必成敷布賁飾也敷布者修明其典章法度敷前人受命者增益開大前王之基業若此者所以不忘武王安天下之大功也今武庚抑天之威用而不行討乎　蔡疏因論點書曰人說荊公穿鑿只是好處也用大寶龜皆非注家所及○葉氏曰渡曰涉渡訖曰濟○夏氏曰禮天子在喪稱予小子詩閔予小子是也○陳氏大猷曰渡曰涉渡訖曰濟○夏氏曰敷布賁飾之事以敷布恢張前人所受之命于此不忘前人之大功也○眞氏曰天以商有罪降之黜罰非我所敢閉也王者之威聽于天耳天未降威不敢先文王是也天既降威不敢後武王迓也○愚謂若涉淵水畏之深也往求攸濟濟之道也知懼自強二者並的方能濟難不知畏者沮皆非也惟天惟祖宗所以付任我者甚

重今日不敢不力不敷貢敷前人是不能繼志述事而忘祖宗之大功也不用兵伐罪而閉天威是不能奉行天討而忘上天之大命也處用爲句無意味用幾爲長辭以屬下句方有落用者用世傳之龜也

曰有大艱于西土西土人亦不靜越茲蠢

寧王遺我大寶龜紹天明即命

寧王武王也下文又曰寧考蘇氏曰當時謂武王爲寧王以其克殷而安天下也蠢動而無知之貌寧王遺我大寶龜者以其可以紹介天明以定吉凶最當即龜所命而其兆謂將有大艱難之事于西土西土之人亦不安靜是武庚未叛之時而龜之兆蓋已預告矣及此果蠢蠢然而動其卜可驗如此將言下文伐殷卜吉之事故先發此以見卜之不可違也

篹疏

葉氏曰武王克殷安天下故曰寧王自成王而稱之曰寧考篹言之曰寧人以其在前曰前寧人皆謂武王也○呂氏曰用寧王遺我大寶龜此一篇綱領也自始至終皆以卜爲吉○林氏曰天之吉凶示人甚明然其道幽冥無介紹以傳其意惟卜之以龜則天之明曉然可見此所以即之而受命也○薛氏曰即命與即命于元龜同意○蘇氏曰曰有大艱于西土西土人亦不靜此龜所以告也及是三監果動○史氏濬曰文武成三世大事三以卜決文王得太公以造周武王伐商朕夢協朕卜以興周成王東征賴朕卜并吉以定周三卜所係如此宜大龜世守以爲寶也○愚案曰宇孔氏以爲語更端不若以曰爲龜告之辭武庚之亂在東非西土也孔注云四國作大難于京師意其指流言于國鄭

殷小腆誕敢

紀其敘天降威知我國有疵民不康曰予復反鄙我

周邦

腆厚誕大敘猶疵病也言武庚以小厚之國乃敢大紀其所亡之釁

復殷業而欲反鄙我周邦也

篹疏

呂氏曰反鄙之鄙如子產曰鄭鄙邑也

今蠢今翼日民獻有十

夫予翼以于敉寧武圖功我有大事休朕卜并吉

敉撫武繼也謂今武庚蠢動今之明日民之賢者十夫輔我以往撫定商鄙繼祖之所圖之功也大事戎事左傳云國之大事在祀與戎休美也言知我有戎事休美者以朕卜三龜而并吉也案上文即命曰有大艱于西土蓋一于武王方崩之時此云朕卜并吉乃卜于將伐武庚之日先儒合以爲一誤矣

篹疏

孔氏曰今天下蠢動今之明日四國人賢者有十夫來佐我周撫安武事謀立其功言人事先應人謀既從卜又并吉所以爲美○林氏曰民之賢者有十夫來助予征征以撫安武王所圖之功則得人心矣朕卜并吉則得天心矣天人俱應則我有必勝之理武庚有必亡之勢如之何不征民獻與黎獻同樂武王以三卿爲主亦此從十夫之意曰艱大者雖衆皆不如天者也知天之卜獻爲主可謂衆矣惜十夫名氏不傳耳○楊氏曰惟至誠能通天下之志誠而不疑其類自合時人心危疑惟公身任之而不疑故十夫予翼此意疑朋盍簪之謂也○愚謂公之東征邦君御事皆疑民獻十夫先至故公表其人以諮天下蓋天之視聽在民而民之去就視賢者龜固可以紹天明賢人尤可以占天意賢人人中之著龜也此章言東征必行惟決之賢與卜二者乃一篇大綱領也十夫馬融以爲十亂非也十亂周公在中不應自言又有婦人焉亦不得稱十夫敉寧武圖功單以武爲繼亦恐未然武字稱武王未見其例以武爲繼亦恐未然

并吉用鄭氏三龜并吉之說似未為穩不過如乃并是吉之并民獻知其吉而卜并吉也釋此一節孔氏為優

肆予告我友邦君越尹氏庶士御事曰予得吉卜予惟以爾庶邦于伐殷逋播臣此舉嘗以卜吉之故告邦君御事往伐武庚之辭也肆於也尹氏庶官之正也殷逋播臣者謂武庚及其羣臣本逋亡播遷之臣也爾庶邦君越庶士御事罔不反曰艱大民不靜亦惟在王宮邦君室越予小子考翼不可征王害不違卜此舉邦君御事不欲征欲王違卜之言也邦君御事無不反曰艱難事大不可輕舉且民不靜雖由武庚然亦在于王之宮邦君之室謂二叔不睦之故實非釁端不可不自反害曷也越我小子與父老敬事者皆謂不可征王曷不違卜而勿征乎蔡疏翼不可征據蔡氏則以小子為邦君等之自稱以考翼為父老所敬事者據諸說則以小子為成王自言接上文說來謂是在王之宮邦君之室及我小子之身當考成其翼以自反而已不可征也二說皆未為的當此考翼不可征與下文厥考翼其肯曰此考翼雖一義說而皆通乃可其大略而缺此等處可也他倣此肆予沖人永思艱曰嗚呼允蠢鰥寡哀哉予造天役遺大投艱于朕身越予沖人不印自恤

義爾邦君越爾多士尹氏御事綏予曰無毖于恤不可不成乃寧考圖功造為也息言信四國蠢動害及鰥寡深可哀也然我之所為皆天之所役使今日之事天實以其甚大者遺于我之身以其甚艱者投于我沖人固不暇自恤矣然以義言之于爾邦君多士及官正治事之臣當安我曰無勞于憂誠不可不成武王所圖之功相與戮力致討可也此章深責邦君御事之避事蔡疏愚謂不得辭也以義言亦不知遺我以大投我以艱而責于我沖人當如此反觀之則以艱大沮撓者其為不義大矣已予惟小子不敢替上帝命天休予寧王興我小邦周寧王惟卜用克綏受茲命今天其相民矧亦惟卜用嗚呼天明畏弼我丕丕基卜伐武庚而吉是上帝命伐之也上帝之命其敢廢乎昔天于休祥是也今天相佑斯民避凶趨吉況亦惟卜是用是上而先王下而小民不用卜而我獨可廢卜乎故又歎息言天之明命可畏如此是蓋輔成我丕丕基業其可違也天明即上文所謂紹天明者蔡疏言天將降大任必先苦其心志威之所以輔之多難興邦殷憂啓聖此周公自強處即所以畏天命○愚案小不必言百里此非文王也天明畏與皐謨同亦與紹天明不類王曰爾

舊人爾丕克遠省爾知寧王若勤哉天閔毖我成
所予不敢不極卒寧王圖事肆予大化誘我友邦
君天棐忱辭其考我民予曷其不于前寧人圖功攸
終天亦惟用勤毖我民若有疾予曷敢不于前寧人
攸受休畢當時邦君御事有武王之舊臣者亦憚征役上文考翼不可征是也故周公專呼舊臣而告之曰爾惟武王之舊人爾大能遠省前日之事爾豈不知武王若此之勤勞哉閔者否閉而不通毖者艱難而不易言天之所以否閉艱難國家多難者乃我成功之所在我不敢不極卒武王所圖之事也化者化其固滯誘者誘其順從棐輔也寧人武王之大臣當時謂武王爲寧王因謂武王之舊人爲寧人也民獻十夫以爲可伐是天輔以誠信之辭考之民而可見矣我曷其不于前寧人而圖功所終予勤毖我民若有疾者四國勤毖我民如人有疾必速攻治之我曷其不于前寧人所受休美而畢之乎案此三節謂不可不卒終畢寧王寧人休美之意言寧人則舊人之不欲征者亦可愧矣〔纂疏〕諸家棐字並作輔字訓更曉不得後讀漢書顏師古注云棐匪通用如書中棐字正合作匪字義○忱諶字只訓信如書中天棐忱如云天不可信○唐孔氏曰三節文辭略同義不甚異○林氏曰武庚之叛是天閼塞之而欲其毖慎蓋將使我操心危慮患深養其德慧術智于疾疢中正我戡定禍亂以成武功之所也天所以輔我以我諄諄化誘昔忱誠之辭非矯僞誣天也考于民而可見民獻予翼民獻則天棐可見矣○許氏月卿曰朱子謂棐匪通天非誠有言辭考之民而可見天意欲征武庚非諄諄然命之民心所欲即天意也○陳氏大猷曰圖事以所行言圖功以所成言休以受命言反覆諭之耳○愚案以寧王寧人前寧人皆合指為武王棐忱辭許氏說甚明順且不背朱子

王曰若昔朕其逝朕言
艱日思若考作室既底法厥子乃弗肯堂矧肯構厥
父菑厥子乃弗肯播矧肯穫厥考翼其肯曰予有後
弗棄基肆予曷敢不越印救寧王大命昔前日也猶孟子昔者之昔若昔我之欲往我亦謂其事之難而日思之矣非輕棄也以作室喻之父既定廣狹高下其子不肯爲之堂基況肯爲之造屋乎以耕田喻之父既反土而菑矣其子乃不肯爲之播種況肯俟其成而刈穫之乎考翼又敬事者也爲其子者如此則考翼其肯曰我有後嗣弗棄我之基業乎蓋武王定天下立經陳紀如作室之底法如治田之既菑今三監叛亂不能討平以終武王之業則是不肯堂不肯播況望其肯構肯穫而延綿國祚于無窮乎武王在天之靈亦必不肯自謂其有後嗣而不棄墜其基業矣故我何敢不及我身之存以撫存武王之大命乎案此三節申喻不可不終武功之意〔纂疏〕蘇氏曰如意則已往矣其遲至今者言艱而日思之也

若兄考乃有友伐厥子民養其勸弗

救　民養未詳蘇氏曰養斷養也謂人之臣僕大意言若父兄有友攻伐其子為之臣僕者其可勸其攻伐而不救乎父兄以喻武王友以喻四國子以喻百姓民養以喻邦君御事今王之四國毒害百姓而邦君臣僕乃憚于征役是長其惡而不救其可哉此言民被四國之害不可不救援之意纂疏此段王氏張氏林氏皆云當闕疑○眞氏曰養如養寇之養友謂我所友愛之人以仇人伐吾子尚可言也以友愛伐吾子民其可容養之且勸我弗救乎友指三監本吾所親愛一旦至此孟子所謂溺泣道之者也伐厥子如詩既取我子民謂當時異論者實指邦君御事而託之民也若兄考指武王周公之兄成王之考也友謂管蔡子謂成王兄考之子也兄考之子為友所伐爾民乃欲養禍而勸以弗救乎　王曰嗚呼肆哉爾庶邦君越爾御事爽邦由哲亦惟十人迪知上帝命越天棐忱爾時罔敢易法矧今天降戾于周邦惟大艱人誕鄰胥伐于厥室爾亦不知天命不易

肆放也欲其舒放而不畏縮也爽明也爽厥師之爽榮昏德湯伐之故言爽師受昏德武王伐之故言爽邦言昔武王之明大命于邦皆由明智之士亦惟亂臣十人蹈知天命及天輔武王之誠以克商受爾于是時不敢違越武王法制憚于征役矧今武王死天降禍于周首大難之四國大近相攻于其室事危勢迫如此爾乃以為不可征爾亦不知天命之不可違越矣此以今昔立言責邦君御事之不知天命案先儒皆以十人為十夫然十夫民之賢者爾恐未可以

為迪知帝命未可以為越天棐忱所謂迪知者蹈行眞知之詞也越天棐忱所謂命已歸之詞也非亂臣昭武王以受天命者不足以當之況君奭之書周公歷舉殷武丁祖甲祖庚祖乙及文王武王以證成王以受天命之說此篇又舉成湯以證成王以受天命之說其為十亂費辭辨之自爽邦至棐忱本無武王時之意也十夫十人前後相應周公十亂之一決不應自言之　予永念曰天惟喪殷若穡夫予曷敢不終朕畝天亦惟休于前寧人　天之喪殷若農之去草必絕其根本我者是天亦惟欲休美于前寧人也何敢不終我之田畝乎我之所以終畝

予曷其極卜敢弗于從率寧人有指疆土矧今卜并吉肆朕誕以爾東征天命不僭卜陳惟若茲　我何敢盡欲用卜敢不從爾勿征蓋率循寧人之功當有指定先王疆土之理卜而不吉固將伐之況今卜而并吉乎故我大以爾東征天命斷不僭差卜之所陳蓋如此案此篇專主卜言然其上原天命下述得人往推寧王寧人不可不成之功近指成王邦君御事不可不終之責諄諄乎民生之

二千一百九十四

休戚家國之興喪懇惻切至不能自已而反復終始乎卜之一說以通天下之志以斷天下之疑以定天下之業非聰明睿知神武而不殺者孰能與于此哉

纂疏　如周誥諸篇不過說周合代商之意是當時說話其間多有不可解者了所以曉不得○陳氏曰天喪殷若農夫治田去其稂莠絕其本根勿使有遺種方為終其事武庚叛而不討是不終朕畝也○袁氏曰武王創業普天皆王土今當幸循武王有指意之疆土使人得以僭竊而不全有其所覆豈寧王之指意乎○眞氏曰此章以子永念發端下分三說天命喪殷我不可不終其事一也天降休命于武王凡今日所有疆土皆前人所區畫我可不率其舊如疆文惟天惟祖宗所以付任予者在此予曷敢不力二也下言今卜并吉是實天命我所不可違一也予曷其極卜言不必窮極于卜也卜陳于若茲言卜亦不能外于此也先以理斷而後以卜參之蓋不特不違卜亦本不專倚于卜也○董氏鼎曰商之亡也格人元龜罔敢知吉周之東征也民獻干龜而卜又并吉參人以天證天以人蓋如此○余氏芑舒曰寧王寧人前寧人一意篇末休于前寧人寧人有指疆土文意尤明○愚案子永念曰只當至卜陳于若茲合為一章我深思言天喪殷若穡夫之除草我曷敢不終朕畝乎天亦惟降休命于武王我亦何待窮極于卜敢不惟天是從以率循武王指畫之疆土乎況今卜又并吉乎意謂東征之舉以天命與先王之責決之本不待卜況今卜又并吉故我大以爾東征天命討罪決不惜羞卜之所陳蓋如此此總陳前諸章之意而結之以哲人與元龜知天意之當從前業之當終而決于東征也

微子之命

微國名子爵也成王既殺武庚封微子於宋以奉湯祀史錄其誥命以為此篇今文無古文有

纂疏　吳氏曰武王克殷封武庚於殷墟封微子於宋樂記武王封之宋建為上公諸侯必有初封之辭如乃命諸王邦之蔡此篇初無此等語史世家言周公既承王命誅武庚乃命微子代殷後奉其先祀作微子之命以申之其說為是○林氏曰不曰宋公之命而曰微子之命周以賓待之非欲臣之也箕微雖歸周而未嘗臣周○陳氏經曰當武庚叛後殷餘民猶思商以微子之賢顧疑忌之地而命之之辭如此聖人寬大公平之用心也○王氏炎曰紂之後可絕湯之祀不可絕○愚謂殺武庚始命微子奉湯祀蓋紂以嫡子立武庚與也武庚死殷命黜微子始得代之為殷後焉

王若曰猷殷王元子惟稽古崇德象賢統承先王修其禮物作賓于王家與國咸休永世無窮元子長子也微紂之庶兄也崇德謂先聖王之有德者則尊崇而奉祀之也象賢謂其後嗣子孫有象先聖王之賢者則命之以主祀也言考古制尊崇成湯之德以微子象賢而奉其祀也禮典禮文物也修其典禮文物不使廢壞以備一王之法也孔子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殷之典禮微子修之至孔子時已不足徵矣故夫子惜之賓以客禮遇之也振鷺言我客戾止左氏謂宋先代之後天子有事膰焉有喪拜焉者也呂氏曰

先王之心公平廣大非若後世滅人之國惟恐苗裔之存為子孫害成王命微子方且撫助愛養欲其與國成休永世無窮公平廣大氣象於此可見

纂疏 張氏曰本湯言之曰崇德自微子言之曰象賢○王氏炎曰修禮物者欲其盛德之象形容長存而不泯也先王封先代之後欲存先代典禮者蓋以損益之理若循環然先代禮物不修後聖有作扶衰救弊何所稽乎孔子歎文獻不足與商頌僅得十二之五皆後世不能修禮物故也○愚謂稽古崇德象賢一句為一篇之綱領自崇德象賢至作賓王家皆承稽古二字崇德象賢固稽古典也如立堯後以作虞賓立夏後以修夏禮稽古典為之修禮物作賓亦稽古典也稽古人所已行稽古以下四句所以考之于既往與國永世二句所以期之于方來又象賢之賢獻也禮物文也文非獻不能修宋初所以能修禮物以有微子之賢也孔子時宋不足徵文之不足猶獻之不足也繼之者不能賢如微子故也故尤以象賢為重前日失之于武庚今日得之于微子所以下文深取其踐修厥猷恪慎孝恭有此賢德上可象湯德以繼前聖下可修禮物以俟後聖焉

嗚呼乃祖成湯克齊聖廣淵皇天眷佑誕受厥命

撫民以寬除其邪虐功加于時德垂後裔

齊肅也齊則無不敬聖則無不通廣言其大淵言其深也誕大也皇天眷佑誕受厥命即伊尹所謂天監厥德用集大命者撫民以寬除其邪虐即伊尹所謂代虐以寬兆民允懷者功加于時言其所及者眾德垂後裔言其所傳者遠也後裔即微子也此崇德之意

纂疏 此歲湯德之全體○愚謂齊誠

一也齊如中庸惟天下至誠聖即惟天下至聖廣淵即溥博淵泉也湯之寬非縱弛之寬乃自齊聖廣淵聖德中流出總言之皆垂後裔之德之源也功加于時功即德之效德垂後裔德即功之本互言之耳湯之功德傳祀六百開闢以來莫加焉而可使之不祀乎此所以生下文意

厥猷舊有令聞恪慎克孝肅恭神人予嘉乃德曰篤不忘上帝時敢下民祗協庸建爾于上公尹茲東夏

猷道令善聞譽也微子踐履修舉成湯之道舊有善譽非一日也恪敬也恪謹克孝肅恭神人指微子實德而言抱祭器歸周亦其一也篤厚也我善汝德曰厚而不忘也敢饗庸用也王者之後稱公故曰上公尹治也宋亮在東故曰東夏此象賢之意○王氏曰宋商後得郊天故曰上帝時歆記曰宋之郊也契也○葉氏曰周制三公出封作伯九命謂之上公○陳氏經曰篇在西故以宋為東夏

纂疏 仲曰謂篤不忘即曰篤不忘意

欽哉往敷乃訓慎乃服命率由典常以蕃王室弘乃烈祖律乃有民永綏厥位毗予一人世世享德萬邦作式俾我有周無斁

此因戒勉之也服命上公服命也宋王者之後謹其服命率由典常以戒之也弘大律範毗輔式法斁厭也即詩言在此無斁之意○林氏曰倘生于僭僭生于疑非疑無僭非僭無倘謹其服命遵守典常成湯之廟當有天子禮樂處有僭疑之失故曰弘大律範毗輔式法斁厭也即詩言在此無斁

安有偪僭之過哉魯實侯爵乃以天子禮樂祀周公亦既不謹矣其後遂用于羣公之廟甚至季氏僭八佾三家僭雍徹其源一開末流無所不至成王于宋謹慎如此必無賜周公以天子禮樂之事豈周室既衰魯竊僭用託爲成王之賜伯禽之受乎纂疏孔氏曰謹汝祖服命數○陳氏大猷曰服猶被服之服命即所告之命武庚以畔黜復命微子常情于此孰不暴白其罪明黜殷之由今無一言及武庚事以傷微子之心蓋誥命賢者體當如此○蘇氏曰武庚叛餘以新造之周侯前代未盡亡之賢子則微子蓋處可疑之地禁戢之辭隄防之具宜悉也乃命之曰上帝時敀曰弘乃烈祖曰萬邦作式此三代之事後世胡可及也○呂氏曰殷武庚義也封微子仁也○眞氏曰武庚之罪當行天討微子之德當加天命非有一毫喜怒之心于此可見聖人之心矣○愚謂慎乃服命不過如康誥之享明乃服命謂所服受之命今耳自二孔以上公服命無垂禮制爲說而林氏祖述發揮之意深論奇然非此章本然之文意也必於此以爲防其僭擬則于康誥復何以訓之乎此既言之勿替朕命又申言結之實皆指此篇誥命耳嗚呼往哉惟休無替朕命歎息言汝往之國當休美其政而無廢棄我所命汝之言也

康誥

康叔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武王誥命爲衛侯今文古文皆有○案書序以康誥爲成王之書今詳本篇康叔于成王爲叔父成王不應以弟稱之說者謂周公以成王命誥故曰弟然既謂之王若曰則爲成王之言周公何遽自以弟稱之也且康誥酒誥梓材三篇言文王者非一而略無一語以及武王何邪說者又謂寡兄勖爲稱武王尤爲非義寡兄云者自謙之辭寡德之稱苟語他人猶之可也武王康叔之兄家人相語周公安得以武王爲寡兄而告其弟乎或又謂康叔在武王時尚幼故不得封然康叔文王之子武王之弟周公東征叔虞已封于唐豈有康叔得封反在叔虞之後必無是理也又案汲冢周書克殷篇言王即位於社南羣臣畢從毛叔鄭奉明水衛叔封傳禮召公奭贊采師尚父牽牲史記亦言衛康叔封布茲與汲書大同小異康叔在武王時非幼亦明矣特序書者不知康誥篇首四十八字爲洛誥脫簡遂因誤爲成王之書是知書序果非孔子所作也康誥酒誥梓材篇次當在金縢之前纂疏胡氏於皇王大紀考究得康誥非周公成王時乃武王時寡兄如今人稱劣兄梓材一篇又不知何處得來此與他人言皆不須嘗與陳同父言陳曰每嘗讀亦不覺今思之誠然○眞氏讀書記載康誥首注云此篇朱氏以爲武王之書朱子從之而蔡氏所辨尤力今姑從先儒之說以爲周公書更當博攷○愚案朱子之說五峯唱之九峯和之聖人復起不易斯言矣眞氏因仍阿合之說非事理之實不謂西山而有此也○孔氏曰康圻內國名叔封字○林氏曰康乃叔來受封時食采之地或曰康謚也○鄭氏曰康叔初封衛至子孫而并邶鄘地

惟三月哉生魄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東國洛四方

民大和會侯甸男邦采衛百工播民和見士于周周

公咸勤乃洪大詰治

也百工百官也士說文曰事也詩曰勿士行枚三月周公攝政七年之三月也始生魄十六日呂氏曰斧斤版築之事亦甚勞矣而民大和會悉來赴役即文王作靈臺庶民子來之意蘇氏曰此洛誥之文當在周公拜手稽首之上〈纂疏〉孔氏曰五服男居其中舉中則五服皆邦可知○林氏曰周九服會洛邑者惟內五服蠻夷鎮藩不與○葉氏曰列國大夫入天子之國皆曰士春秋傳曰晉士起是也○潘氏曰勤猶扶杜以勤歸之勤洪大也經言復者多○王氏安石於此章無解○愚謂初基定基址也鎬在西故曰東國洛見士朝而趨事也大和會人心本自和播民和而敷宣其和也悅以使民民忘其勞也以召誥攷之周公以三月十二日乙卯至洛先觀召公營洛規模十四日丁巳行郊禮十五日戊午行社禮十六日己未初基作洛繼此五日內號召齊集計度區畫分配科派至二十一日甲子朝乃用書命庶殷諸侯至作召誥所謂用書命丕作即此所謂洪大詰治也左氏昭二十二年晉士彌牟營成周計丈數云云以令役于諸侯用書誥治意亦類此參以召誥日月脗合洛誥冠以此九句方有頭緒強附于此全不相應其為洛誥脫簡章章明甚諸家阿附牽強解之今不取

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

王武王也孟長也言為諸侯之長也封康叔名舊說周公以成王命誥康叔者非是〈纂疏〉吳氏曰先儒謂康叔受封時尚幼者以稱小子故武王周公康叔皆太姒之子安得尚幼今陝右之谷凡尊貴命卑賤雖長老者亦呼以小子表見相親愛也

惟乃丕顯考

文王克明德慎罰

左氏曰明德謹罰文王所以造周也明德務崇之謂謹罰務去之之謂明德謹罰一篇之綱領不敢侮鰥寡以下文王明德謹罰之事○林氏曰欲康叔謹罰也爽惟民以下欲其以德行罰也封敬哉以下欲其不用罰而用德也終則以天命殷民結之〈纂疏〉林氏曰此篇多及刑罰者案左傳武王之母弟八人康叔為司寇則康叔以衛侯入繼蘇忿生為之故并告以詰姦刑暴事其曰外事外正以外言者治殷民于衛也以衛為外則王朝可寇為事也故于刑罰為詳○陳氏大猷曰治不過德刑兩端德者人所同慕感化人心之本也文王則克明之使民慕而入于德罰者人所同畏防範人心之具也文王則克謹之使民畏而不入于罰

不敢侮鰥寡

庸庸祗祗威威顯民用肇造我區夏越我一二邦以

修我西土惟時怙冒聞于上帝帝休天乃大命文王

殪戎殷誕受厥命越厥邦厥民惟時敘乃寡兄勖肆

汝小子封在茲東土

鰥寡人所易忽也于人易忽者而不忽焉以見王之德而首發此非聖人不能也庸用也用其所當用敬其所當敬成其所當及我一二友邦漸以修治至罄西土之人怙之如父冒之如天明德昭升聞于上帝帝用休美乃大命文王殪滅大殷大受其命萬邦萬民各得其理莫不時

敘汝寡德之兄亦勉力不怠故爾小子封得以在此東土也吳氏曰煊哉殷武王之事也此稱文王者武王不敢以為己之功也○又案東土云者武王克商分紂城朝歌以北為邶鄘衛東為衛鄘為武庚之封而衛即康叔也漢書言周公誥康叔不從管蔡之亂似地相比近之辭然不可攷矣〔纂疏〕庸庸至顯民此等語既不可曉只得且用古注古注既用杜撰如今吏別求說又杜撰不如他矣○陳氏大猷曰不敢侮鰥寡仁民也庸庸使能祗祗尊賢也明德之事威威懲惡也慎罰之事是非非使民曉然知所好惡所以顯民也恐康叔以受封為當然故歷言文王之積累汝兄之勉勵故汝得有此土庶其念所自之艱難而不敢忽也○愚謂或訓戎為兵為寇皆未當詩念茲戎功戎大也諸家泥周公命康叔之說者謂公呼武王為寡有之兄言其德不羣也曲辭巧說豈事理各稱之實乎惟是武王自言故稱文王詳而自謂甚略只以一勗字見其自勉若周公之言豈論武王如此簡略乎且勗字惟自謙乃可言耳

王曰嗚呼封汝念哉今民將在祗遹乃文考紹聞衣德言往敷求于殷先哲王用保乂民汝丕遠惟商耆成人宅心知訓別求聞由古先哲王用康保民弘于天若德裕乃身不廢在王命此下明德也遹述衣服也今治民將在敬述文考之事繼其所聞而服行文王之德言也往之國也宅心處心也安汝止之意知訓知所以訓民也由行也曰保乂曰知訓曰康保經緯以成文爾武王既欲康叔祗遹文考又欲

敷求商先哲王又丕遠惟商耆成人又別聞由古先哲王近述諸古不一而足以見義理之無盡易曰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弘者廓而大之也天者理之所從出也康叔博學以聚之集義以生之真積力久衆理該通此心之天理之所從出者始恢廓而有餘用矣若是則心廣體胖動無違禮斯能不廢在王之命也○吕氏曰康叔歷求聖賢問學至于弘于天德裕身可謂盛矣止能不廢王命才可免過而已此見人臣職分之難盡若欲為子必須如舜與曾閔方能不廢父命若欲為臣必須如齊與周公方能不廢君命人之德又能稽謀自天即此意〔纂疏〕林氏曰雖求老成法往古又當弘于大召誥則無遺壽考其稽我古

王曰嗚呼小子封恫瘝乃身敬哉天畏棐忱民情大可見小人難保往盡乃心無康好逸豫乃其又民我聞曰怨不在大亦不在小惠不惠懋不懋

恫痛瘝病也視民之不安如疾痛之在乃身不可不敬之也天命不常雖甚可畏然誠則輔之民情好惡雖大可見而小民至為難保汝往之國所以治之者非他惟盡汝心無自安而好逸豫乃其所以治民也古人言怨不在大亦不在小惟在順不順勉不勉耳順者順于理勉者勉于行即上文所謂往盡乃心無康好逸豫者也〔纂疏〕天畏棐忱猶曰天難諶○問惠不惠懋不懋曰順其所不當順勉一說當順者不順當勉者不勉○夏氏曰民之休戚汝之休戚也故曰恫瘝乃身敬哉下文即當敬之事○吕氏曰侯爾非富貴之乃憂痛瘝乎汝身敬哉下文即當敬之事○吕氏曰侯爾非富貴乃身乎○孔氏曰

怨不在大起于小不在小小至于大當使不順者順不勉者勉○林氏曰當順而不順當勉而不勉皆足以致怨必順于人而勉于己怨庶可弭○吳氏曰惠鮮鰥寡惠所不惠也克勤小物懋所不懋也如是則可無怨○張氏曰惠所不必惠無所不惠矣懋所不必懋無所不懋矣

子乃服惟弘王應保殷民亦惟助王宅天命作新民

服事應和也汝之事惟在廣上德意和保殷民使之不失其所以助王安定天命而作新斯民也此言明德之終也大學言明德亦舉新民終之（纂疏）鼓之舞之之謂作言振起其自新之民也○鼓之舞之如擊鼓然使人跳舞踴躍然民所以感動由其本有此理上之人提撕警發之則下民翕然自新之各自有以興起其同然之善心而不能自已耳○林氏曰應保者因人情而安之謂應其所欲也如人情莫不欲富則厚之而不困人情莫不欲安則扶之而不危所欲與聚所惡勿施皆所以應而保之○陳氏大猷曰殷民者天命所視以觀化保殷民所以助王宅天命而作新民也○愚案此欲康叔法文王之明德而極於新民也大學傳引康誥曰克明德即蔽上文克明德慎罰一句上三字引作新民即此章此一句也大學三綱領之二其源實出于康誥而大學祖述之謂康誥非大學之宗祖可乎釋應保之應為和未穩

王曰嗚呼封敬明乃罰人有小罪非眚乃惟終自作不典式爾有厥罪小乃不可不殺乃有大罪非終乃惟眚災適爾既道極厥辜時乃不可殺

此下謹罰也式用適偶也人有小罪非過誤乃其固為亂常之事用意如此其罪雖小乃不可不殺即雷典所謂刑故無小也人有大罪非是故犯乃其過誤出于不幸偶爾如此既自稱道盡輸其情不敢隱匿罪雖大時乃不可殺即舜典所謂有過無大也諸葛孔明治蜀服皇輸情者雖重必釋其既道極厥辜時乃不（纂疏）愚謂小罪不可不殺小罪怙終刑之可也殺之無乃過乎甚大正以不典者敗倫紀亂綱常之事也宜於不典二字味之

王曰嗚呼封有敘時乃大明服惟民其勑懋和若有疾惟民其畢棄咎若保赤子惟民其康乂

有敘者刑罰有次序也明者明其罰服者服其明也左氏曰乃大明服也若有疾者以去疾之心去惡也故民皆棄咎若（纂疏）張氏曰刑罰足以制人之形保赤子者以保子之心保善也故民皆棄咎若之倫序時乃大明刑罰而足以服人之心必不紊刑若保赤子皆出于中心之誠然蓋人有疾欲去之有赤子欲保之此豈可以僞為舉斯心以加諸彼則無往非仁矣○陳氏大猷曰去民之惡如去己疾則調治無不至必盡棄其咎矣保民如保己之赤子則愛護無不至民必康且乂矣先言有疾後言赤子蓋民棄咎然後可康乂也○愚謂三言惟民其必加以後之二譬使民棄咎然後可全其勑懋和也非汝封刑

人殺人無或刑人殺人非汝封又曰劓刑人無或劓刑之刑殺者天之所以討有罪非汝封得以刑之殺之也汝無或以己而刑殺之刑截耳也刑殺刑之大者劓刑刑之小者兼舉小大以申戒之也又曰當在無或刑人殺人之下又案刑周官五刑所無呂刑以爲苗民所制（纂疏）康叔爲周司寇故一篇多說用刑或敢有劓刑人則無或敢有劓刑人者言用刑之權正在康叔不可不謹之意蘇氏以無或刑人殺人非汝封或句讀之誤矣蘇氏以無或刑人殺人非汝封爲句王曰外事汝陳時臬司師茲殷罰有倫（外事未詳陳氏曰外事有司之事也臬法也爲準限之意言汝于外事但陳列是法使有司師此殷罰之有倫者用之爾○呂氏曰外事衛國事也史記言康叔爲周司寇王朝之官職任內事故以衛國對言爲外事今案篇中言往敷求往盡乃心篇終曰往哉封皆今其之國之辭而未見其留王朝之意但詳此篇康叔蓋深于法者異時成王或舉以司寇之職而此則未必然也（纂疏）陳氏大猷曰上章蓋言用刑此專言衛國之刑故有限準之義故以訓法猶謂法爲律也汝陳列是掌臬法之有司當師此殷罰之有倫序者衛居殷墟殷法乃殷民所安也○愚案左氏定四年子魚曰武王之母弟八人周公爲太宰康叔爲司寇則康叔以諸侯入爲王卿明矣爲司寇與即衛封兩不相妨往來朝廷邦國之間何往不可況衛事自有衛之有司如外庶子外正者付之陳列之法司身爲司寇猶便呂陳內事外事之說甚當蔡氏疑之乃添異時成王或舉以任司寇一句今正關成王封康叔之說乃自爲反覆

何也封以殷墟始用殷罰乃與新國之民相安正是武王初得天下初分封時事若是後來天下已定法制通行何以師用殷罰爲哉味師殷罰有倫句愈見得此爲武王命康叔之辭司字屬下句未順又曰要囚（要囚獄辭之要者也服念服膺而念之（纂疏）唐孔氏曰要囚取大獄曰要者結罪之辭與周禮鄉士異其死刑之罪而要之之要同要囚謂結定其囚之罪也蔽要囚斷其所結定之囚猶今世引斷也今世大辟囚已結罪後猶有審覆經年者○蘇氏曰服念爲囚求生道也求之旬時而終無生道乃可殺○林氏曰唐太宗謂羣臣曰死者不可復生決囚三覆奏頃刻之間何暇思慮自今宜五日一覆奏正得康誥之意○愚案歐陽公瀧岡阡表載其父崇公任獄官每爲囚求生道嘗曰爲之求生道而不得夫然後我與死者可以俱無憾矣正合此意）王曰汝陳時臬事罰蔽殷彝用其義刑義殺勿庸以次汝封乃汝盡遜曰時敘惟曰未有遜事（義宜也次次舍之次遜順也申言斁陳是法與事罰斷以殷之常法矣又慮其泥古而不通又謂其刑其殺必察其宜于時者而後用之既又慮其趨時而徇己又謂刑殺不可以就汝封之意既又慮其刑殺雖已當罪而矜喜之心乘之又謂使汝刑殺盡順于義雖曰是有次敘汝當惟爾未有順義之事蓋矜喜之心生乃怠情之心起刑殺之所由以不中也可不戒哉（纂疏）陳氏大猷曰罰獨言則兼刑殺殷罰有倫是也與刑殺對言則罰輕刑重殺尤重也○夏

民曰不可使法司觀望于法遂屈法以就汝意○愚謂雖盡遂而惟曰未遂心常不自足則處明公正之體不失而審慎矜恤之念常存刑罰之不中者鮮矣即呂刑所謂在休多休曾子所謂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也已

心朕心朕德惟乃知已者語辭之不能已也小子幼小之稱言年雖亦惟爾知之將言用罰之事故先發其良心焉凡民自得罪寇攘姦宄殺越人于貨暨不畏死罔弗憝越也盤庚云顛越不恭暨殄惡憝惡也自得罪非爲人誘陷以得罪也凡民自犯罪爲盜賊姦宄殺人顛越人以取財貨強狠亡命者人無不憎惡之也用罰而加是人則人無不服以其出乎人之同惡而非即乎吾之私心也特舉此以明用罰之當罪

纂疏　陳氏大猷曰此一節上下疑有缺文○愚案此段實與上文不貫缺之是　王曰封元惡大憝矧惟不孝不友子弗祗服厥父事大傷厥考心于父不能字厥子乃疾厥子于弟弗念天顯乃弗克恭厥兄兄亦不念鞫子哀大不友于弟惟弔茲不于我政人得罪天惟與我民彝大泯亂曰乃其速由文王作罰

刑茲無赦大憝即上文之罔弗憝言窮搜姦宄固爲大惡而大可惡矣況不孝不友之人而尤爲可惡者當商之季禮義不明人紀廢壞子不敬事其父大傷父心父不能愛子而乃疾惡其子是父子相夷也天顯猶孝經所謂天明尊卑顯然之序也弟不念尊卑之序而不能敬其兄兄亦不念父母鞠養之勞而大不友其弟是兄弟至于如此苟不干我爲政之人而得罪焉則天之與我民彝必大泯滅而紊亂矣曰者言如此則汝其速由文王作罰刑此無赦而懲戒之不可緩也

纂疏　蔡氏元度曰先責弟之不恭然後及兄之不友周禮有不孝不弟之刑而無不慈不友之罪即此意也○林氏曰弔讀如弔閔之弔閔其悖人倫也○呂氏曰前言殷罰殷彝此言文王罰刑殷法常事用之父子兄弟之獄則用文王之法經紂之惡人倫戕敗文武維持綱常而作罰刑如地官訓治殷俗因人情之所安也以文王罰則誅不孝不弟之刑之類故以殷罰治殷俗不友撥殷亂之所在也○愚謂前已告康叔明德以作新民矣此言慎罰而速懲不孝友者蓋已致新民之化不幸而後方嚴齊民之刑也此章孔注甚明蔡傳從之

不率大戛矧惟外庶子訓人惟厥正人越小臣諸節乃別播敷造民大譽弗念弗庸瘝厥君時乃引惡惟朕憝已汝乃其速由茲義率殺戛法也言民之不率教者固可大戛之法矣況外庶子以訓人爲職與庶官之長及小臣之有符節者乃別布條教違道干譽弗念其君弗用其法以病君上是乃長惡于下我之所深惡也臣之不忠如此刑其

千一百范

可已乎汝其速由此義而率以誅殺之可也○案上言民不孝不友則速由文王作罰刑茲無赦此言外庶子正人小臣背上立私則速由茲義率殺其曰刑曰殺若用法峻急者蓋殷之臣民化紂之惡父子兄弟之無其親君臣上下之無其義非繩之以法示之以威殷民孰知不孝不義之不可干哉周禮所謂刑亂國用重典者是也然曰速由文王罰刑其罰亦仁厚而已矣纂疏孔氏曰憂常也民不率大常之教猶刑之無赦○呂氏曰然叔速由茲義則其刑其罰亦大憂慮乎其難哉真氏曰呂說似得之與下段相應蓋憂者不以身率之則亦大憂慮乎其難也承上文如此而猶不率從乃大憂擊以痛懲也二物相擊之謂○或曰憂擊也承上文如此而猶不率從乃大憂擊以痛懲也上文寇攘殺越乃不待教而誅者此則教之不改而後誅之者也○愚案不率大憂或以屬上文或以屬下文不勝異說孔訓憂為常固非訓為法亦未見所本後一說庶幾焉然此句合缺之○林氏曰況汝肅國之臣如庶子者與衆官之長及諸小臣皆當分別善惡以播敷教化而造厥斯民善惡始無曖昧苟不念此不用此以病其君是乃長于惡而已矣○休曰前言由文王罰刑此言由茲義率殺其即文王之義刑義殺乎亦

惟君惟長不能厥家人越厥小臣外正惟威惟虐大

放王命乃非德用乂君長指康叔而言也康叔而不能齊其家不能訓其臣惟威惟虐大慶棄天子之命乃欲以非德用治是康叔且不能用上命矣何以責其臣之瘝厥君也哉纂疏林氏曰不能厥家人越厥云云如左傳不能其大夫至于君祖母以及國人也

汝亦罔不克敬典乃由裕民惟文王之敬忌乃

裕民曰我惟有及則予一人以懌汝罔不能敬守國之常法由是而求裕民之道惟文王之敬忌則有所不敢期裕其民曰我惟有及于文王則予一人以悅懌矣此言謹罰之終也穆王訓刑亦曰敬忌云纂疏林氏曰典者天敘之典即父子兄弟之常道敬典敬敷五教也裕民即在寬也○愚謂前言速由文王罰刑速由茲義率殺兩言速由何其急速也此言乃由裕民乃裕民兩言乃裕又何其寬緩也始欲以其刑齊民以懲戒人之惡習終欲其以身率人以容養人之善心其急其緩並行而不相悖也○陳氏大猷曰此上三節疑有錯簡

王曰封爽惟民迪吉康我時其惟殷先哲王德用康乂民作求矧今民罔迪不適不迪則罔政在厥邦此下欲其以德用罰也求等也詩曰世德作求言明思夫民當開導之以吉康我亦時其惟殷先哲王之德用以安治其民為等匹于商先王也迪即迪吉康之迪況今民無導之而不從者苟不有以導之則為無政于國矣迪言德而政言刑也前既嚴之民又嚴之臣又嚴之康叔此則武王之自嚴畏也纂疏林氏曰我今其惟殷先哲王之德可用以康乂民者作起而求之求如德用以康乂民者作而求之而已殷先王之所為無非導民吉康之道導以仁義而民趨于仁義導以孝弟而民趨于孝弟此所謂迪吉康也政所以正民不能導民俾知所適尚何政之有古之政合教化而言後之政離教化而言○愚案作求眞廣林說為優

王曰封予惟不可

不監告汝德之說于罰之刑今惟民不靜未戾厥心迪屢未同爽惟天其罰極我我其不怨惟厥罪無在大亦無在多矧曰其尚顯聞于天戾止也又言民不安靜未能止其心之狠戾迪之者雖屢而未能使之上同乎治明思天其極罰我我何敢怨乎惟民之罪不在大亦不在多苟為有罪即在朕躬況曰今庶羣臣臘蜡之德其尚顯聞于天乎纂疏愚謂此章之意謂我惟不可不監視古義即指文王明德慎罰之義告汝以德之說于罰之行之時蓋欲以德行罰也今惟民不安靜未定其心迪之雖屢而猶未協同民之未靜未同天將不罪民而罪導民者故爽明惟天其將罰極我矣我其不當怨也惟其罪不在大與多一毫不盡見為有罪況曰其已上顯聞于天而欲遄天之罰極可乎爽惟與爽惟民疑當時語此王責己以勵康叔也要之此篇語言多不可強解而解者欠明公益甚之王曰嗚呼封敬哉無作怨勿用非謀非彝蔽時忱丕則敬德用康乃心顧乃德遠乃獻裕乃以民寧不汝瑕殄此欲亟不用罰而用德也敬息言汝敬哉毋作可怨之事毋用非善之謀非常之法惟斷以是誠大法古人之敬德用以安汝之心省汝之德遠汝之謀寬裕不迫以待民之自安若是則不汝瑕疵而棄絕矣纂疏陳氏經曰用非謀非常皆致怨之道也蔽如一言以蔽之蔽惟斷以至誠則不惑于非謀非彝

矣○陳氏大猷曰大法古人之敬德如法文王之明德作求殷先哲王德是也應其悠悠故以敬德言又恐其欲速故以安汝心言安則恐其警省不至故又以回顧汝德言顧又恐其祭慮太迫故又以弘遠汝謀寬裕安民言民必不瑕絕汝矣○眞氏曰為善未至于優裕皆勉強也與前德裕乃身之裕同至此則不言用罰而純言用德矣王曰嗚呼肆汝小子封惟命不于常汝念哉無我殄享明乃服命高乃聽用康乂民肆未詳惟命不于常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汝其念哉毋我殄絕所享之國也明汝侯國服命高其聽不可卑忽我言用安治爾民也纂疏爾雅肆今也○董氏曰肆語辭如肆徂肆往皆語辭也○陳氏大猷曰無使我所與爾之爵土殄絕而不能享也服命即所服受之誥命高乃聽猶曰尊所聞○蘇氏曰告以文考先哲王所聽豈為不高王若曰往哉封勿替敬典聽朕告汝乃以殷民世享勿廢其所敬之常法聽我所命而服行之乃能以殷民而世享其國也世享對上文殄享而言纂疏李氏杞曰康誥一篇始終以敬哉敬典為言致敬之道乃脩身治民之本康叔所以化商民之綱要莫大于此○愚謂商民不孝不友化之之本在于敬五典耳勿替所當敬之典即前所謂罔不克敬典篇終復申言之大學引惟命不于常而斷之曰道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矣弗念弗克則殄享不善而失之也敬典聽告則世享善而得之也武王封康叔拳拳反覆於文王明德慎罰之家法無慮數百言末復以天命之無常享國之難必者警戒之康叔乃能敬聽而力行焉衛之享國卒與周家相為長久吁豈偶然哉

酒誥

商受酗酒天下化之妹土商之都邑其染惡尤甚武王以其地封康叔故作書誥敎之云今文古文皆有○按吳氏曰酒誥一書本是兩書以其皆爲酒而誥故誤合而爲一自王若曰明大命于妹邦以下武王告康叔之書也自王曰封我西土棐徂邦君以下武王告受故都之書也書之體爲一人而作則首稱其人爲衆人而作則首稱其衆爲一方而作則首稱一方爲天下而作也甘誓首稱六事之人湯誓首稱格汝衆此爲衆人而作也湯誥首稱萬方有衆大誥首稱大誥多邦此爲天下而作也多方書爲四國而作則首稱四國多士書爲多士而作則首稱多士乃今酒誥爲妹邦而作故首言明大命于妹邦其自爲一書無疑案吳氏分篇引證固爲明甚但既謂專誥妹邦不應有乃穆考文王之語意酒誥專爲妹邦而作而妹邦在康叔封圻之內則明大命之責康叔實任之故篇首專以妹邦爲稱至中篇始名康叔以致誥其曰尚克用文王敎者亦申言首章文王誥妹之意其事則主于妹邦其書則付之康叔雖若二篇而實爲一書雖若二事而實相首尾反復參究蓋自爲書之一體也（纂疏）以巫蠱事不曾傳漢儒不曾見者多如鄭康成晉杜預皆然想得揚子雲亦不曾見○林氏曰紂以酒亡國餘習猶存酒誥所以作也○愚謂此篇初以酗酒戒妹土之人不專爲康叔言但責之康叔使明戒酒之命于國人後方名呼康叔以丁寧之末云矧汝剛制于酒則專戒康叔之身欲康叔以身率

王若曰明大命于妹邦（妹邦即詩所謂沫鄉篇首稱妹邦者誥命專爲妹邦發也（纂疏）孔氏曰妹地紂所都朝歌以北是○薛氏曰妹古沫字沫水名因水名地○愚謂大命即下文是）乃穆考文王（穆考言各有當也或曰文王世次爲穆亦通）肇（敬也詩曰穆穆文王是也上篇言文王朝夕勑戒之曰惟祭祀則用此酒天始令民作酒者爲大祭祀而已西土庶邦遠去商邑文王誥妥亦諄諄商邑可知矣文王爲西伯故得告妥庶邦云（纂疏）唐孔氏曰世本云儀狄造之今言天降命蓋人爲亦天所使也○林氏曰非大祀而用酒則非天所以降命之本意矣○愚謂昭穆之穆與左傳合此不易之論以穆考爲穆穆之考則詩稱武王曰率見昭考昭字將何以訓之耶傳首四十字可刪）天降威我民（酒又云社稷人以意爲禍亂之成是亦天爾箕子言受酗酒亦曰天毒降災正此意也）用大亂喪德亦罔（民之喪邦皆由于酒喪德故言行喪邦故言亟）非酒惟行越小大邦用喪亦罔（酒之禍人也而以爲天降威者朱子謂南軒張氏酒）非酒惟辜（酒之禍人也而以爲天降威者朱子謂南軒張氏酒）

詁解天降命降威處誠千百年儒者所不及其說曰酒之爲物本以奉祭祀供賓客此即天之降命也而人以酒之故至於喪身失德即天之降威也釋氏本惡天之降威者乃併與天之降命者去之吾儒則不然去其降威者而已降命者去而降命者自在如飲食而至于不至于暴殄而已衣物至于窮極奢侈釋氏惡之必欲衣壞色之衣吾儒則去其奢侈而已至於惡淫慝而絕夫婦吾儒則去淫慝而已釋氏本惡人欲并與天理之公者去之吾儒去人欲所謂天理昭然矣譬之水焉釋氏惡泥沙之濁而窒以土不知土之既窒則無水可飲吾儒不然澄其泥沙而水之清者可酌此儒釋之分也某紹翁四朝聞見錄○呂氏曰天降命所以使民置酒者以祭祀無酒無以薦馨香非以資人之酣飲也後人失其本意乃以酒得禍而亦曰天降者天理不在人心外民爲酒所困即天之降威也○林氏曰酒人所爲人以酒喪德喪邦皆自作孽而以爲天降威蓋古人于事之成敗未嘗不歸之天天雖高高在上人之起居動靜未有不與之俱者則人之所爲孰非天之所爲哉○陳氏曰朝夕曰之下文王誥毖庶邦庶士之辭○史氏漸曰衛人服酒誥之訓何其能世守于無窮也始也商俗淫湎武王以酒誥戒之逮幽王時上下沈湎衛武公作賓之初遑以自戒見衛人非特一時聞訓不敢自越于禁防又能以此禁防傳爲子孫法焉○愚謂天降命與天降威相對設酒初意本爲祭祀乃天之降命也酒之流生禍亦天之降威也酒一而已用以祀者此酒也喪德喪邦者亦此酒也天理人欲同行異情人之于酒能于祭祀而知其本于降命之天又能于燕飲而凜然知降威之天則天理行而人欲窒方無酒禍矣

文王誥教小子有正有事無彝酒越庶國飲惟祀德

洊無醉

小子少子之稱以其血氣未定尤易縱酒喪德故文王專誥教之于祭祀之時然亦必以有正有官守者有事有職業者無毋同彝常也毋常于酒其飲惟祀德將之無至于醉也

纂疏

○林氏曰禁于未發之謂豫發然後禁則扞格而難勝故湯訓蒙士文王教小子穆王告幼子童孫與易養蒙一也○陳氏曰有正者有正人之官以治之有事民各有業也有官則不敢飲有事則不暇飲惟祀飲誥受胙也○愚謂以德將之不至于醉天理足以制人欲也及亂而燕喪威儀無德以將之故耳

惟曰我民迪小子

惟土物愛厥心臧聰聽祖考之彝訓越小大德小子

惟一

文王言我民亦常訓導其子孫惟土物之愛動稼穡服田畝無外慕則心之所守者正而善日生爲子孫者亦當聰聽其祖父之常訓不可以謹酒爲小德小子惟一視之可也

纂疏

薛氏曰縱酒者多不事稼穡勤稼心臧者必不暇縱酒聽貴聰不聰則誨諄諄聽藐藐矣時縱酒者必以爲小德無害于事但于大德用力足矣殊不知以酒爲小德正病之根源也以爲小而不戒必至縱而不止不可分彼爲大德此爲小德當合爲一以一體視之○真氏曰惟土物是愛故其心臧一潮于酒必旁求珍異以自奉其欲廣其心蠹矣是時爲子孫者亦各聰聽祖考常訓訓之常則入于耳者熟聽之聰則志于心也恪故于小大德視之惟一不以謹酒爲小德則湎酒亦小過乎

爾股肱純其藝黍稷奔走事厥考厥長肇牽車牛遠

妹土嗣

服賈用孝養厥父母厥父母慶自洗腆致用酒此武王敎妹土
之民也嗣續純大肇敏服事也言妹土民當嗣續汝四肢之力無有怠惰大修
農工服勞田畝奔走以事其父兄或敏于貿易牽車牛遠事賈以孝養其父母
父母喜慶然後可自洗腆致用酒洗以致其潔腆以致其厚也薛氏曰或大修農功或遠服商賈以養父母父母慶則汝可以用酒也
曰今往當使妹土之人繼汝股肱之敎爲純一之行勤種黍稷奔走事其父兄
農功饒畢始牽車牛載其所有求易所無遠行賈賣用其所得珍異孝養其父
母其父母善于之行于乃自潔厚致用酒養也○王氏曰肇者既種黍稷始牽
車牛也民以農爲本賈爲末○真氏曰此土之民久染沉酣之俗繼自今宜純
用股肱之力以從事于農商以養其父母兼農商言之于理爲長○呂氏曰前
禁酒如此之嚴此復敎之致用酒者敎至于斷人情則不行所以閉其飲酒之門
者多矣故開其一而使之有節但不可踰此節耳○余氏曰惟天不畀純侵我
我國家純皆純字屬下句何非○蔡沈初王氏希旦曰肇訓敏
不如從孔氏只訓始肇修肇造皆然○愚案訓純爲大亦不如從孔氏訓爲一
此以下武王述敎妹土之民與臣及康叔也何以見其用心之純以先藝黍稷
後遠服賈無非續其股肱之力而其用心惟在于事考長養父母未嘗分心于
他適也先用心于黍稷餘力始從事於服賈見急于侈本而不急于逐末亦風
俗之厚也服田者務本固惟以孝養爲心尚奚暇于縱酒哉 蔡疏 孔氏
易逐末亦惟以孝養爲心尚奚暇于縱酒哉

君子其爾典聽朕敎爾大克羞耆惟君爾乃飲食醉飽

庶士有正越庶伯

丕惟曰爾克永觀省作稽中德爾尚克羞饋祀爾乃
自介用逸茲乃允惟王正事之臣茲亦惟天若元德
永不忘在王家此武王敎妹土之臣也伯長也曰君子者賢之也典常
也羞養也言其大能養老也惟君未詳丕惟曰者大言
也介助也用逸者用以宴樂也言爾能常常反觀內省使念慮之發營爲之際
悉稽乎中正之德而無過不及之差則德全于身而可以交於神明矣如是則
庶幾能進饋祀爾亦可自副而用宴樂也如此則作爲王治事之臣如此亦惟
天順元德而永不忘在王家矣案上文父母慶則可飲酒克修耆則可飲酒蓋
饋祀則可飲酒本欲禁絕其飲今乃反開其端者不禁之禁也聖人之敎不迫
而民從者此也孝養者饋祀皆因其良心之發而利導之人果能盡此三者
且爲成德之士矣而何憂其湎酒也哉 蔡疏 孔氏曰汝大能進老成人之道則爲君矣如此汝
考矣○王氏曰非耆老不敢醉飽乃飲食醉飽能稽中德則汝庶幾能進饋食于祖
曰大能進德至于耆老則爾得以飲食醉飽蓋先王養老之禮執酒執爵割牲
奉俎凡以致其醉飽耳○陳氏大猷曰惟君上下疑有缺文○林氏
自助而用逸也喪德喪邦皆以爲天之降威則永觀省稽中德者天安得不若
其元德哉○呂氏曰開人飲酒之門不過奉親養老祭祀三節皆自其良心發
見處開之也○陳氏經曰中者無過之謂無故而縱飲與絕人飲皆非中也惟
祭祀養老孝養之時飲酒他時不得飲則不至于縱亦不至于拘此乃中德也
自非觀省爲法盡安能如此縱飲一時而忘後患禁之太甚而難久行皆非永

觀省也能如是則下文云云皆其效也○愚謂羞耆之羞訓養羞饋祀之羞訓進不若孔注皆訓為進自介之介訓大與助皆未穩當介剛介以自守也當如介如石不以三公易其介之介自介以用逸則以介然自守之節操用之于歡然自逸之宴樂以介用逸非以逸為逸雖逸而不過矣豈至于縱酒哉此數句之以稽中德為主能稽中德則無過不及飲惟見于羞饋祀而非祀不飲逸必持之以介而非介不逸以此乃可為王正事之臣中則無不正也以此天亦若其元德由中德可充之為大德也德之一字為酒誥一篇之綱領譬之數千大渾之一寸膠也前之德將無醉後之經德德顯德馨與此之稽中德若元德實前後互相照應云王曰封我西土非徂邦君御事小子尚克用文王教不腆于酒故我至于今克受殷之命徂往也輔佐文王往日之邦君御事小子也言文王教其大如此纂疏真氏曰有司之不腆酒于天命何預乃以克受殷命為職此之由何也但觀幽厲陳隋之朝上下沈酣以致墜失天命則謹酒而受天命復何疑哉○吳氏曰凡稱我皆武王自謂○愚按禁訓悉徂本孔注然當闕疑三篇為武王書觀故我至于今克受殷命一向可以無疑矣上文言邦君以下用文王教故武王即以我受殷命承之若以為周公之言則是用文王教之下略無一字及武王周公敢自謂我克受殷命耶我受殷命武王可自言周公不可言不待明者而後知也王曰封我聞惟曰在昔殷先哲王迪畏天顯小民經德秉哲自成湯咸至于帝乙成

王畏相惟御事厥有恭不敢自暇自逸矧曰其敢崇飲以商君臣之不暇逸者告康叔也殷先哲王湯也迪畏者畏之而見于行也畏天之明命畏小民之難保經其德而不變所以處己也秉其哲而不惑所以用人也湯之垂統如此故自湯至于帝乙賢聖之君六七作雖世代不同而皆能成就君德敬畏輔相故當時御事之臣亦皆盡忠輔翼而有責難之恭自暇自逸猶且纂疏唐孔氏曰周受命于殷兼衛居殷地故舉殷代不敢況曰其敢尚飲乎以酒興亡為戒○陳氏大猷曰經德秉哲乃畏天畏民之實○王氏炎曰御事猶言治事凡經言御事兼小大之臣皆可稱也○眞氏曰此章乃一篇之根本凡人敬則不縱欲縱欲則不敬商之君臣既一于敬畢天下之物欲不足以動之況荒敢于酒乎此正天理人欲相為消長之幾也○愚謂上文言周受殷命故舉殷之以酒興亡為戒此先言殷先王以不湎酒而興也迪畏以下數句與崇飲相反迪畏天民則常若上帝之臨汝常見小人之難保敢縱酒乎一縱酒則玩而不知畏天顯雖可畏酣飲則不暇顧小民雖可畏酣飲則不暇恤矣常其德特其哲則有守而不昏必不縱酒一縱酒則若臣淪胥醺酣之場而荒亡遑暇不暇顧矣商酒則酗于酒德而所守變荒迷于酒而所見昏矣畏相辈恭不暇不遑則有敬畏無暇遑必不縱酒一縱酒則若臣淪胥醺酣之場而荒亡遑暇不暇顧矣商人以尚敬為法尚飲為戒曰畏曰恭皆尚敬之謂也尚敬則百善成尚飲則百邪生越在外服侯甸男衛邦伯越在內服百僚庶尹惟亞惟服宗工越百姓里居罔敢湎于酒不惟不敢亦

不暇惟助成王德顯越尹人祇辟 自御事而下在外服則有侯甸男衛諸侯與其長伯在內服則有百僚庶尹惟亞惟服宗工國中百姓與夫里居者亦皆不敢沉湎于酒不惟不敢亦不暇不敢者有所畏不暇者有所勉惟欲上以助成君德而使之益不怠耳成王顧上文成王而言祇辟顧上文有恭而言呂氏曰尹人者百官諸侯之長也指上文御事而言〔纂疏〕孔氏曰越及也內服畿內庶尹衆官之正長正酒正之類亞次大夫服奔走服事之人下士府史之屬宗工尊官及百官族姓不仕居里者朝廷邦國君之風化如此不敢者畏而不敢縱耳不暇則有職者勤于職無職者勤于德縱亦不爲也祇辟敬君也○陳氏經曰商先王以迪畏爲心己之所行此畏子孫之所遵此畏羣臣之所效法無非此畏不惟王朝御事爲然外服之諸侯中服之百官里居之百姓莫不然君臣上下內外無一不在敬畏中不惟不敢飲亦不暇飲所以不暇者何事上以輔成君德之顯明下以盡正人之道而自敬其法而已矣○愚謂此一節當合上一節爲一章言商先王之前後君臣內外一皆以敬畏修德爲心故不暇不敢飲酒而興欲康叔法其所以興也

我聞亦惟曰在今後嗣王酣身厥命罔顯于民祇保越怨不易誕惟厥縱淫泆于非彝用燕喪威儀民罔不盡傷心惟荒腆于酒不惟自息乃逸厥心疾狠不克畏死辜在商邑越殷國滅

無罹弗惟德馨香祀登聞于天誕惟民怨庶羣自酒腥聞在上故天降喪于殷罔愛于殷惟逸天非虐惟民自速辜 以商受荒腆于酒者告康叔也後嗣王受也受沉酣其身昏迷于政命今不著于民其所祇保者惟在于作怨之事不肯悛改大惟縱淫泆于非彝泰誓所謂奇技淫巧也燕安也用安逸而喪其威儀史記悼國之將亡也而受方且荒怠益厚于酒不思自息其逸力行無度其心疾狠雖殺身而不畏也辜在商邑雖滅國而不憂也弗事上帝無馨香之德以格天大惟民怨惟羣酗腥臊之德以聞于上故上天降喪于殷無有眷愛之意者亦惟受縱逸故也天豈虐殷惟殷人酗酒自速其辜爾曰民者猶曰先民君臣之通稱〔纂疏〕蘇氏曰祇適也○愚謂此言紂以湎酒亡欲康叔戒其所以亡也此章與前多相反以相應前曰祀茲酒此言弗惟德馨香祀庶羣自酒腥聞于上設酒初意本以祭祀今不用于祭祀而惟用于羣飲無馨香之聞而惟腥臊之聞不亡何待前曰天降喪小大邦用喪罔非酒惟辜此曰天降喪于殷惟民自速辜前乃泛言其理此專指殷亡之事以實其說也前曰自介用逸也自逸乃逸罔愛惟殷于逸自介用逸以介曰不惟自息乃逸厥心疾狠不克畏死辜在商邑越殷國滅介訓之而但曰大曰助則與此所云逸者何以異哉王曰封予不惟若

茲多誥古人有言曰人無於水監當於民監今惟殷

隆厥命我其可不大監撫于時我不惟如此多言所以言湯言
水監水能見人之妍醜而已當于民監則其得失可知今殷民自速
章既隆厥命矣我其可不以殷民之失爲大監戒以撫安斯時乎蔡疏謂
章欲今日監之以起下章之意予惟曰汝劼毖殷獻臣侯甸男
衛矧太史友内史友越獻臣百宗工矧惟爾事服休
服采矧惟若疇圻父薄違農父若保宏父定辟矧汝
剛制于酒劼用力也汝當用力戒謹殷之賢臣與鄰國之侯甸男衛使之
不湎于酒也毖殷獻臣侯甸男衛與文王毖庶士同義殷
所友者及其賢臣百寮大臣可不謹矣況太史掌六典八法八則内史掌八柄之法汝之
之賢臣諸侯固欲知所謹矣況太史掌六典八法八則内史掌八柄之法汝之
所友者及其賢臣百寮大臣可不謹於酒乎太史内史獻臣百宗工固欲知所
謹矣況爾之所事服休坐而論道之臣服采起而作事之臣可不謹于酒乎曰
友曰事者國君有所友有所事也然盛德有不可友者故孟子曰告之人曰事
之云乎豈曰友之云乎服休服采固欲知所謹矣況爾之疇匹而位三卿者若
圻父迫逐違命者乎若農父之順保萬民者乎若宏父之制其經界以定法者
乎皆不可不謹于酒也圻父政官司徒也主封圻農父教官司徒也主農宏父
事官司空也主廓地居民謂之父者尊之也先言圻父者制殷人湎酒以政爲
急也圻父農父宏父固欲知所謹矣況汝之身所以爲一國之視傚者可不謹
于酒乎故曰矧汝剛制于酒剛制亦劼毖之意剛果用力以制之也此章自康

而近自卑而尊等而上之則欲其自康叔之身
始以是爲治孰能禦之而況毖于酒德也哉蔡疏因論點書曰人說則公
穿鑿只是好處也用還
他且如矧惟若疇止定辟古注從公從違保辟絶句眞出諸儒之
表○王氏曰殷獻臣謂嘗仕商而今里居者侯甸男衛諸侯接於衛者服休以
德憂事謂在位者服采以事爲事謂在職者戒康叔劼毖所寘所友所事之人
相與以毖于酒○林氏曰康叔爲諸侯長故及侯甸男衛獻臣百宗工此周賢
臣之致仕里居者○薛氏曰二史掌邦法在王朝則貳冢宰在侯國則居賓友
之地○陳氏傅良曰諸侯有太史無内史内史掌王命太史掌邦法太史商故臣叔
所當視爲友者也○王氏雱曰服休以德爲事休德也作德日休是也服采以
事爲事采事也若子采是也○蘇氏曰酒非剛者不能制○呂氏曰剛制二字
最有力時酒之爲害深泛泛悠悠則不能制亦劼毖之意而用力
加重焉亦自介意也此章四矧字一節重於一節所任愈重則所戒愈嚴劼毖
以上所戒勅言在羣臣則當謹
上之戒在康叔則當防己之欲嚴於身以率其下也厥或誥曰羣飲汝
勿佚盡執拘以歸于周予其殺羣飲者商民羣聚而飲爲數惡
氏曰予其殺者未必殺也猶今法曰當斬者皆具獄以待命不必死也然必立
法者欲人畏而不敢犯也羣飲蓋亦當時之法有羣聚飲酒謀爲大姦者其罪
不可得而聞矣如今之法有曰夜聚曉散者皆死罪蓋聚而爲妖逆蔡疏孔
若也使後世不知其詳而徒聞其名凡民夜相過者輒殺之可乎蔡疏氏
曰我其擇最重者而殺之○劉氏昺曰此書不責商民之湎淫而責在位之躬
化自矧太史友以下皆康叔之百官有司也曰羣飲指此等也使民爲羣飲庶

叔以國君治之何所不可而何必歸于京師乎執歸于周恐叔之專殺予其殺嚴焉之刑而未必殺也忠厚之意寓于嚴厲之言爲一篇始終肯以在位者爲言解者盡以民言之過矣又惟殷之迪諸臣惟工乃湎于酒勿庸殺之姑惟教之殷受導迪爲惡之諸臣百工雖湎于酒木能遽革而非羣聚爲姦惡者無庸殺之且惟教之〔纂疏〕〔董氏鼎〕

湎酒者勿殺而姑教之以其染惡深而被化淺也有斯明享乃不用我教辭惟我一人弗恤弗蠲乃事時同于殺有者不忘之也斯此也指教辭而言享上享下之享言諸臣百工不忘教辭其染惡深而被化淺也〔纂疏〕〔呂氏曰明享彰明使享孫位示勸也〕

酒也如此教之乃不用我教辭時則可與羣飲誅殺之罪矣〔纂疏〕〔文王慈庶邦謂祀茲所謂君若辱有寓君此三節若嚴刻而實無所不用其忠厚也〕王曰封汝典聽朕毖勿辭乃司民湎于酒〔辯治也乃司有司也即上文諸臣百工之湎酒則民之湎酒者不可禁矣〕〔纂疏〕

孔氏曰辯使也勿使汝所司之民沉湎于酒〇唐孔氏曰勿使汝所司民之吏沉湎于酒吏當正身以率民也〇愚謂汝當常主于聽我毖慎之言也酒誥一篇終始以毖慎言始曰厥誥毖庶邦庶士終曰誥毖殷獻臣篇終又曰汝典聽朕毖毖之一辭一篇三致意又提其要以致諄切之訓云末八字恐有脫誤

梓材

亦武王誥康叔之書諭以治國之理欲其通上下之情覽刑辟之用而篇中有梓材二字此稽田作室爲雅故以爲簡編之別非有他義也今文古文皆有〇案此篇多不類自今王惟曰以下若人臣進戒之辭以書例推之曰今王惟曰者猶洛誥之今王即命曰也肆王惟德用者猶召誥之肆惟王其疾敬德王其德之用也已若茲監者猶無逸嗣王其監于兹也惟王子子孫孫永保民者猶召誥惟王受命無疆惟休也反覆參考與周公召公進戒之言若出一口意者此篇得于簡編斷爛之中文既不全而進戒爛簡有用則德之語編書者以與周厲殺人等意合又武王之誥有曰王曰監云者而進戒之書亦有曰王曰監云者遂以爲文意相屬編次其後而不知前之所謂王者指先王而言非若今王之爲白稱也後之所謂監者乃監視之監而非啓監之監也其非命康叔之書亦明矣讀書者優游涵泳沉潛反覆繹其文義審其語脉一篇之中前則尊諭卑之辭後則臣告君之語蓋有不可得而強合者矣〔纂疏〕〔吳才老曰恐別是一篇不應王告臣下不稱賜予而自稱王斷簡殘編無從考正只得于言語句讀中有不曉者缺之又曰梓材後半篇又不知何處錄得來此與他人言皆不領嘗與陳同父言陳曰每嘗讀亦不覺今思之誠然〇吳才老辭梓材後半截不是梓材乃臣告君之辭未嘗如前一半稱王曰又稱汝爲上告

下之辭亦有此理又說梓材是洛誥中書甚好其他文字
亦有錯亂而移易得好者然無如才老此樣處恰恰好

王曰封以厥庶民暨厥臣達大家以厥臣達王惟邦君 大家巨室也孟子曰爲政不難不得罪於巨室孔氏曰卿大夫及都家也以厥庶民暨厥臣達大家則下之情無不通矣以厥臣達王則上之情無不通矣王言臣而不言民者率土之濱莫非王臣也邦君上有天子下有大家能通上下之情而使之無間者惟邦君也〔蔡疏〕陳氏六韜曰大家如晉六卿魯三家齊諸田楚昭屈景之屬左氏載封康叔以殷民七族陶氏至終葵氏即衛之大家也大家之強加亦臣民擁助之國君能撫其臣民由臣民以達其情于大家而大家之強加亦臣民擁助之國君能撫其臣民由臣民以達其情于天子而邦君之責盡矣〇呂氏曰自庶叔言則有臣民大家三等自王言之則率土皆王臣但言厥臣皆在其中矣〇愚謂邦君處上下之間達王必自達大家始通上下之情其機括在大家得罪于大家巨室者不公正而無以服其心也此難以強力服而可以公心化以邦君一人公臣之心能通乎一國臣民千萬人之心由之以通乎大家之心則以其下達者而上達其流通無滯礙也必矣

汝若恒越曰我有師師司徒司馬司空尹旅曰予罔厲殺人亦厥君先敬勞肆徂厥敬勞肆往姦宄殺人歷人宥肆亦見厥君事戕敗人宥 恒常也師師以官師爲師也尹正官之長旅衆大夫也敬勞恭敬勞來也徂往也歷人者罪人所過律所謂知情藏匿資給也戕敗者毀傷四肢面目漢律所謂痕也日章文多未詳〔蔡疏〕書傳諧梓材洛誥諸篇有不可曉者今人都強解去伯恭亦是如此說書自首至尾皆無一字理會不得如亦厥君先敬勞至戕敗人宥之類都不成文理不可曉〇愚案此一節自當闕之今姑采合諸說解之曰汝若常發越謂羣臣言我有交相師師之三卿與正長之尹衆大夫之旅我意言我欲無虐殺人耳亦以其君先恭敬勞來其民爲臣者遂往效君以敬勞遂與往日爲姦宄者殺人者罪人所經歷者今皆寬宥與之爲新羣臣遂亦見其君之事民戕傷人毀敗人物者亦寬宥之矣君宥其大者臣亦宥其小者大意欲康叔率其臣以戒虐殺施寬宥也 王啓監厥亂爲民曰無胥戕無胥虐至于屬婦合由以容王其效邦君越御事厥命曷以引養引恬自古王若茲監罔攸辟 監三監之監康叔所封亦受殷內之民當時亦謂之監故武王以先王啓監意而告之也言王者所以開置監國者其治本爲民而已其命監之辭蓋曰無相與戕殺其民無相與虐害其民人之寡弱者則哀敬之使不失其所婦之窮獨者則聯屬之使有所歸保合其民率由是而容蓄之也且王所以責效邦君御事者其命何以哉亦惟欲其引掖斯民於生養安全之地而已自古王者之命監若此汝今爲監其無所用乎刑辟以戕虐人可也〔蔡疏〕陳氏大猷曰周禮建牧立伯以維邦國立左右監自黃帝已然監乃諸侯之長也康叔孟侯衛亦方伯連率故稱之爲監陳說勝受畿內民之說〇呂氏曰效

二十二

如效馬效羊致也致之邦君○愚謂三篇意相承而相濟康叔入爲司寇故命之多及于刑康誥于明德愼罰悉矣不得已而云速由文王罰刑速由茲義率殺酒誥又懲羣飲而曰予其殺皆非得已也逮仔肩告戒終矣慮康叔曰前二篇屢及于殺而或輕于刑也故此篇惟以尚寬有無刑辭爲言仁哉武王其舜刑期無刑之心歟惟曰若稽田既勤敷菑惟其陳修爲厥疆畎

若作室家既勤垣墉惟其塗塈茨若作梓材既勤樸

斲惟其塗丹雘飾也茨蓋也梓良材可爲器者樸素色之名斲雕以喻制度武王之所除惡垣墉以喻立國樸斲以喻制度已爲也疆畎塈茨丹雘則望康叔無胥虐之類不相似欲至於萬年惟王子子孫孫永保民却又似洛誥之文○陳氏大猷曰敷開墾也○爾雅田一歲曰菑二歲曰新三歲曰畬○馬氏曰畎田中溝也○范氏祖禹曰築牆謂之垣○蘇氏軾曰垣高曰墉○說文堊仰塗也○范氏曰茨茅蓋屋也○陳氏曰具粗曰樸致巧曰斲○唐孔氏曰雘采色名有青有朱用雘則宋色者○愚謂三者之譬謂武王既盡勞以始之叔當因舊以成終云爾蔡疏梓材有可疑者如稽田垣墉之喻起與無胥虐康叔之叔當因舊成規而隳前功也

今王惟曰先王既勤敷菑惟其陳修爲厥疆畎

若作室家既勤垣墉惟其塗丹雘

今王惟曰先王既勤用明德后之

斲惟其塗塈茨若作梓材既勤樸

今王惟曰先王既用明德懷爲夾庶邦享作兄弟方來亦既用明德后之

典集庶邦丕享先王文王武王也夾近也懷遠爲近也兄弟言友受也邦冢君方來者方方而來也既盡也先王盡

勤用明德而懷來于上諸侯亦盡用明德而視效于下也后後王也式用也典舊典也集和輯也此章以後若臣下進戒之辭疑簡脫誤于此蔡疏唐孔氏曰夾者人左右而夾之故言近夾音協○左氏以夾輔周室音甲○陳氏曰人心尊君親上之天惟用明德足以感動之○愚謂自此以後朱子既以爲他書錯簡誤綴在此則解說者不當復以爲武王命康叔只云臣告君可也

皇天既付中國民越厥疆

土于先王越及也皇天既付中國民及其疆土于先王也蔡疏尚書句讀有長者如皇天既付中國民越厥疆土于先王是也

肆王惟德用和懌先後迷民用懌先王受命肆今也

明德也和懌和悅之也先後勞來之也迷民迷惑染惡之民也命天命也用慰悅先王之克受天命者也蔡疏陳氏大猷曰迷民未率故王惟用德以和之使不乖懌之使不怨先以引于前後以助于後不惟以悅民心亦所以悅先王受命之心○愚案訓肆爲今不若云肆故也遂也朱子謂爲承上起下之辭書中肆字在句首者如肆類于上帝肆嗣王丕承基緒肆惟王其疾敬德與丁文肆往姦宄肆亦見厥君事皆故與遂之意耳舊讀肆字連上句者尤非又明德者人心虛靈不昧之理無上下之間亦無前後之間先王所勤用以懷諸侯諸侯所既用以享天子均用此明德也何上下之間于王惟德用德即所謂明德後王所用以懌受命亦無非用此明德也何前後之間乎

先王既勤用明德后之

肆惟王子子孫孫永保民已語辭監視也此人臣祈君永命之辭也案梓材有自古王若茲監罔攸辟之

言而編書者誤以監爲句讀而爛簡適有已若兹監之語以爲語意相類合爲一篇而不知其句讀之本不同文意之本不類也孔氏依阿其說于篇意無所發明王氏謂成王自言必稱王者以覲禮考之天子以正遏諸侯則稱王亦強釋難通獨吳氏以爲誤簡者爲得之但謂王若監以下即非武王之誥則未必然也纂疏愚謂曰萬年惟王若止于長有天下曰子子孫孫永保民則欲世王之久安天下也意實公天下而非私于王家人臣祈天永命忠愛無窮之心歟此篇只以殘編錯簡讀之庶免穿鑿

書卷第四

後學　成德　校訂